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震撼世界的演讲

  
e-BOOK  
内网资料 非商业

## 前 言

演讲词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现有的记录中，演讲最早见于古希腊罗马共和国议会的辩论，是古希腊罗马贵族民主政治的一种产物。从一开始，演讲就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讲就又成了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演讲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写成的讲稿，以严密的思维逻辑吸引人，但也有随机而作的即兴发言。以强烈的情感、机智的幽默和生动的语言打动听众。

本书中演讲名人虽有古今中外之分，肤色民族之别，他们的年龄、性别、观点、宗教信仰、才情禀赋、性格修养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历史的代表，他们的演讲都是运用语言的杰作。他们或披肝沥胆，直抒胸臆；或含蓄深沉，曲开情怀；或从容不迫，潇洒飘逸；或气吞山河，振聋发聩。他们以演讲的真谛、拨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给予读者震撼的感受。

## 帕特里克·亨利

1736—1799 年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做过店主和农民。为养家糊口，发愤研读法律。24岁正式开业，三年内打赢近千起官司，显露出非凡才华。1763年在“牧师案”中援引“天赋人权”学说，语惊四座。1765年当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率先反对征收印花税。此后10年，成为主张北美独立的有力发言人。历任弗吉尼亚州通讯委员会委员，民团司令，该州州长。晚年与华盛顿总统政见不合，拒绝在新政府中供职。1799年在演讲中呼吁民族团结，同年去世。

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讲发表于弗吉尼亚州第二届议会，在美国革命文献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其时，北美殖民地正面临历史性抉择——要么拿起武器，争取独立；要么妥协让步，甘受奴役。亨利以敏锐的政治家眼光，饱满的爱国激情，以铁的事实驳斥了主和派的种种谬误，阐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此，“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独立而战。

### 不自由，毋宁死！

1775年3月23日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作对先生们的不敬。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摆在议会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易于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诱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作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未来。而依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阱。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

武力吗？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 10 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多年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 300 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 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

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塞缪尔·亚当斯

1722—1803 年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美国第 2 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兄。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祖籍英格兰，曾祖父于 1636 年移居北美。幼时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曾以律师为业，但逐渐对英国王权产生不满。1772 年率先在马萨诸塞州组建通讯委员会，次年参与策划波士顿倾茶事件。大陆会议期间，坚决主张美国独立。1788 年为马萨诸塞州反对联邦派领导人。1796 年曾参加总统竞选，得 15 票。

本篇为《独立宣言》签署一个月以后，亚当斯针对主和派妥协论调在费城向州会议发表的。演讲篇幅不长，但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表达了演讲者将独立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 英利坚的独立

1776 年 8 月 1 日

今天，在我们这片大陆，300 万同胞为着同一个目标联合起来，这使全世界感到震惊。我们军队人数众多，训练有素；我们的指挥官具有第一流军事才能，他们生气勃勃，热情超群。我们以非凡的信心，准备好了弹药和粮草。外国纷纷等待与我们联盟，以庆贺我们的胜利。我想说，上帝几乎是令人惊讶地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成功挫败了敌人，使丧失意志的人恢复了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真诚地说，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

看来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也许是要我们恭顺地接受伟大而十全十美的天意。我们已经摆脱了政治厄运，让我们不要回头张望，以免遭到灭顶之灾，成为世界的羞辱和笑柄。难道我们不希望在防卫上更一致，备战更周密？难道我们不想让敌人众叛亲离，让自己勇气倍增？我们的力量与抵抗足以使我们赢得自由，并将确保我们获得光荣的独立。自由而庄严的各州将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不能设想，由于我们的抵抗，一个分崩离析的垂亡之国 就会对美利坚变得较为友好，或变得稍为尊重一点人权；我们因而就可以期望他们出于对权力的追求，抑或出于恐惧而不是德行，重新恢复我们的权利，并补偿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步调一致和英勇无畏将为我们带来光荣的和平、它将使今后为自由奋斗成为理所当然。如果有力量逮住恶狼，却又不拔除它的尖牙，不斩断它的利爪，反而任其逍遥，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我们别无选择，要么独立，要么蒙受最卑劣最残忍的奴役。在我们的平原上，敌人已经重兵压境。荒芜和死亡就是他们的血腥行径。我们同胞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向我们呐喊，这喊声仿佛来自上苍。

我们的联盟已经组成，我们的宪法 已经起草、制定并获得通过。你们现在就是自身自由的卫士了。我们就像罗马执政官告诉罗马人那样对你们说，“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们的任何提议均不能成为法律。保持你们的本色吧，美利坚人！你们书写了法律条文，你们的幸福也就有了保证。”

你们的士兵们已经开赴战场，足以击退所有敌人，包括他们的精锐部队

---

指英国。

指各州根据大陆会议精神所拟定的宪法。

和雇佣军。士兵们的心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激烈跳动。他们为正义的事业而群情激奋。他们一旦举起刀剑，就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你们的敌人卑鄙无耻，嘲弄人权，把宗教化作笑柄。他们为了高额赏金，不惜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首领和祖国。

继续从事你们伟大的事业吧！你们要为以往的胜利而感谢上帝，并坚信将来会赢得最终胜利。对我来说，除了与你们共享光荣，分担危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有一个心灵的愿望，那就是：我愿将我的骨灰同沃伦和蒙哥马利们撒在一起，让美利坚各州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乔治·华盛顿

1732—1799年

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之一，首任总统。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11岁丧父，受教育不多。16岁远离家乡任土地测量员，后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曾参加英法为争夺北美而进行的“七年战争”，因战功显赫升任上校。1759年起任弗吉尼亚州议员，逐渐对英国王权产生不满。1774和1775年先后出席两届大陆会议，被委任为大陆军总司令，领导美国独立战争。1787年主持制订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为总统，1793年连任。任期内，超脱党派和地方纷争，成功地组建并维护了共和制中央政府，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措施，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打下了基础。1797年拒绝再次连任，两年后病逝。

这里选了他的两篇演说。《就职演说》字斟句酌，显得沉稳持重，表达了他要在君主大国控制的世界上进行“实验”的决心。《告别演说》词恳意切，敦促国人同心同德，防止分裂，不要与任何国家永久结盟，从而为美利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 就职演说

1789年4月30日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公民们：

在人生沉浮中，没有一件事能比本月14日收到根据你们的命令送达的通知更使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我出任此职，对于她的召唤，我永远只能肃然敬从。而我十分偏爱并曾选择了隐退，我还满怀奢望，矢志不移，誓愿以此作为暮年归宿。星转斗移，我越来越感到隐退的必要和亲切，因为喜爱之余，我已经习惯，还因为岁月催人渐老，身体常感不适。另一方面，国家召唤我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和艰巨，足以使国内最有才智和经验的人度德量力；而我天资愚钝，又无民政管理的实践，应该倍觉自己能力之不足，因此必然感到难以荷此重任。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唯一敢断言的是，通过正确理解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况来克尽厥职，乃是我忠贞不渝的努力目标。我唯一敢祈望的是，如果我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因陶醉于往事，或因由衷感到公民们对我高度的信赖，因而过分受到了影响，以致在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大事时，忽视了自己的无能和消极，我的错误将会由于使我误入歧途的各种动机而减轻，而大家在评判错误的后果时，也会适当包涵产生这些动机的偏见。

既然这就是我在遵奉公众召唤就任现职时的感想，那么，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就极其失当。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它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成的政府，保佑它为这些基本目的而作出奉献，保佑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我相信，在向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伟大缔造者献上这份崇敬时，这些话也同样表达了各位和广大公民的心意。没有人能比美国人更坚定不移地承认和崇拜掌管人间事务的上帝。他们在刚刚完成的联邦政府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如果不是因虔诚的感恩而得到某种回报，如果不是谦卑地期待着过去有所预示赐福的到来，

那么，通过众多截然不同的集团的平静思考和自愿赞同来完成改革，这种方式是难以同大多数政府在组建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相比的。在目前转折关头，我产生这些想法确实是深有所感而不能自己。我相信大家会和我怀有同感，即除了仰仗上帝力量，一个新生的自由政府别无他法能一开始就事事如意。

根据设立行政部门的条款，总统有责任“将他认为必要而妥善的措施提请国会审议”，但在目前与各位见面的这个场合，恕我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要提一下伟大的宪法，它使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它规定了各位的权限，指出了各位应该注意的目标。在这样的场合，更恰当、也更能反映我内心激情的做法是不提出具体措施，而是称颂将要规划和采纳这些措施的当选者的才能、正直和爱国心。我从这些高贵品格中看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其一，任何地方偏见或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敌视，都不能使我们偏离全局观点和公平观点，即必须维护这个由不同地区的利益所组成的大联合；因此，其二，我国的政策将会以纯正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为基础，而自由政府将会以赢得民心 and 全世界尊敬的一切特点而显示其优越性。我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之心激励着我满怀喜悦地展望这幅远景，因为根据自然界的法理和发展趋势，在美德与幸福之间，责任与利益之间，恪守诚实宽厚的政策与获得社会繁荣幸福的硕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统一；因为我们应该同样相信，上帝亲自规定了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它决不可能对无视这些法则的国家慈颜含笑；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满怀深情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除了提请各位注意的一般事务外，在当前时刻、根据激烈反对共和制的各种意见的性质，或根据引起这些意见的不安程度，在必要时行使宪法第五条授予的权利究竟有多大益处，将留待你们来加以判断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从过去担任过的职务中找到借鉴，因此我不提具体建议，而是再一次完全信任各位对公众利益的辨别和追求；因为我相信，各位只要谨慎，避免作出任何可能危及团结和有效的政府的利益的修订，或避免作出应该等待未来经验教训的修订，那么，各位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和谐的关注，就足以影响大家慎重考虑应在何种程度上坚定不移地加强前者，并有利无弊地促进后者。

除上述意见外，我还要补充一点，而且向众议院提出最为恰当。这条意见涉及到本人，因此宜尽量讲得简短一些。我第一次荣幸地奉召为国效劳时，正值我国为自由而艰苦奋斗之际，我对我的职责的看法要求我必须放弃任何俸禄。我从未违背过这一决定。如今，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想法仍然支配着我，因此，我必须拒绝享用任何个人报酬，并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不可避免的是，行政部门享有俸金有可能被列入永久性规定。同样，我必须恳求各位，在估算我就任的这个职位所需要的费用时，可以根据我的任期以公共利益所需的实际费用为限。

我已将有感于这一聚会场合的想法奉告各位，现在我就要向大家告辞；但在此以前，我要再一次以谦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上帝给予帮助。因为承蒙上帝的恩赐，美国人有了深思熟虑的机会，以及为确保联邦的安全和促进幸福，用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见来决定政府体制的意向。既然如此，上帝将同样明显地保佑我们能扩大眼界，稳健地进行协商，并采取明智的措施，而这些都是本届政府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靠。



选自《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

## 告别演说

1796年9月17日

朋友们，同胞们：

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管理美国政府的日期，已为期不远，你们必须考虑任命一位能托以重任的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把我置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

当我盼望结束政治生涯之际，我的感情不允许我不对我可爱的祖国表示深切感谢。我感谢祖国授予了我许多荣誉，并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支持我，使我享有一切机会，通过坚贞不渝地工作，表现我对祖国的神圣感情。虽然这在效果上与我的热忱并不相称，如果我的供职对我的祖国有所裨益，我们要永远记住：当各方面激起的热情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当出现捉摸不定而又令人泄气的局势时，当因经常失利而大受责难时，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就是战胜艰难的主要支柱，也是使各项计划有效地实施的一项保证，这才是你们应赞扬的，并应视之为有教益的事例列入史册。我深感此种支持，死后也不会忘记，为此我要不停地为你们祝福：愿上天继续把最精美的赠品——它的仁慈赐给你们；愿你们的联邦和兄弟般的情谊千古长存；愿你们一手制定的自由宪法将神圣地保持下去；愿每个部门的工作将显示出智慧与德行；总之，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同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他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

也许我的讲话应该到此为止。但我对你们的幸福的关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终止，以及因关心而必然要产生的对危险的担心，促使我在此场合向你们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慎重考虑和经常回顾。这些看法是经过多次思考和慎重观察后才产生的。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对你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是十分重要的。

政府的统一使你们组成为一个民族，它对你们是十分珍贵的。这确是如此，因为它是你们真正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维护着你们在国内的平静和国外的安宁，保障着你们的安全和各方面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但是不难预见，总是会有人以种种理由从各个方面，煞费苦心地、不择手段地来动摇你们心中对这一真理的信念。由于它是你们政治堡垒中的要害所在，国内外敌人的矛头便会持续不停并不遗余力地（虽然往往是鬼鬼祟祟、阴险狡诈地）对准着它。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你们应该正当地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你们应该对它怀有真诚的、经久不变的感情，要习惯于像对待护佑你们在政治上安全与繁荣的守护神那样想到它或谈到它；要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保护它；要驳斥一切抛弃它的想法，即使对它抱有丝毫怀疑亦不允许；要义正词严地反对刚冒头的一切可能使我国的任何部分与其他部分疏远并削弱连接全国各地的神圣纽带的种种企图。

对此，你们有一切理由抱有同感并表示关切。不论是出生于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感情专注地爱它。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名称必须永远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你们之间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毕竟有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你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战斗在一

起，胜利在一起。你们拥有的独立和自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和胜利后取得的。

因此，我国各地都感到联合与它们直接的和特殊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们在统一的步调下，共同努力，便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获得更丰富的资源，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来的危险，它们的和平就会较少地受到外国的干扰。其无法估计的价值还在于：联邦能避免它们之间的争吵和战争。那些内部不受同一政府约束的邻邦，战祸频仍；它们内部纷争即足以挑起战争，而国外的敌对的同盟、各种依附关系和阴谋又从中挑拨使之激化。因此，有一个联合的政府，即不必要拥有过分庞大的军事建制，而庞大的军事建制在任何形式的政府里都是不利于自由的，对共和国式的自由更为有害。因此，你们的联邦应视为你们自由的主要支持，爱自由就必须维护联邦。

在考虑到可能扰乱我们联邦各种原因的同时，有一件亟需严重关注的事情，即地理差别居然成为区别党派的特点的根据，如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的，而诡譎之徒可能力图煽动人们相信，地方利益和观点的确存在差异。党派在特定区域内获得势力的手段之一，乃是将其其他地区的意见和目的加以歪曲。你们应尽量提高警惕，克制由此种歪曲所引起的妒忌与不满。妒忌与不满易使本应亲如手足般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彼此疏远。

不幸得很，这种党派性是和本性的不可分的，在人类心灵最强烈的感情中扎下了根。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一切政府之中，多多少少受到阻扼、控制或压抑。但是在那些民主形式的政府中，可见其散发剧毒，成为政府的最危险的敌人。

一派轮流对另一派进行的统治，会因政党间不和而自然产生的复仇心成为苛政。这种复仇心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中曾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因此，这种轮流统治本身就是可怕的专制，并终将导致更加正式的和永久的专制。轮流统治造成混乱和苦难会逐渐地使人们赞同个人具有绝对权力，以求得安全与宁静。迟早某一个比他的敌手更有能力、更为幸运的掌权派的首领会利用这种倾向来达到自己正位的目的，从而毁坏了公众的自由。即使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极端的事例（这种事的确不应发生），但是党派性所造成的那些常见的、无止境的危害应足以引起每一个明智的人的关注和责任感，并阻拦和制止其滋长。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的政党对政府的行政机构可起有用的制约作用，并且可用以使自由的精神富有生气。这一点在某种限度内也许是真实的。在一个君主政体型的政府中，爱国主义可以宽容（如果不是赞同）党派性。但是在那些民主型的国家里，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里，这是不值得夸大的一种风气。

同样重要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这种相互制约的必要性早已在古代和现代的试验中显示出来。我国也在进行某些试验，而且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有必要进行这些试验，也有必要继续这些

试验。如果根据人民的意见，认为宪法规定的权力的分配和修改有错误的话，可用宪法规定的修正办法予以改正。

对一切国家要讲信义和公正。要力求与一切国家和睦相处。宗教和道德责成我们这样做，难道好的政策就不要求我们这样做吗？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事物的发展，这样一种计划的成果将充分补偿由于坚持此项计划而失去的任何暂时利益，这是任何人都会怀疑的。难道上帝没有把一个国家永久幸福与它的德行连接在一起吗？这次试验至少是根据人类本性可以为善的观点而进行的。难道可以因为其罪恶就认为此项计划是不可能实行的吗？

在执行这样一项计划中，重要的莫过于应该排除对个别一些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一些国家的感情上依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培养正直的、和睦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无论是做那一种奴隶，都足以使自己偏离自己的职责和利益。

同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感情上的依附会产生种种罪恶。在并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时，同情自己喜爱的国家会产生一种错觉，幻想有一种假想中的共同利益，也会使自己对另一方抱有敌意，这样就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引入参加以后的争吵和战争的歧途上去。在这种感情支配下还会将别的国家不能享有的权利让给自己喜爱的国家，这就容易加倍地损害正在作出让步的国家，不必要地放弃本来应该保持的东西，并在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各方中激起妒忌、恶意以及报复。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们则没有，或关系甚疏远。因此欧洲必定经常忙于争执，其起因实际上与我们的利害无关。因此，在我们这方面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位于隔离的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的追寻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摒弃在如此特殊形势下的有利条件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不应超越我们目前所负的义务。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可能赞成不遵守现有的协定（我坚信诚实始终是最上策，这一箴言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同样地适用）。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让那些协议按照它们的真正的含义予以遵守吧。但依我看来，超越这些协议是不必要的，也将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始终注意保持适当的军队，使自己处于有利的防御状态，这样我们就可能有把握地信托暂时的联盟以应付特别紧急的情况。

同胞们，在向你们提出这些出于一位亲爱的老朋友的忠告时，我不敢希

望这些忠告将产生强烈的和持久的印象，但我愿这些忠告会抑制通常产生的感情冲动，或防止我们的国家走上迄今为止留着各国命运印迹的老路。但是如果我竟能希望这些忠告可能产生部分的效益和一些暂时的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你们要避免党派性的泛滥并预防外来的离间阴谋，警惕伪装的爱国主义的欺诈行为，那么，为你们幸福而担忧的心情将得到充分的补偿，这些忠告就是根据这一希望提出的。

节选自《华盛顿选集》

## 特库姆塞 约 1768—1813 年

北美肖尼族酋长，以骁勇善战，试图在中西部地区组建印第安部落联盟著称。

生于俄亥俄州，自幼痛恨白人文化的扩张。为捍卫家园，青年时代多次与美军作战，1791 年曾大败入侵者圣克莱尔总督。1805 年，与孪生弟弟（外号“先知”）在俄亥俄发起复兴自卫运动，号召革除酗酒陋习，停止割让土地，发扬本土宗教，组建部落联盟。1808 年移至印第安纳地区，继续联络各部落抗御白人文化，并开始接受英国资助。1810 年，与美国政府印第安纳领地总督哈里森（1814 年当选为美国第 9 任总统）举行会谈，痛斥白人扩张主义罪恶，拒绝割让土地，号召全体印第安人团结一致。次年战死疆场，惨遭分尸剥皮。

### 与哈里森总督会谈 1810 年

我是一个肖尼人。我的祖辈全是斗士，他们的儿子也是一名斗士，从他们那儿我得到的只是降生人间，而从我的部落中我却一无所取。我为自己造就命运。每当我想起主宰宇宙的神灵，我多么想为我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家园实现一种命运，像我理想中那样伟大的命运。可我不会因此而走到哈里森总督面前，央求他取消条约，撤掉地标。我要对他这么说：先生，你有回到自己家园的自由。在回顾以往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告诉我：从前，这片大地上没有任何白人。这片大地属于印第安人，属于他们的后代。是伟大的神灵创造了他们，并将他们安置在这片大地上，让他们拥有它，开垦它，享受它提供的一切，并在它的怀抱中生息繁衍。他们曾经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后来却遭到悲惨的境遇，因为白人到来了。白人贪得无厌，到处霸占土地。制止这一罪恶的唯一办法在于全体印第安人团结起来，要求得到普通而平等的土地权利。原先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应该把它夺回来。这项权利从来不能分享。而是属于全体人民，以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行使。我们不能出卖权利中的任何部分，哪怕是相互出让，更不用说交于外来者了。那些外来者企图行使全部权利，否则就不会善罢甘休。

白人没有权利从印第安人手中夺走土地。因为是印第安人首先得到土地，土地属于他们。他们也许会卖地，但这必须由全体人民参与决定。否则，任何一次土地买卖都是无效的。最近一次土地买卖就十分糟糕，它只是由一部分人定夺的。但一部分人无法知道如何出售，需要全体成员为了整体利益来进行交易。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去获得未占之地。地不分南北，占有权同样有效。但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应出现双重占有。先到者有权排斥后到者。这种情形不同于打猎或旅游；在那种情况下，同一块土地可以为许多人服务，而且每天人们可以川流不息。可是，帐是固定的，它意味着占领。每一块土地属于第一个将自己的毛毯或兽皮扔在地上并坐下来的人。除非他离开，否则，任何人都无权染指。

---

1809 年，哈里森诱使若干酋长签约，获得沃巴什河谷近 300 万英亩土地，逼近特库姆塞所辖地区。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丹尼尔·韦伯斯特

1782—1852 年

美国政治家，演说家。生于新罕布什尔州。16 岁考入达特茅斯学院，显露出惊人辩才。毕业后曾任教师，不久成为著名律师。1807 年当选众议员，1827 年进入参议院，声望日增。因与杰克逊总统政见不合，成为辉格党领袖之一。1841 年和 1850 年两度出任国务卿，因支持国会通过有利于奴隶制的《1851 年妥协案》而遭非议。1852 年退出政坛，隐居农庄，不久去世。

韦伯斯特是 19 世纪初美国讲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据称可与后来的林肯总统相媲美。本篇是《独立宣言》签订 50 周年之际，为悼念第 2 任总统亚当斯和第 3 任总统杰斐逊同时逝世而发表的讲话。演说者怀着深切的感情，以亚当斯的口吻追忆了美国革命传统，使人仿佛回到了独立战争年代。这次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一位听众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韦伯斯特的演说无愧于他的名望，也无愧于今天的隆重仪式。他的魅力、风格、声调无人匹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 约翰·亚当斯谈《独立宣言》

1826 年 8 月 2 日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动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利益，反而使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被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徒，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竟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争？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甘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我知道，我们毫无屈服之意，我们永远不会屈服。当我们推选华盛顿去冒战争和政治风险时，我们曾发誓，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用我们的一切乃至生命来支持他。难道我们现在想违背在上帝面前立下的、敬重华盛顿的神圣誓言吗？我相信，各位宁愿天崩地陷，也不愿损害我们的誓言和信仰。至于我本人，既然一年前我曾在此地向你们提议，要求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武装力量总司令以保卫美国的自由，因此，假如我在支持他时有半点犹豫或动摇，我“情愿右手忘记技巧，情愿舌头粘于上膛”。

---

1774 年 3 月颁布，规定封闭港口，以压服该地人民赔偿倾茶事件造成的损失。



所以，战争必须继续，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既然战争要打下去，为什么还要推迟发表《独立宣言》呢？宣言将使我们变得坚强，将为我们赢得国际地位。那时，各国将同我们交往；而我们如把自己当作武装反抗君主的臣民，它们就永远不会这么做。不仅如此，我还坚决认为，英国本身也宁愿在我们独立的基础上同我们媾和，而不愿意通过废除各项法规，承认加在我们身上的全部做法是一部不公正的历史，一部压迫的历史。比较而言，英国屈服于必然导致我们独立的历史进程，要比屈服于叛臣作乱所提的条件更为体面。因为他们会觉得前者是命运使然，而后者却是奇耻大辱。既然如此，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场国内战争变成民族战争呢？为什么不尽快这么做呢？而且，既然我们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而且还要赢得胜利，为什么不赋予自己享受胜利果实的地位呢？

即使失败，情况也不会因此而变得糟糕。但是我们不会失败，我们的事业会召集起军队、会创造出海军。只要我们忠于人民，人民就会支持我们，就会坚持斗争，直至取得辉煌的胜利。我不管其他民族如何变幻无常，可我了解我们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心中深深埋藏着反抗英国欺凌的情绪，永远无法抹去。确实，每一个殖民领地都已表示，只要我们带头，他们就会响应，先生们，《独立宣言》将鼓舞人民，他们会勇气倍增。与其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去恢复种种权利，去纠正冤情，去争取英王赐予种种特权，还不如确立彻底独立的光荣目标。给人民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到军队中去宣读《独立宣言》吧，所有的将士将拔剑出鞘，庄严发誓，以自己的荣誉和生命维护它；到教堂中去宣读吧，宗教界人士都将赞同它，都将围绕着它凝聚起对宗教自由的热爱，并为它而生，为它而死。把《独立宣言》拿到公众聚会的大厅去吧，到那里去宣读吧，让那些听到敌人第一声炮响的人看到它吧，让那些亲眼目睹自己的子弟倒在帮克山战场、倒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克大街的人看到它吧，那里，大厅里将回响起支持宣言的呼声。

先生，我知道人间之事变幻莫测，但我通过今天的事情却明白了，看清了。诚然，也许我们会感到悔恨。也许我们活不到宣言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也许我们会死去。作为殖民地人而死，作为奴隶而死，甚至可能屈辱地死在绞架上。可这一切都无所谓，毫无所谓。如果国家需要我献出微不足道的生命乃是天意，那么，不论那时时刻刻何时到来，我随时准备走上祭坛。然而，只要我一息尚存，让我拥有一个国家吧，至少让我有希望得到一个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吧。

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请坚信，《独立宣言》将永存。也许要付出财产的代价，甚至要付出鲜血的代价。然而，宣言将永存，将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结出丰硕的回报之果。透过目前的重重昏暗，我看到了未来的道道光明，如同一轮红日喷薄于天际。我们将把今天这个日子变成辉煌的永恒。当我们长眠于地下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纪念这一天。他们将感恩戴德，燃起篝火，张灯结彩，欢庆佳节。年复一年，每当这一天来临时，他们将热泪盈眶，唏

---

参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 137 篇。

此段起为亚当斯的原话。

英国在北美建立了 13 个殖民地。

波士顿查尔斯顿区高地，1775 年 6 月 17 日英美双方激战于此。

均为马萨诸塞州东部市镇。1775 年 4 月 19 日，独立战争第一枪在此打响。

嘘不已。可他们流的不再是屈辱之泪，不再是受奴役之泪，不再是痛苦绝望之泪，而是欢庆之泪，感激之泪，喜悦之泪。先生，上帝在上，我相信这一时刻已经来到。我全身心地赞同并支持这一宣言。在此，我已经作好准备，为了宣言，我将奉献出我一生的全部禀赋，全部所有，全部希望。现在，我重申开始时说过的话，无论生死存亡，我衷心拥护《独立宣言》。这是我的生平夙愿。愿上帝保佑，这也将是我的临终遗志。立刻就独立吧！永远独立吧！

译自《世界著名演说集萃》

## 文德尔·菲利普斯

1811—1844 年

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著名演说家。出身波士顿名门。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冲破家族阻挠，投身废奴事业。1836 年与废奴运动领袖哈里森（1805—1879）相识，两人结为知己，从此并肩战斗。常为废奴主义报刊《解放者报》撰文，抨击南方奴隶制，主张全国与蓄奴州决裂，批评林肯总统在解放奴隶问题上迟疑不决。1865 年当选全美反奴隶制协会主席，为废奴事业尽心竭力，被誉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纯洁的信念结合于一身的人”（马克思语）。

本篇是为悼念杰出废奴主义战士、报刊编辑洛夫乔依而作。演说者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把悼念洛夫乔依同捍卫新闻自由和捍卫法律尊严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 洛夫乔依之死

1837 年 12 月 8 日

洛夫乔依 不仅是捍卫了新闻自由，而且是在自己的报馆拿起武器的。这样做维护了公民权。袭击他的人才违反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刚才发言的那位先生使用了“暴民”这个词。说得真不错！我们作为倾茶者的后代的确具有非凡的忍耐力！但是，那些“讲秩序的暴民”集结在各州倾毁茶叶时，他们抵制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些非法的法令。那些把茶叶税和印花税称作法律的美国人应该感到可耻！我们先辈所反抗的并不是国王的特权，而是国王的擅权。谁要是想找出其他什么解释，那就必须颠倒我国革命的历史。本州历史档案中有约翰·亚当斯的许多论辩资料，它们证明了英国国会制定那些税收均属违宪和越权。在尚未理解这一点以前，新英格兰人民已纷纷拿起武器。英国议会所展开的辩论成了这场较量的先声，并鼓励了这场较量。因此，把先辈的业绩描绘成为群氓蜂起、为有权抵制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开了先例，这样做是对先辈历史的侮辱。那时和现在固然都有群情激奋，但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简单：那时人们所努力争取的是法律所保障的种种权利，他们奋起而维护的是本省的法律和宪法；现在的闹事者却一味追求个人意志的渲泄，而不管这些意志是否正确。各位，当我听到刚才那位先生力陈要点，将奥尔顿的谋杀者与奥蒂斯，汉考克、昆西和亚当斯 相提并论时，我想，那些画像上的人物（用手指着大厅四周挂着的肖像画）也会开口厉声斥责那个不肖的美国人，那个诋毁中伤死者的人。那位先生说什么如果他斗胆否定那些决议原则，他就变得渺小了。各位，站在这多少虔诚的清教徒为之献身、浸透着无数爱国者鲜血的国土上，我多么希望大地开裂，把那位先生连同他的种种不齿观点吞噬下去。

---

生于 1802 年，1833 年创办《圣路易斯观察家报》，强烈谴责奴隶制。1836 年不顾该市头面人物联名恐吓，披露黑人水手被焚实情，并申明自己有发表观点的自由，1837 年报社被迫迁至奥尔顿市，同年在保卫报馆时被害。

参见本书收录的皮特演说。

四人均均为波士顿倾茶事件的领导人。

有些人似乎认为，从发生争端时起，奥尔顿一定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根本没有。一位跟洛夫乔依志同道合的目击者说：“整个骚乱过程中，直到接到市长命令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在洛夫乔依停止呼吸之前，无政府主义从没有能够在这个忠于法律的城市中落脚生根。由洛夫乔依所体现的法制一直在反对它的敌对力量，维护自身的价值。可是他倒下了，于是公民权遭到了践踏。“他立足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求助于法律；他受到公民权的保护；他在宪法的广泛保障下寻求庇护。此后，他被子弹击中，他倒下了。他只是这场共同灾难的受难者之一。”他向往那面自由的旗帜，并在它的怀抱中寻找保护。他倒下时，鲜血染红了旗帜上光荣的群星和横条。那条星条是自由制度的象征，围绕着它，凝聚着多少振奋人心的回忆。

有一种说法，也许并非出自故意，说首先开枪的是洛夫乔依和他的同伴。这一说法已被最了解情况的人们所否定。首先开火的是暴徒。只是在两次受到火力攻击后，报馆大楼里的人商量过，才开始予以相当谨慎的回击，即便假设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每个公民都有权保卫自己。每个公民长官更是有权抵御暴力。即便是洛夫乔依开的第一枪，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丝毫不会损害他作为捍卫新闻自由的烈士所享有的英名，全部问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些1770年3月5日倒在英王街上的人们所做的一切，远甚于洛夫乔依备受指控的内容。为一些不过尔尔的争吵，他们首先发起攻击，把一切能捡到的东西砸向英军。但是，这有没有使汉考克和沃伦对他们的赞美之词逊色丝毫呢？两位先生在追忆那段历史时对那些人大加称颂，欢呼他们是美国自由进程中最早的先烈。各位，倘若遵循所谓和平准则，我也许会为今天的情形悲叹痛悼。然而，我希望你们——凡是和我一样对官长执法的权力和责任确信无疑的人们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把某些人的举动斥为可耻的虚伪，尽管他们年复一年每逢7月4日也聚集起来纪念美国革命。让我们一起诅咒那些苍白无用的溢美之词。否则，我们对洛夫乔依的纪念将蒙受耻辱。为了保卫生命，捍卫自由，保护财产和维护新闻自由，他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经历了那个可怕之夜后，我别无它憾。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公民的权威竟会显得如此软弱，以至于一个公民不得不用武器保卫自己，而连这样的保卫也失败了。有位先生说什么洛夫乔依自以为是，轻率鲁莽，死得极其愚蠢。还有，本市一位受人尊重的牧师竟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发表与社会不相一致的言论！如果一个暴徒听从了这种言论并犯了罪，那个公民就必须对此负责！因此，他必须等待，一直等到人们觉悟过来并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对自由的诽谤者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所向往、所必需的言论权是邪恶，一种与共和制度不可分离的邪恶！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要那些制度干什么？我们宁愿要那种苏丹式的专制国度，在那儿，人们至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不愿要这种多头怪兽般的暴民专制，因为在这种专制下，我们全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中间的一位公民为了向它挑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那位牧师的荒谬言论，用来制止新闻机构的陋习的不是法律，却是对暴徒的畏惧。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个人的和少数人的权力，同时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因为大多数人表达的意见有时也会激惹起少数人的骚动。极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都

---

指“波士顿惨案”；驻扎在该市的英军开枪打死5名北美黑人。

可以形成一群暴徒。因此，作为基督徒的大多数人，他们无权渲泄情绪或发表观点。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形成暴徒之势！休·彼得斯和约翰·科顿 在天之灵啊，请把我们从那些布道中拯救出来吧！

我们要无所顾忌地声明：在美国大地上，新闻必须自由！主张这样的自由难道超前了吗？难道因为某些团体不喜欢，人们就没权利提出这样的主张吗？是谁以此诋毁自己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洛夫乔依应该得到更多的称颂。当年，那项有争议的权利——无代表也可对之征税的权利 引发了一场革命。可是，那种权利根本不能同洛夫乔依为之献身的权利同日而语。简而言之，先生们，思想高于金钱；洛夫乔依终生奋斗的事业高于单纯的税收问题。奥提斯 曾经在这个大厅里厉声严辞，因为国王坚决不肯在金融问题上让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他那充满义愤的雄辩之辞竟使英国迫不及待地要封住他的嘴。那个引发革命的问题也涉及了我们公民的利益。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公民，更是代代相传的人。政治家们经常说，全然听从命运的安排，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失落沉沦。不单是政治家，这还是来自布道讲坛的告诫，是我们信仰的发展必然。

主席先生，我由衷地感激在奥尔顿奋起抵抗的那一小队勇敢的人们。我们必须记住，洛夫乔依从一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又极其忍耐地经受了三台印刷机被毁之难。最后，他同他的友人们进行商议。他的朋友们充满坚强的个性。具有经过考验的诚挚品质，富于广博的见识，坚持基督原则。他们认为一场危机已经来临，坚持和维护权利的时候到了。但环视四周，他们见到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具有稳定的习惯传统和成熟个性的人，而是一群“软弱之辈，骨子里缺乏成熟的坚定气质。”那些早期各州人们的后代，一旦看不见新英格兰的山峦，就似乎忘记了先辈们用鲜血和磨难换来的原则。必须有所作为，向他们表明新闻自由的无上价值，为他们匡正那些莫衷一是而混乱的思想。洛夫乔依和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像醉汉一样摇摆不定，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情感心绪极其混乱；他们对任何辩论充耳不闻。或许需要猛击一掌方能变得清醒一点。洛夫乔依意识到了我们至今难以评判的东西，就是抵抗的必要性。遭到蔑视的法律呼唤着它。而急趋颓落的公众舆论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当今的事件难道不是已经说明洛夫乔依的判断是对的吗？倘若人们纠缠于细微末节，整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奋而崛起？因此，像在 1776 年和 1640 年那样，人们又开始议论原则，注重气质，寻找自身价值了。或许，我们能在面临危急的灾难之前清醒过来。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均为新英格兰清教徒领袖。后者为波士顿第一所教堂的牧师（1633—1652）。

英国议会中没有北美殖民地代表，但英国文化大革命称有权对之征税。

马萨诸塞州律师，反对英国对北美征税，后成为美国革命领袖之一。

## 贝尼托·胡亚雷斯

1806—1872 年

墨西哥民族英雄，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执政 1858—1872）。生于印第安农民家庭，毕业于法律学校，做过律师。1847—1852 年任瓦哈卡州长，政绩显著，声誉鹊起。1854 年参与推翻独裁统治，次年任司法部长，拟订《胡亚雷斯法》，废除教士和军人特权。1858 年接任总统。颁布改革法，没收教会财产，实行政教分离，限制大地主势力，改善人民生活。1861 年再度当选，并领导人民抗击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武装干涉，1867 年把侵略者赶出国上。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平息退伍军人暴动与叛乱。

本篇为胡亚雷斯的代表性演说之一，发表于瓦哈卡州政府大厦。他历数殖民统治的罪行，歌颂自由独立和共和政体，展望墨西哥的未来。全文感情充沛，简洁明快，一气呵成，是一篇优秀的政治演说。

### 誓死保卫独立

1847 年 9 月 16 日

誓死保卫独立。啊，这是无限幸福的事业！啊，1810 年 9 月 16 日升起的朝阳！三百年来你使我们在处于可耻的被奴役地位时看到一线光明，今天你使我们恢复了尊严，你灿烂的光辉已经照亮了一个发誓报仇雪耻的共和国战士的心。

同胞们，你们都知道，西班牙奴役墨西哥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原则。它的统治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只能靠不公正来维持。为了达到公然攫取他人财产的目的，必然要采用为道义与理性所不容的种种手段。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它置墨西哥人的教育于不顾，对他们关上科学的大门，以使他们完完全全忘却自己的权利。它向他们灌输盲从的说教，迫使他们承认被奴役是他们的首要职责。它造成了利益各殊的阶级，并将专横权力的一小部分赐与一些阶层，使他们认为自己比被压迫者优越，同时精心地让他们构成通往其邪恶的宝座的阶梯。它禁止墨西哥人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关闭口岸，并且增长罪恶的仇外情绪，把外国人当作上帝及人类的敌人。它设立了不道德的、可耻的鞭刑，目的在于使墨西哥失去自尊心——人类尊严的最坚固的堡垒。它为了使墨西哥人贫困化，向他们严酷地征收苛捐杂税。它把政治和宗教合而为一，使其准则达到上帝才应享有的那种崇敬。它使偏执和狂热制度化，谁要胆敢要求自己的权利，或以开明的道理为武器攻击政权的滥施淫威。所得到的唯一答复便是断头台和火刑。

这就是西班牙为了统治我们所遵循的行动原则。孤立、腐蚀、恫吓、分化，这些就是他们的暴虐政策的准则。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在贫困、野蛮、腐化和奴役中过了三百年。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印第安人——我们兄弟——浑浑噩噩地在赤贫中挣扎；各种苛捐杂税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初等教育陷于无人过问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执使他们迫害人和仇视人，因为人是有理性的，总会有自己的思想。他们

---

1810 年 9 月 16 日，墨西哥独立战争领袖伊达尔戈在多洛雷斯带领群众高呼“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这成为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呼声。9 月 16 日现为墨西哥国庆节。

轻视技术和科学：他们憎恶劳动，爱好恶习和游手好闲；他们的欲望是利用公职和靠人民的血汗生活。总之，他们保护的是无能的、卖身投靠的人；而他们横加迫害的，却是懂得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不屈服于他人的暴虐的正直公民。所有这些弊病作为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遗产仍然存在，是它那卑鄙的政策残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是我们的幸福的真正障碍，也是我们政治分歧的实际内容。既然那些不公正的准则产生了如此悲惨的恶果，理智、审慎乃至个人利害都告诫我们要像避开祸源那样抛弃那些准则，并且要把它们从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清除出去。

西班牙采取了这些准则，因为它毕竟是征服者，而且企图压迫和控制一个被奴役的殖民地，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自由的和主权的国家；我们采取的是共和政体；我们不是宰割不幸的臣民们的老爷，我们应当遵循开明而公正的政策和准则；我们应当保护人，使之摆脱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并损害他们子孙的生计的各种赋税；我们应当把妨碍人自由行使自己权利的一切障碍予以排除；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赞扬美德和功勋，同时要蔑视那些无才无德却妄图靠阿谀奉承、卑鄙行径、卑劣的欺骗和诽谤来窃据要职的人；我们应当尊敬宣讲福音书的圣洁道德，并像米格尔·伊达尔戈那样将这种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在我国青年中传播爱国、自由和其他美德的种子的教士；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战斗中光荣负伤的军人。总之，我们应当维护一切阶级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只有那些进行暗无天日的统治、依靠滥施淫威及人民的愚昧无知而得以生存的暴君，才会惧怕并憎恶文明的进步。

如果我们的行动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将能真正摆脱西班牙的控制及其陈腐有害的习俗的影响。如果我们能这么做，我们的努力一定不会毫无效果。我国的自由对于我们再不会只是徒有虚名。对于人民也绝不会是一种为了牺牲他们而设的陷阱。我们之间将充满安宁与和睦，我们的祖国也终将成为光荣、克制和正义的乐土。到那时，神圣的自由之树终将深深扎根，我们的子孙将幸福地在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浓荫下憩息，并向我们致以永恒的谢忱。

选自《胡亚雷斯传》

##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17—1895 年

美国废奴主义者，19 世纪最著名的人权领袖之一，美国政府中获得高位的第一个黑人公民。出身黑奴。1838 年逃离马里兰州种植园，1841 年应邀出席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大会，以亲身经历控诉奴隶制罪行，此后成为该州反奴隶制协会代言人。1847—1860 年创办并编辑反奴隶制报纸《北极星报》（后更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南北战争时期任林肯总统顾问，主张武装曾为奴隶的人为北方而战，并把战争与反奴隶制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在重建时期，为使被解放的奴隶获得充分公民权而坚决斗争，并有力地支持女权运动。1882 年完成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历任圣多明各委员会助理秘书，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法官及美国驻海地公使兼总领事等。

这篇演说是在纽约罗彻斯特市举行的国庆大会上发表的，字字血，声声泪，被认为是废奴主义演说名篇。

### 谴责奴隶制

1854 年 7 月 4 日

公民们，请让我问一问，今天我为什么被请到这里发言？我，或者我所代表的人们，与你们的国庆节有何相干？难道《独立宣言》阐明的政治自由和人人人生来平等的伟大原则惠及我们，因而要我来向国家的祭坛献上卑微的贡品，承认我们受惠，并为你们的独立所带给我们的利益而表示虔诚的谢意么？

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我真希望这几个问题能有肯定的回答！那样，我的任务可以减少，担子也可以减轻。然而，有谁会这样冷漠，以致民族的同情也难以温暖他的心？有谁会这样顽固，对于感恩的要求毫无反应，以致不愿满怀感激地承认独立给我们带来的无价的利益？有谁会这样麻木不仁，这样自私自利，在解除了奴役的枷锁后仍不愿为国庆日献上颂歌？我可不是那种人。在这种时刻，哑巴也会喜形于色，“跛者如鹿踊跃”。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是怀着一种与你们截然不同的悲伤心情来谈论国庆的，我并不能置身于欢庆节日的行列！你们的巍然独立只是显出我们之间无法度量的差距。今天，并非所有的人都像你们一样欣喜。你们的先辈所留下的这份公正、自由、繁荣和独立的丰厚遗产，只由你们在享用，却没有我们的份。给你们带来的是光明和温暖的阳光，给我们带来的却是鞭笞和死亡。这 7 月 4 日属于你们，而不属于我们。你们可以欢笑，我们只能悲伤。把一身带镣铐的人拖进灯火辉煌的自由殿堂，并要他和你们同唱欢乐颂歌，这简直是不人道的嘲弄和亵渎神灵的讽刺。公民们，难道今天要我在此发言就是为了取笑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也同样是在嘲弄你们自己。我得奉劝你们，不要重蹈巴比伦王国的覆辙，那个罪恶滔天的王国最终被上帝一息

---

《圣经·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 35 章第 6 节。

指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626—公元前 538 年）。其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多次对外发动战争，于公元前 597 年攻占耶路撒冷。灭了犹太王国，俘虏了大批犹太人。公元前 538 年被波斯灭了新巴比伦，把犹太



吹塌，埋进废墟，永世不得翻身。今天，我又要唱一唱那个饱受剥削和蹂躏的民族悲歌了！

“我们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罢。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们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们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公民们，在你们举国欢腾时，我们听到了千百万人的悲嚎。他们的锁链，他们沉重悲伤的昨天，在你们今天的欢呼声中显得更难以忍受。假如我确实忘记了，假如我没有铭记今天还在流血的孩子们的悲痛，“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忘记他们，将他们的冤屈安然抛在脑后，而去追随国庆颂歌的主旋律。这将是耻辱和最令人震惊的背叛，这会使我受到上帝和世人指责。因此，公民们，我要讲的主题是美国的奴隶制。我要从奴隶的角度来看待今天这个日子和它的民众性，我要和美国的黑奴站在一起，把他们的冤屈当作自己的冤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整个灵魂来宣告：美国的品行再也没有比7月4日这一天更卑劣的了。无论我们对照过去的宣言，还是现在的声明，美国的实际行动都同样丑陋，同样令人厌恶。美国失信于过去，失信于现在，也就必然失信于将来。在这里，我要同上帝、同被压迫的鲜血淋漓的奴隶们站在一起，以饱受摧残的人权的名义，敢于用最强烈的口气责问并唾弃使奴隶制得以生存的一切东西——美国的罪恶和耻辱，“我决不闪烁其词，我也决不饶恕原谅。”我要竭力使用最犀利的语言，但是，那些不因偏见而丧失公正的，或者本质上并非奴隶主的人们所认为不恰当、不公正的任何词语，我决不会使用。

可是，我仿佛听见有听众在说：“正因为你们抱着这种态度，所以你同你的废奴主义的兄弟们不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假如你们多一些辩论，少一些斥责，多一些规劝，少一些非难，你们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但是我认为，哪里充满苦难，哪里就毋须辩论。在反对奴隶制的纲领中，有哪一条还需要我辩论？哪一部分内容还需要对美国公民解释？难道要我去证明奴隶也是人？这一点早就明摆着，毋庸置疑。奴隶主本身在为他们统治服务的法律条文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当他们惩罚违法奴隶时，就已经承认了他们也是人。在弗吉尼亚州，就有72种罪名可以判处黑人死刑（不管他对触犯法律是多么无知），而其中只有两项罪名使白人受到同等处罚。这不正是承认了奴隶也是有德行、有理智、有责任的人吗？奴隶是人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南方的法典中有禁止教奴隶读书写字的条文，违者罚巨款并处以重刑，这一事实也承认了奴隶是人。如果你们能指出，有哪一条法律规定禁止教野兽读书写字，我就同意辩论奴隶是不是人的问题。甚至连街上的狗、空中的鸟、山上的牛、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虫都能区别奴隶和野兽，难道还需要我向你们证明奴隶也是人吗？

现在，我所说的已经足以肯定黑人同样是人。我们黑人耕耘，播种，收割，使用各种机械工具：我们盖房，建桥，造船，开采金、银、铜、铁和各

---

人放回国。下面一段引语与此有关。

《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137篇。

美国废奴主义领袖加里莱格言。

种矿藏；我们读书，写字，计算，担任职员、商人和秘书工作；我们中间也有律师，医生，牧师，诗人，作家，编辑，演说家和教师；我们黑人也能和别人一样从事各种行业，在加利福尼亚淘金，在太平洋上捕鲸，在山坡上放牛牧羊；我们生活，旅行，工作，思考，规划，做家庭中的丈夫，妻子和孩子；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都承认并信奉基督教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我们证明我们也是人，岂不奇怪？

奴隶制把人当作牛马，剥夺他们的自由，迫使他们无偿劳动，使他们六亲不认，不知道同胞之间的亲密关系，用棍棒打他们，用鞭子抽他们，用镣铐锁住他们的手脚，用狗赶他们，将他们拍卖，害得他们妻离子散，还要敲掉他们的牙齿，烧灼他们的肌肤，用饥饿来强迫他们顺从、屈服于自己的主人，难道还要我去论证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的吗？还要我来说明这沾满鲜血、被玷污的奴隶制是罪恶的吗？不！我决不会这样做，我还不如省下时间和精力来做些有用的事。

事到如今，需要的不是有说服力的辩论，而是炽热的烙铁。哦，要是我有能力使整个民族都听到我的声音，那么今天就会倾吐出辛辣的嘲笑，强烈的谴责，无情的讥讽，严厉的申斥，现在需要的不是光亮，而是火焰；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电闪雷鸣。我们需要暴雨、飓风和地震。我们要触动民族的感情，唤起民族的良知；要震撼民族的礼仪之心，揭露伪善，将亵渎上帝和人类的罪行公布于众并加以痛斥。

你们的7月4日对美国的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要回答说：他们在这一日比在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日子更能看清自己经年累月受到的非常不公正和残酷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你们庆祝活动仅是一场欺骗；你们吹嘘的自由只是一种亵渎的放纵；你们标榜的民族伟大充满骄横自负；你们的喧闹声空虚而又残忍；你们对暴君专制的谴责无异于厚颜无耻的胡扯；你们高唱的自由平等高调更是虚伪透顶，是对这些高调本身的嘲弄；你们的祈祷和赞美诗，你们的布道与感恩，连同一切宗教游行与典礼，仅仅是对上帝的装腔作势、欺骗、诡计、亵渎和伪善——是给罪恶蒙上的一层薄纱。这些布道罪恶即使对一个野蛮民族来说也是耻辱。然而现在世上已没有野蛮民族。当今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的所作所为比美国人的行为更骇人听闻、更有血腥味了。

到你们所能去的一切地方，尽你们的能力去寻找吧，当你们走遍整个旧大陆的君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穿越整个南美洲，找出一切社会弊病之后，再将这些弊病同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们就会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就令人发指的野蛮和恬不知耻的伪善而言，美国堪称举世无双。

选自《世界著名演说集萃》

## 亚伯拉罕·林肯

1809—1865 年

美国第 16 任总统。生于肯塔基州一个贫寒的拓荒者家庭。仅受一年小学教育，依靠自学于 1836 年成为律师。1834—1842 年为伊利诺斯州议员。1847 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856 年由辉格党转入共和党，1860 年当选总统。任内，领导人民投入南北战争，挽救了联邦，重新统一了美国，被誉为与华盛顿齐名的最伟大的总统。1865 年 4 月 14 日被同情奴隶制者暗杀。

林肯的演说素以朴实无华、感情真挚、逻辑严密、思想深邃著称。这里选了三篇演说。其中，1858 年为与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家不和，则不立》的演说，警告人们提防联邦解体的危险，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宪法捍卫者的形象，使他声誉鹊起；1863 年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通篇讲演不到三分钟，提出深得人心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 年，在内战即将结束，百废待兴的严重时刻发表的连任演说，深情地期望医治战争创伤，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是最动人的就职演说之一。

### 家不和，则不立

1858 年 6 月 17 日

主席先生和代表大会的先生们：

如果我们首先明白自己现在在哪里，将去何处。我们就能更好地决定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自从就停止鼓吹奴隶制的方针公开提出目标，并作出明确许诺以来，已进入第 5 个年头。这项方针实施后，那种鼓吹煽动不但未见收敛，反而不断加强。据我看来，除非出现并经过一番转折，这股势头不会消失。“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不希望这个家败落；但我的确希望它结束不和状态。美国要么完全是一个样子，要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以奴隶制而言，要么反对它的人制止它进一步发展，并按照人民心愿把它纳入最终消灭的轨道；要么拥护它的人把它推向前进，直至它在所有新的和老的、南方的和北方的各州都取得同样合法的地位。我们难道没有走向后一种境遇的趋向吗？如果有人对此怀疑，那就让他认真考虑一下：现在几乎全部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都可以说是体现了内布拉斯加原则和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精神。让他不仅考虑这套机构所适应的工作和适应到什么程度，而且研究它建成的历史，并且，如果他能做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不能做到的。但他若能做到，那就让他追寻它的主要建筑师们从一开始所作的设计和所采取的一致行动的各种迹象吧。

1854 年元旦，半数以上的州根据各自的州宪法排除了奴隶制，多数准州也根据国会禁令排除了奴隶制。4 天之后，开始了一场斗争，结果是撤销了那项国会禁令。这给准州开放了奴隶制，成为奴隶制拥护者赢得的第一个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国会的所作所为只是保全这既得的成果，并为以后更

---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2 章第 25 节。

根据 1820 年《密苏里妥协案》，北纬 36°30' 以北的新领土不允许存在奴隶制。

多的成果提供机会，当然是得到了它所必不可少的人民的认可的，不论是真正的还是表面的认可。这种必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而被用于有关“人民主权”或“神圣的自治权”的著名争论。“神圣的自治权”固然充分说明了任何政府的唯一方法基础，都是被歪曲为这样的意思：任何人如果决定要奴役另一个人，第三者不得反对。这种论点以下列语言写进了《内布拉斯加法案》“本法案的起初目的和意义不是在任何准州和州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奴隶制，也不是准州和州排除奴隶制；而是让该地人民在只服从台众国宪法的条例下，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处理其内部各种制度。”从而掀起了支持“人民主权”和“神圣自治权”的喧嚣。反对派成员说：“但是，让我们修改这个法案，以便会公开声明准州的人民可以排除奴隶制。”这项法案的支持者则说：“我们不同意”，并否决了修正案。

正当《内布拉斯加法案》由国会进行审议时，一件涉及一个黑人自由的问题的诉讼案也正由密苏里地区的合众国巡回法庭进行审议：这个黑人被他的主人无意之中先后带到了一个不使用奴隶的州和一个适用国会禁令的准州，并在这两个地方长期将他作为奴隶使用。《内布拉斯加法案》和这件诉讼案都在1854年5月同一个月内得到裁决。这个黑人的姓名是德雷德·斯科特，这个姓名就被用来标明这个案件最终所作的判决。在接着而来的总统选举之前，这一诉讼案被提交合众国最高法院进行辩论；但法院的最终判决推迟到了选举以后。然而，在选举以前，参议员特朗布尔在参议院议员席上要求《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主要鼓吹者说明准州的人民究竟能否根据宪法在他们的地界内排除奴隶制，后者答复说：“这是一个由最高法院裁定的问题。”

选举到来了，布坎南先生当选，这促成了其性质和仅上面所说的那样的认可，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二个成果。不过，这一认可以40万票而不足明显的多数，所以也许并未得到压倒性的信任和满意。即将离任的总统对此的反应是，在他最后一次年度咨文中尽可能动人地向人民讲述这一认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没有宣布他们的判决，却命令重新进行辩论。总统就职典礼到来了，最高法院仍未作出判决；继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热诚地告诫人民，不论即将宣布的判决如何，都得服从。于是，几天后宣布了判决。《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著名作者及早抓住机会在首都发表演说，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并强烈谴责一切反对意见。新任总统也抓住机会支持并竭力解释这个判决。且为人们曾经抱有不同看法而表示惊讶。

最后在总统和《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作者之间又掀起一场争吵，问题仅在于利康普顿宪法事实上是不是合法地由堪萨斯人民制订的；在争执中，那位作者声明他所要求的只是人民的公正表决，而并不关心奴隶制是否被否决。我认为他的意图并不是要说明他不关心奴隶制是否被否决，而是要巧妙地解释他想使公众牢牢记住的一项方针——他声称这是一项他为之感到痛

---

全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由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

分别指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星准州，均位北纬36°30'以北。该黑人称既已在自由州居留，便已获得自由，并据此上诉，但被驳回。

指第15任总统布坎南只获得45%普选票。

即第14任总统皮尔斯。

1857年堪萨斯州的蓄奴派在利康普顿制订的一部维护奴隶制的州宪法，规定保护奴隶主对现有奴隶的所有权，后被否决。

苦，并愿为之痛苦到底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坚持这项原则。如果他有任何父母般的感受，他当然可以坚持。这项原则只是他原来的内布拉斯加原则的残余。在有了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情况下，人民主权论就逐渐不见——像临时脚手架似地倒塌了——像玻璃厂里的模子，在一次次吹塑中用过后，被扔回散沙了——一次选举中用过后，就被弃置一边了。他后来同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利康普顿宪法，就丝豪不再提到原来的内布拉斯加主义。那场斗争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的，即一个地方的人民有无制订自己宪法的权利，而在这一点上，他同共和党人从无分歧。

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几个要点，连道格拉斯参议员的“不关心”方针，目前构成了一套办法的权利，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三个成果。这套办法的实际内容是：按照合众国宪法所用“公民”一词的含义，任何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及他们的后代都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州的公民。提出这一条是为了阻止黑人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享有合众国宪法下列条款所规定的权利：“每一个州的公民都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豁免权”。“服从合众国宪法”，国会和准州的立法机构都不能在合众国任何准州排除奴隶制。提出这一条是为了让个人得以在各准州使用奴隶，而不致于丧失奴隶这种财产，从而加强在将来永远保持这种制度的可能性。身在一个自由州内而实际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是否有权享有自由，这是不利于其主人的，这个问题不能由合众国其他法庭判决，而应留待这个黑人的主人可能强迫他进入的任何蓄奴州的法庭判决。这一条提出后，虽未立即贯彻，但只要短期内得到默许，并在表面上从一次选举中得到人民的认可，就可以逻辑上长期确认这样的结论：既然德雷德·斯科特主人在伊利诺斯州对待他的做法是合法的，那么，在伊利诺斯或其他任何自由州内，其他每一个主人都可以如此合法地对待其他任何一个或一千个奴隶。

配合上述这一切，并与内布拉斯加原则或其残余部分密切相关的，是要培植并形成民意，至少是北方的民意不要关心奴隶制的被否决与否。这确切地说明了我们现在在哪里，也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将去何处。

回顾并扼要地复述已经说过的一连串历史事实，可以使人进一步看清后一问题。有几件事现在比它们当初出现时显得清楚了，不那么神秘了。人民被置于“完全自由”，“只服从宪法”的地位，至于宪法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局外人那时不能看到的。现在够清楚的了，那正是适合于后来的德雷德·斯科特判例发挥作用，并宣告人民的全部自由就是毫无自由的一个办法。为什么修正案公开宣告否决人民的权利？现在够清楚的了，正式通过这项权利就会破坏用于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上的办法。为什么法院判决被搁置下来？为什么连一个参议员的个人意见也被压制到总统选举后才允许发表？现在够清楚的了，让他说出那些话来就会损害选举所依靠的“完全自由”的辩论。为什么即将离任的总统对此认可发表祝词？为什么重新辩论被推迟？为什么即将就任的总统要提前告诫人们支持判决？这些事情看来就像是骑马的人害怕一匹烈马会把他摔下来，而在跨上马背前预先小心翼翼地对它进行轻拍抚慰。那么，为什么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又急于作出事后的认可呢？

我们无法确实知道，这一切准确的适应性动作都是预先商定的结果。但是当我们看到许多成型的木料时，我们知道这些形状不同的木料是在不同的

时间和地点由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这些不同的工人做出来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木料拼在一起时，我们看到它们正好构成一座房屋或一间厂房，所有的榫头榫眼完全对上，不同木料的长度和大小都完全适合它们各自的位置，而且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连脚手架也没被忽略——或者，如果发现缺少了一片木料，我们会看到构架里正好有一个适合的位置，已准备好嵌入这片木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相信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从一开始就互相熟悉，而且是根据开工前即已制订好的计划或草图进行工作的。

根据《内布拉斯加法案》，一个州或准州的人民被置于“完全自由”、“只服从宪法”的地位，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州？他们是为了准州，不是为了州而制订法律的，也不是制订与州有关的法律。当然，一个州的人民是、也必须是服从合众国宪法的；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一点硬扯进这个只用于准州的法律中去呢？为什么把一个准州的人民和一个州的人民混为一谈，并完全一样地看待他们与宪法的关系呢？坦尼大法官所说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意见，和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的个人意见都明白地声称，合众国宪法不允许国会或一个准州的立法机构在合众国任何准州排除奴隶制，但是他们都忘记说明这同一部宪法是否允许一个州、或一个州的人民排除奴隶制。可能，这只是一个疏忽；但是，如果麦克莱恩或柯蒂斯企图把关于一个州的人民在他们州内排除奴隶制的权力不受限制的声明放进这些意见中去，或者蔡斯或梅斯为了一个准州的人民的利益企图把这样的声明放进《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去——我要问，谁能肯定这个案件不会像以前那样被否决？纳尔逊法官的态度最接近于宣告一个州有权决定奴隶制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作过这种表示，使用了《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观点、甚至语言。有一次他所用的语言就是：“除了其权力受到合众国宪法的限制外，州的法律对于在其裁判权范围内的各种奴隶制问题是至高无上的。”在什么情况下州的权力才会如此受到合众国宪法的限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正如在《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对准州权力的限制也是尚待讨论的问题一样。把这二者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另一个精巧的办法，不用多久我们就可看到最高法院宣布合众国不允许一个州在它们地界内排除奴隶制的另一个判决，如果“不关心奴隶制被否决与否”的说法在公众思想中博得足够的好感，使他们允诺这样的判决一旦作出即可得到贯彻，就会出现一个州不得在它的地界内排除奴隶制的情况。

这样一个判决的全部意义在于表明：现在奴隶制在所有各州需要得到同等的合法地位。欢迎或不欢迎，这样的判决总会出现，很快就用在我们身上，除非目前这个政治王朝受到反对，并被推翻。我们将舒舒服服地躺下梦想着密苏里的人民即将使他们的州成为自由州，相反，我们醒来时却将看到最高法院已使伊利诺斯成为一个蓄奴州的事实，反对并推翻这个政治王朝的工作正放在一切愿意防止那种结果的人面前。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怎样最好地完成这个工作呢？

有人在他们自己人面前公开责骂我们，一面又对我们轻声耳语说道格拉斯参议员是最适宜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他们希望我们根据他正与那个王朝现有的首领有着小小的争执，并常在某个单一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同、从无分歧的事实而推论一切。他们提醒我们说他是个伟大的人，而我们中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些很小的人物。姑且承认是这样吧。但是“一条活着的狗还比

一头死去的狮子强”。就这件工作而言，道格拉斯法官即使不是一头死去的狮子，也是关在笼子里、老掉了牙的狮子。他怎么能反对奴隶制的推行呢？对这件事他丝毫不关心。他公开宣布的使命是感动“公众的良心”不要管这件事。一份重要的民主党道格拉斯派报纸认为，反对恢复从非洲购买奴隶的工作需要道格拉斯的卓越才能。道格拉斯是否相信恢复那种买卖的活动已在进行？他没有这样说。他真是这样想的吗？但是如果恢复奴隶交易的活动正在进行，他怎么能反对它呢？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证明把黑人奴隶带进新的准州是白人的一种神圣权利。他可能表示在以最低价出售奴隶的地方买进奴隶是一种不那么神圣的权利吗？在非洲无疑能以低于弗吉尼亚的价格买进奴隶。他在他权力所及范围内尽量把整个奴隶制问题缩小为只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照此看来，他怎么能反对国外的奴隶交易呢？“财产”既是“完全自由”的，那么，除非为了保护本国的生产，他怎么能拒绝那种交易呢？由于本国的生产者很可能要求保护，他就完全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知道，道格拉斯参议员主张一个人今天比昨天聪明是恰当的——他发现自己错了就改变主意是恰当的。我们能不能根据这种理由而提前推论他将作出他本人没有暗示过的某种特别的改变？把我们的行动建立在这样含糊的推论上面可靠吗？像以往一样，现在我不想歪曲道格拉斯法官的立场，怀疑他的动机，或做任何有损他个人的事。只要一旦他和我们能在原则上站到一起，我们的事业就一定可以从他卓越才能中得到帮助，我希望我没有分外地设置任何障碍。然而，很明显，他现在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并不装作是和我们在一起，他从不承诺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事业必须交托给它自己真正的朋友，由他们来进行——他们的手是自由的，他们的心已经投入这项工作——他们真正关心这个事业的结果。两年以前，我国的共和党人合计超过 130 万。我们是在一种真诚的愿望即抵制一个共同的危险的愿望推动下达到这个数量的。在由各种奇怪而互不一致的、甚至由敌对因素组成的、反对我们的外部环境中，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在不断受到一股训练有素的、傲慢骄纵的敌人猛烈攻击的情况下，我们组织这场斗争，并坚持了下来。我们那时无所畏惧，现在难道会退缩吗？——现在，这同一股敌人正在动摇、分裂，但仍好战！结果是无须怀疑的。我们不会失败——如果我们坚定地挺立着，我们决不会失败。明智的计谋可以促进这一事业，错误则会给它造成延误；但是，胜利迟早必将到来。

选自《美国历史文献》

## 在葛底斯堡的演说

1863年11月19日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选自《林肯选集》



## 连任就职演说

1865年3月4日

同胞们：

在这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时，我不必像第一次那样发表长篇演说。当时，对于将要执行的方针稍作详尽的说明似乎是恰当而适宜的。现在4年任期已满，对于这场仍然吸引着全国关注并占用了全国力量的重大斗争的每一重要关头和方面，这4年间已不断地发布公告，因此我没有新情况可以奉告。我们军队的进展是其他一切的主要依靠，公众和我一样都清楚地了解军队进展的情况，我深信，大家对之都是感到满意和鼓舞的。我们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但却不敢作出任何预测。

4年前我就任总统时，同胞们的思想都焦急地集中在日益迫近的内战上。大家都害怕内战，都想避免内战。当我在这个地方发表就职演说，竭尽全力想不经过战争来拯救联邦时，叛乱分子却在这个城市里图谋不经过战争来毁灭联邦——企图以谈判方式解散联邦并分割财产。双方都表示反对战争，但一方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愿意让国家生存，而一方则宁可接受战争也不肯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我国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他们并不是遍布于联邦各地，而是集中在联邦南部。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重大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利益由于某种原因竟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叛乱者的目的是加强、永保和扩大这种利益。为此他们不惜用战争来分裂联邦，而政府却只是宣布有权限制享有这种利益的地区的扩大。双方都没有料到战争竟会达到如此规模，历时如此长久。双方也没有预期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本身而消除，甚至会提前消除。各方都期望赢得轻松些，期望结局不至于那么涉及根本，那么惊人。双方同读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而且都乞求上帝的帮助来与对方为敌。看来十分奇怪，居然有人敢要求公正的上帝帮助他们从别人脸上的汗水中榨取面包，但是我们且勿评论别人，以免被人评论。双方的祷告不可能都应验。也没有一方的祷告全部得到应验。全能的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旨，“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有祸了。”如果我们设想美国的奴隶制是按照天意必然来到的罪恶之一，并且在上帝规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现在上帝要予以铲除，于是他就把这场可怕的战争作为犯罪者应受的灾难降临南北双方，那么，我们能看出来其中有任何违背天意之处吗？相信上帝永存的人总是把天意归于上帝的。我们深情地期望，虔诚地祷告，这场巨大的战争灾祸能够很快地过去，但是如果上帝要它继续下去，直至奴隶们205年来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毁灭，或如人们在三千年前说过的，直至鞭子下流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剑下流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今天我们还得说：“主的审判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心存宽厚，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看到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好国家的创伤，关心那些肩负战争重任的人，照顾他们的遗孀孤儿，去做能在我们自己中间和与

---

林肯于1863年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7节。

《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19篇第9节。原译文为“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一切国家之间缔造的并保持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事情。

选自《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

约翰·布朗  
1800—1859年

美国著名废奴主义领袖。早年浪迹俄亥俄、马里兰等地，当过散工、小贩、小农，生活艰难。1849年定居纽约黑人区。虽为白人，但坚决反对奴隶制。1855年成为奥萨沃托米地区游击队领袖。1858年在安大略湖畔查塔姆召集大会，通过了“美国人民临时宪法”，准备在马里兰和费吉尼亚山区建立逃亡奴隶收容根据地，并亲任总指挥。1859年10月，率领16名白人和5名黑人在哈普斯渡口举行武装起义，袭击联邦军火库，并抓来60名地方显贵作为人质。因势单力薄负伤被俘，1859年11月2日被弗吉尼亚州法庭以杀人、谋反和叛逆罪判处绞刑。

本篇是布朗在接受法庭宣判前的讲话。他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慷慨陈词，感人至深。一代文豪爱默生称之为“新圣人”。

1859年12月2日，布朗勇敢地走上了绞架。他在遗言中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决相信，只有用鲜血方能洗清这块罪恶土地上的罪行。我现在认为，我一度认为不必流很多血就可达到目的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判刑时的讲话  
1859年11月2日

如果法庭允许，我有几句话要说。

首先，除去我一直承认的我要解放奴隶的计划之外，我否认其他一切指控。正如去年冬天我所做的那样，我确实想要做这类正义之事，当时，我去了密苏里。双方未放一枪，我带走了奴隶，穿过美国，最后把他们安置在加拿大。我计划还要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这类行动。这就是我的全部打算。我从未图谋过杀人、反叛、毁坏私人财产、煽动奴隶造反或暴动。

我还要提一个抗议，那便是我受到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我在法庭上所承认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钦佩在这个案件中作证的多数证人的诚实和正直）。假如我所做的是为了富人、权贵、智者和所谓大人物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他们的任何亲朋好友——无论是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儿女，还是其所属阶级的任何人的利益，并因此而蒙受现在这样的痛苦和牺牲，那就会一切都好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就都会认为我的行动应当得到奖赏，而不是处罚。

我想，法庭也承认上帝的法规的公正性。我看到你们亲吻一本书，我想那大概是《圣经》，或者至少也是《新约全书》吧。它教导我们说，要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还教导我不要忘记身陷囹圄的人，就如同自己与他们囚禁在一起。我曾努力遵循这个教诲。我认为我还太年轻，不懂得上帝竟也会偏袒人。我确信，我一直坦率承认是在为上帝的受鄙视的穷苦难民而工作，一切并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为了伸张正义而必须献出我的

---

1846—1851年间，布朗制定了通过武装斗争解放黑奴的计划。

1850年，布朗从密苏里州救出11名奴隶，帮助他们逃到加拿大。

指夺取军火库起义。

布朗的两个儿子在起义中壮烈牺牲。

生命，必须使我的鲜血和我子女的鲜血，以及这个蓄奴国家中被邪恶、残暴、不公正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千百万人的鲜血流在一起，那我在所不惜！

让我再说一句，我对在审判中所受到的处置完全满意。考虑到各种因素，这已比我所期望的要宽大。然而我依然无法认罪。一开始我就声明我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从未计划过要危害任何人的自由，也不曾打算谋反、煽动奴隶造反或举行总暴动。我从来没有鼓动过任何人去这样做，相反，我一直在制止这类念头。

我还要再说一句，这涉及到与我有关的人们的陈述。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说，是我引诱他们与我联合，但事实恰恰相反。我说这话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为他们的弱点深感遗憾。与我联合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愿的，而且大部分人是自己掏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来找我之前，我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和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是为了我所声明过的目的而来的。

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选自《世界著名演说集萃》

##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1805—1879年

美国废奴主义者。1828年任《全国慈善家》杂志编辑，1829年任《时代日报》编辑，同年与废奴运动先驱本杰明·伦迪合作，出版《普遍解放精神》一书。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周刊，宣传立即完全废除奴隶制，但认为依靠道德说教就可达到目的。1832年组织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次年组织全美反奴隶制协会，1843—1865年任该协会主席。南北战争期间放弃和平主义信仰，把解放奴隶放在第一位，忠实地支持林肯总统，但仍暴露出保守倾向。在他为被解放的奴隶所制定的纲领中，并不打算立即保障奴隶的政治权力。1865年企图解散全美反奴隶制协会，但未成功。同年12月《解放者》停刊。晚年拥护共和党，支持禁酒运动、女权运动和自由贸易。

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是为哀悼约翰·布朗而作，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内战的必然到来和奴隶制必然灭亡。

### 布朗之死

1859年12月2日

我们决不能再继续听任偷窃抢劫、僭据侵占、虐待妇女等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以自由的名义联合起来。至于美利坚联邦，联邦安在？联邦指的是什么？在它的一半疆土上，人民不能行使言论和出版自由，不能发表华盛顿、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的言词，否则就要承担风险。北方人只要被认为内心向往自由，就会到处被追捕，并被驱逐出南方。我们正生活在野蛮的奴隶制寡头政府的可怕专制统治之下。如果我们不再继续像以前那样替他们去干那些罪恶的勾当，直到在他们的面前倒毙，他们就威胁要脱离联邦。让人们见鬼去吧！然而，他们并不想走；他们要缠着你们，使你们屈服。但是你们会屈服吗？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还想享有我们仅剩下来的点滴自由，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结束这该诅咒的奴隶制国家。毫无疑问，自由民与奴隶主不可能建立联盟。前者信仰严格的正义和公正的自由，而后者妄图一下子消除所有的人权。“除非他们能达成协议，否则两者怎么能走到一起？”奴隶主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我能与他订立契约吗？有人要动掠反奴隶制的摇篮，难道我还能对他说：“兄弟，让我们一起干吧？”当一个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和兽性，而对妇女进行鞭笞蹂躏，直到地上洒满她的鲜血，难道我还能对他说：“把你的手伸过来，让我们建立一个光荣的联盟吧？”不，决不能！我们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联合。“耶稣基督与魔鬼之间怎能和谐一致？”自由与奴隶制又怎能融合在一起？我要告诉南方那些冷酷无情的专制统治者，迄今为止，他们强加于我们的那些条件是惨无人道和刻毒邪恶的，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对奴隶制的存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鉴于其邪恶性，我们不能执行这些条件。

有朝一日这个奴隶制国家解体了，我们将给奴隶制度以最后的打击。那个时候，上帝将使我们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充满活力的、不朽的、包括一切人的合众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人们将崇拜同一个上帝，敬仰同一个救世主，执行同一种政策。无论何处，不论肤色和种族，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上帝之福将赐予我们每一个人。我多么想看到这灿烂壮丽的一天！现在，

南方充满了苦难、恐怖和绝望，正在走向无可挽救的毁灭！官员们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愿这一切会如同一场恶梦般地消失！这该多么省事！上帝要求南方消除一切苦难的根源，减少各种恐怖，使其境内充满繁荣昌盛，这究竟是指什么？无非是一种没有暴力和骚乱，没有威胁和危害的正义行为。也就是：“解除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这样，光明就会犹如在黎明时突然来临，黑暗就会如同在中午时完全消逝。从而，你呼喊时，上帝就会应答；你哭泣时，上帝就会说：“我来了。你应该去重建那片破旧荒芜的土地，为千秋后代打下基石；你将被称为裂口的修补者，自己家园小径的修复者。”

这是多么简单而多么光荣的任务！这是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完善解决。哦！但愿南方不会明智得太晚，但愿它能聆听上帝的教诲！然而，无论其听取与否，让我们重申我们为正在流血的人类的事业所作的誓言，并竭尽全力使这里真正成为自由人的国土，成为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

“向前，你们这些无畏的人，  
心连心，手拉手；  
你们要么站在基督徒的立场，  
要么进入殉教者的墓地。”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拉尔夫·爱默生

1803—1882 年

美国 19 世纪中期杰出的散文家、演说家和诗人。牧师家庭出身。就读于哈佛大学。当过校长和牧师，后专事文学。反对种植园主，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南北统一，建立民族国家。在道德哲学上，宣扬溶于“自然”，皈依“上帝”，力臻自我完善，改善美国社会；认为一切思想与行动的是与非，最终须由个人的认识为依归；主张改革宗教，以一种直觉的信仰代替形式主义与僧侣干预，因此成为超绝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散文在美国文学中具有不朽的地位。

本篇是爱默生为悼念林肯不幸去世而发表的。1865 年 4 月 14 日，一个狂热的奴隶制卫道士用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时代伟人林肯的生命。消息传遍美国，百万群众为之送殡。爱默生的这篇悼念演说文理并茂，声情俱佳，高度评价了林肯的一生。热烈的赞颂，难言的悲愤，无限的哀思，融于对林肯栩栩如生的描述之中。

### 一个普通美国人的伟大之处

1865 年 5 月

当噩耗越过海洋，越过陆地，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相聚在灾难的阴影中，像预料之外的日食遮盖世界，它给整个文明世界的善良人心头蒙上了阴影。尽管人类历史如此漫长，悲剧如此多样，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人的逝世像这次一样对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的悲痛，或在宣布消息时引起人类的如此巨大的哀伤。与其说这是由于现代艺术将各民族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是因为当今与美国的名称和制度相联系的神秘希望和恐惧。在这个国家，上个星期六使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当他们对这一可怕打击冥思时，最初只是在内心最深处有所意识。也许，到了目前这一时刻，当这装有总统遗体的灵柩正在运回伊利诺斯家乡，沿途各州正在举行致哀活动，我们应该沉默，让时间的怒吼折磨我们。然而，这最初的绝望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哀悼他。他曾是最活跃、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人。他的事业并没有被毁掉。对他的工作的赞誉和喝彩谱成了一曲凯歌，即使人们的伤心泪水也不能淹没它。总统在我们面前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是地道的美国人，从未漂洋过海，从未被英国的偏狭或法国的放荡所侵蚀。就像橡树上的橡果，他是一个温和的、朴素的、土生土长的人，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哗众取宠。他生在肯塔基州，长在农场，曾是平底船员，在黑鹰战争时任船长。还当过乡村律师和伊利诺斯农村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的博大声誉就是建筑在如此谦卑的基础上。经过十分缓慢而愉快的准备阶段，他进入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大家都记得——那只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他首次在芝加哥被提名时国民所表现出的惊讶和失望。西沃德先生当时声誉甚高，是东部各州的红人。当林肯这个新的、比较陌生的名字被宣布时（尽管有对此喝彩的报道），我

---

1832 年，萨克族印第安人在黑鹰酋长率领下，试图夺回伊利诺斯居留地，但被联邦军队击溃。林肯此时为一艘平底船船长。

指 1860 年林肯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们冷淡伤心地听取了结果。在这样令人忧虑的时刻，仅凭一个人在某个地区的名望就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似乎操之过急。人们议论的话题自然是政治不可知论，然而结果并不是这样。伊利诺斯和西部的人们对他赞不绝口，他们把这些看法与同事分享，使他们可以在各自家乡的选区证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一切都不是操之过急，尽管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的全部价值。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不寻常的运气。培根勋爵说过：“展示美德使人获得名望；隐藏自己的运气。”初次见面时，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使人目眩的品格，但别人优越却并不能使他逊色。他的面孔和风度能消除怀疑，提高自信和确保善意。他是一个没有恶习的人。他责任感强，易于服从大局。他还是个农民称之为精明的人，非常善于盘算，为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公正坚定地说服对方。后来人们发现，他还是个伟大的工作者，而且具有惊人的工作才能，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工作好手本来十分少见，因为每个人都有某种毛病。而这个人却是从里到外都十分乐观，锲而不舍，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他本人也最热爱工作。他性子非常好，具有忍让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根据请求者的愿望，和蔼可亲地、而不是神经过敏地对待无数来访者给他造成的折磨；而作为总统，他本来可以让别人做这些事情。在战争引起的许多悲剧中，他的好性格化为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每个人都会记得，他在怜惜一个种族时是如何愈来愈亲切小心地处理问题的。可怜的黑人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场合是这样谈论他的：“林肯先生无处不在。”他的广泛良好的幽默感是这个聪明人的另一财富。他可以轻松自然地和别人进行诙谐的谈话，他十分擅长这样做，并从中得到乐趣。这使他可以不泄密，可以与社会各阶层人物接触，使即便是最严肃的决定也不那么锋芒毕露，以此掩盖他自己的目的，试探他的同事并本能地捕捉各种听众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好性格对在令人忧虑和精疲力尽的危机中奋斗的人来说，是一种天然恢复剂，就像睡眠一样有效，也是一支预防针，防止操劳过度的大脑趋于烦恼成疯狂。他说过许多优秀格言，然而它们是以诙谐的方式表达的。最初决不会获得名声，而只是被视为笑话；直至后来这些格言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传诵，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时代的名言。我相信，如果此人是在印刷业不那么发达的时期执政，那么他可以靠他的寓言和格言在几年内就成为神话中的人物，像伊索、皮尔佩或七贤哲中的一个。今后，他的信件、文件和演讲中许多有份量有深度的段落必定会赢得盛誉，而现在，恰恰是因为刚刚运用了这些想法，它们反而显得默默无闻。多么意味深长的定义，多么完美的常识，多么远大的见识，而且在重大时刻，又表现出多么高尚、浑朴的人情味！他担任总统是人类美德的胜利，是公众信心的胜利。这个中产阶级的国家终于有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总统。这是指他的风度，他的同情心，而不是他的权力。因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掌握每天发生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发展，他对问题的理解也在加深，很少有人如此胜任。在惊恐与妒忌中间，在辩护人与当事人的一片喧闹声中，他以全部身心和诚实不懈的工作，努力弄清人民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确实有人受过公正的考验，那么他就是这个人。这样对他评价可以说没有任何夸张。进行抵制、诽谤和嘲笑的也大有人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无国家机密可言；国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骚乱，必须给予十分的信任，不保留任何秘密。每道门都半开着，使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遇到了战争的旋风，那是怎样的一个时刻啊！这里没有政府官员，没有只适合好天气航行的水手；在旋



风中，新的领航员被匆匆地安排到舵前。在 4 年内，在这个战争的年代中，他的坚韧、足智多谋和宽宏大量经受了痛苦的考验，而且从未发现过不够格的现象。因此，通过他的勇气、公正、良好秉性、足智多谋和人道精神，他成为历史新纪元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就是那一时代美国人民的真实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他们前面，和他们一起放慢脚步，一起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十分热心公益的人。作为国家之父，2000 万人的脉搏在他心中跳动，他们的思想通过他的喉舌得到明确表达。亚当·史密说，在霍布雷肯的英国国王和知名人士的画像中，斧子被刻在那些曾受劈砍之苦的人下面，这给画像增添了某种高贵的魅力。甚至在这场刚刚发生的悲剧中，谁又看不到暗杀的恐怖和毁坏是多么迅速地吞噬着受害者的光荣？比起在希望中生活，比起亲眼看着自己的官能衰退，比起目睹（或许甚至是他）众所周知的政治家的忘恩负义，比起看到小人得势，这种命运要愉快得多。他难道没有在生前遵守诺言吗？这是迄今一个人对他的同胞作出的最伟大的诺言——实现废除奴隶制。他看到田纳西、密苏里和马里兰解放了它们的奴隶。他看到萨凡纳、查尔斯顿和里士满投降；看到叛军的主力部队放下武器。他征服了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公众舆论。在运气方面，只有华盛顿可以与他相比。如果再把事情铺开些，结果是他已经到达了终点。这个历史性的救助者不能再为我们服务了：叛乱已经到了该停止的地步；而下面所要做的工作需要独立的新人来承担——一种在战争的废墟上产生的新精神。同时，上帝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完美无缺的恩人，要让他以死亡而不是生存来更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正如柔顺和讨好的国王不是好国王一样，柔顺和讨好的民族也不是好民族。“国王的仁慈寓于正义和力量之中。”共和国的随和性格是一个危险的弱点。因此有必要让敌人施以暴行，迫使我们达到不寻常的坚定，以确保这一国家在以后得到拯救。

选自《公众演讲技巧》

---

指 1861—1865 年，美国正处于内战状态。

苏珊·安东尼  
1820—1906年

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1892—1900）。曾任教师，早年为禁酒运动团体组织者之一。1854年起投身反奴隶制运动和女权运动，是南北战争前废奴协会主要代言人。1872年底，为促使国会通过立法赋予妇女以选举权，曾带领一批妇女到罗彻斯特投票站强行投票，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逮捕、审讯和判处罚款。此后，通过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全美女权运动联合会，常到全国各地宣传讲演，为取消选举权上的性别限制大造舆论。晚年致力于国际妇女运动，为国际妇女理事会和国际女权运动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本篇为1872年投票事件发生后，安东尼在法庭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她引用宪法，据理力争，蔑视判决，拒付罚金，展现了一个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的女权运动者的风采。

论妇女选举权  
1873年

朋友们、公民们：

今晚我站在你们面前，被控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因没有法定权力参加投票而犯有所谓选举罪。今晚我要向你们证明，我参加这次选举不但没有犯罪，相反只是行使了我的公民权。我国宪法保证我和全体合众国公民拥有公民权，任何一个州都无权剥夺。

联邦宪法的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设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定，筹设共同防务，增进公共福利，确保我们自己 and 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订本宪法。”

组成联邦的是我们人民，不是男性白人，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全体人民。我们组成联邦，不是为了赐予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自由幸福；不是为了确保我们中的一半及子孙后代中的一半人的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自由幸福——女人和男人都包括在内的自由幸福。参加投票是这个民主共和政体所提供的、确保自由幸福的唯一手段。因此，一方面侈谈妇女享有自由幸福，另一方面却又剥夺她们的投票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任何州政府，如果把性别作为参加选举的资格，必然导致人口中的整整一半被剥夺公民权。这等于通过一项剥夺公民权的法令，或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令，因此，这样做违背了我国最高法律，使妇女及其后代中的所有女性被永远剥夺了自由幸福。对妇女来说，这个政府也就没有来自被统治者赞同的正常权力。对他们来说，这个政府就不是民主政体，不是共和政体，而是可惜的专制，是可恶的性别独裁，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可憎的专制。因为，富人统治穷人的富人独裁，有教养者统治无知者的劳心者独裁，甚至撒克逊人统治非洲人的种族独裁，人们或许尚能忍受；而这种性别独裁，却使得每家每户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成为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的统治者，使一切男人至高无上，一切妇女沦为奴婢，因而给每家每户带来了不和、纷争和反叛。

韦伯斯特、伍斯特和布维尔都认为，所谓合众国公民，就是有权投票和

有权供职的美国人。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妇女是不是人？我相信，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不敢斗胆说妇女不是人。妇女既然是人，那么就是公民；任何州都无权制定某种法律，或重操某种旧法律，来剥夺妇女的特权和豁免权。因此，今天，某些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所有歧视妇女的条款，正如所有歧视黑人的条款一样、都是无效的。

选自《美国历史文献》

## 西奥多·罗斯福

1858—1919 年

美国第 26 任总统，共和党人。

1880 年毕业于哈佛学院（今哈佛大学）。1898 年组织志愿骑兵团参加美西战争、次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 年当选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继任总统，时年 42 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任职期间，对内以“改革家”面貌出现，对外奉行“大棒”政策，扩展美国势力范围。

19 和 20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弊端屡见不鲜，人欲横流，骄奢淫逸，贪图享受之风蔓延，美国建国初期的艰苦奋斗作风被忘诸脑后。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此严重关头，作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罗斯福深知若不整顿社会风气，励精图治，必将落在他国之后。本文是他就“勤奋地生活”这一主题在芝加哥发表的著名演说的一部分。忧国之情，溢于言表。“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劳动、竞争的生活”从此成为限制腐败风气，推行国内改革的响亮口号。

### 勤奋地生活

1899 年 4 月 10 日

先生们：

你们是西方最大城市的公民，是产生了林肯和格兰特 的国家的公民。你们卓越和杰出地体现了美国性格中最具美国特色的一切。在向你们这样人物讲话时，我想谈的不是苟且偷安的人生哲学，而是过勤奋生活的道理——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劳动、竞争的生活；我想谈那种最崇高的成就，即贪图安逸之辈与之无缘、而不畏艰险、不避劳苦从而获得最大的辉煌胜利的人才能取得的那种成就。

胆小的人，懒惰的人，不信任祖国的人，丧失坚强斗志和英勇气概的“过于文明”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对“胸怀大志的铮铮铁汉”亦为之动容的巨大鼓舞力量也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的人——总之，所有这些都闭眼不看国家正在承担新责任；闭眼不看我们正在建设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闭眼不看我们正在世界事务中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英勇的陆、海军士兵把西班牙势力逐出了美丽的热带岛国，恢复了那里原秩序。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害怕过勤奋的生活，害怕过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国民生活。他们相信与世隔绝的生活，那种生活会消蚀一个民族吃苦耐劳美德，正像消蚀个人的吃苦耐劳美德一样。不然，他们就沉湎于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认为经商致富乃国民生活之根本。殊不知，经商致富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造就真正伟大国家的许多环节中的一环而已。物质繁荣来自勤俭，来自干劲和事业心，来自工业活动领域中的艰苦努力；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深厚的物质繁荣的基础，都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物质繁荣，任何国家也永远不会成为真正伟大的国家。不错，一切荣誉应

---

分别为美国第 16 任和第 18 任总统。

听众均为靠个人奋斗而发家致富的共和党俱乐部成员，故出此言。

指美西战争中，美军占据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菲律宾等岛国。

当归之于物质繁荣的设计师；归之于创办了工厂和铁路的实业巨头；归之于那些为了富裕而殚精竭虑、不辞劳苦的强人；国家大大感激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但是，我们更感激那样一些人，他们的最崇高典范应当到林肯那样的政治家和格兰特那样的军人当中去寻找。他们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深谙工作的法则和斗争的法则；他们含辛茹苦，使自己和家属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他们懂得还有更崇高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民族的责任。

因此，我的同胞们，我对你们要讲的是，祖国要求你们不要过安逸的生活，而要过艰苦奋斗的生活。20世纪已赫然在目，它将决定许多国家的命运。假如我们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一味骄奢淫逸，苟且偷安，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那么，更勇敢、更坚强的民族将超过我们，并将赢得统治世界的权利。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斗争的生活，下定决心卓越而果断地履行我们的职责；下定决心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持正义；下定决心做既诚实又勇敢的人，脚踏实地地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坚信斗争是正当的，就让我们不要逃避斗争，不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斗争，国内的或国外的斗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通过不避艰险的努力，我们才能最终达到真正伟大国家的目标。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1855—1926年

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劳工领袖。早年当过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工兄弟会”，先后任分会书记、全国委员会书记兼司库。1893年组织美国铁路工会。1898年创建美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组成美国社会党。先后五次以社会党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竞选。1918年因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苏俄和“阻挠征兵”被判刑10年。1912年被提前释放。著有《联邦主义和社会主义》。

本文是在法庭宣判前发表的演说。全篇义正辞严，既光明磊落地宣传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又坚强不屈地驳斥当局强加的种种罪名。演说最后以高昂的激情、形象的比喻向群众传播了黑夜即将消逝，黎明就在前头的真理，显示了社会主义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 在听取判决前的发言

1918年9月

法官先生：

多年以前，我认识到我同所有的人都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下定决心，我要同地球上最下层的人同甘共苦。当时我曾说过，现在我也这样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它的一员；只要有一个罪人，那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被监禁，我就没有自由。

如果判决我的法律是一种好的法律，那就没有理由不对我宣判。我听到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支持这种法律，都证明这种法律有理，但是我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我把它看作是专制暴君的法令，它公然同民主原则及自由制度精神相对立。

法官先生，我已经在这个法庭上声明过，我反对现存的政府体制。我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我坚信这种政府体制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但要用完全和平的和有条不紊的方式。

法官先生，我和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相信，国家应该拥有并控制它的产业。如同一切社会主义者所相信那样，我相信。像产业和生活的基础等为人们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为人们所共有，它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用来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而应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并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民主管理。

法官先生，我被指控为士兵的敌人。我希望，当我说我相信士兵们不会有比我更加同情他们的朋友，我决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要是我能够实现自己的道路，士兵也不会存在了。但是，法官先生，我认识到，他们正在作出牺牲。我想念他们，我同情他们，我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极其微薄的力量一直在进行工作的理由之一。这种工作就是要在我国造成一种能够同士兵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做的牺牲完全相称的状况。

法官先生，我想对我的辩护律师表示感谢。他们不仅用卓越的法律才能，而且用他们个人的感情和忠诚为我辩护。对此我深有感受，并且永远不会忘怀。

法官先生，我不请求宽恕，我也不要求赦免。我认为正义最终必将胜利。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更清楚地认识到，以贪婪的权势为一方，以正在崛起的自由人民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

我能够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时代曙光。人民正在觉醒。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应该属于他们的一切。

航行在热带海洋上的水手为了摆脱单调枯燥的天文钟而寻找安慰，便把目光转向在颠簸飘摇的大洋上空红光熠熠的南十字星座。当午夜降临，南十字星座开始下沉，于是各种旋转的天体都改变了自己的方位。全能的上帝用星星作为指针在宇宙大钟的钟面上标志着时间的转换。尽管没有钟声传报喜讯，但了望员却知道午夜正在消逝——欣慰和安宁就在眼前。

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鼓起勇气和希望，因为十字星座正在下沉，午夜正在消逝，欢乐也正在伴随黎明同时降临。

法官先生，我感谢您，我感谢法庭上所有给予我礼遇和好意的人，对此我将永远不会忘却。

我准备接受您的判决。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856—1924 年

美国第 28 任总统，民主党人，历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校长，新泽西州州长。1912 年当选总统。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于 1917 年 4 月代表美国对德宣战。十月革命后参与组织武装干涉苏俄。1918 年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结束战争的《14 点纲领》。次年 1 月参加巴黎和会。但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参加国联活动。

这篇演说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对成立国际联盟的目的、原则及美国提出这一计划的原因等阐述了自己主张。演说站在美国政府立场上，力图打破英法垄断，使美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领导地位。全文条理清晰、中心突出，为本世纪政治演说中的名篇，历年来被英语国家列为英语读本中的范文。

### 关于国际联盟

1919 的 1 月 25 日

主席先生：

我认为让我在这次会议上就国际联盟问题首先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两个目的：针对这次战争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若干措施；不仅通过当前的解决措施，而且通过本次大会将要作出的支持上述措施的各种安排，来保障世界和平。我认为，国际联盟，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解决措施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因此这些措施也许不能按照我们在此达成的协议顺利制订，并得到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许多解决措施需要今后继续考虑，我们作出的许多决议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如果根据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来作出判断，这些问题目前不缺乏可靠的判断根据。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建立某些机构，来完善本次会议的工作。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目前需要制订若干解决措施，而是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是在国际舆论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此集会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而是各国人民的代表。仅仅使世界各国政府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全人类的舆论满意。这次战争的负担已经极大地落到有关各国的全体民众身上。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这种负担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老幼妇孺身上，转移到文明世界的千家万户头上的悲惨景象；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真正的沉重压力已经深入到各国政府看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有人类的良心在跳动，就会觉察到这种迹象。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争取能够保障他们安宁的和平；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保证这种沉重压力不再落在他们头上。我可以这样说。当时他们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压力，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会在这次战争以后集合起来，一致使他们今后不再遭到这种牺牲。

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作出永久的安排，来反映正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中心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是暂时的，但各国为了和平和正义而实行的行动却必须是永久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些常规性步骤。我们不可能作出永久性的决议。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考



虑到全世界的情况。

举例来说，科学的许多伟大发现，学者们在实验里的潜心研究，在课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现在却都成了毁灭文明的事物。这不是令人震惊的状况吗？毁灭力不仅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各种便利。刚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就曾在几所大学拥有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发明中心，并利用它们来进行突击性的、彻底的毁灭性研究。人们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合作，才能使科学和军人同样处于文明的控制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及不上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海疆漫长，与在此开会的其他各国相比，不大可能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热情（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真挚的热情）并不是一种出于担心或恐惧才产生的热情，而是一种出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的热情。在参加这次战争时，美国丝毫没有考虑过它是在干涉欧洲的政治、亚洲的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它当时所考虑的是，全世界现在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一种事业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一切种族和一切地方的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因此，美国感到，如果由此产生的只是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机构，那么它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就徒劳无益，它将感到它不可能参加保证欧洲的解决方案，除非这种保证包括世界有关各国经常性监督世界和平的工作在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最佳判断，使国际联盟成为充满活力的事物。它不是徒具形式，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为了各国利益、时刻保持警惕、永远发挥作用的机构，而且，它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应该充满活力。它应该发挥持久的作用，而不能让它的戒备性和它的工作遭到中断；它应该成为密切关注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耳目，成为毫不松懈的耳目，成为随时随地保持戒备和警觉的耳目。

要是我们不能使它成为充满活力的机构，那我们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将会使各国人民伤心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就在这里。自从我来到大洋这一边，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我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每一次我都听到了从代表那里传来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最突出的要求是希望成立国际联盟。先生们，人类的优秀阶级已不再是人类的统治者。现在人类的命运已掌握在全世界的普通人手中。为了使他们满意，你们不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更要建立和平。要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你们所能作出的任何安排不仅不可能建立。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巩固。

先生们，我敢说，你们可以想象到美国的代表们在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伟大计划时的感情和目的。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整个计划的基石，它表达了我们在战争中的目的和理想，而且，有关各国也承认这一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这一计划就回到美国，我们将遭到我国公民同胞的理所当然的蔑视。因为他们是组成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主体。他们期待着他们的领袖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成为他们的公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们是怀着最大的热忱和愉快心情来接受这种命令的。同时，由于这项计划是整个结构的基石，我们已经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它，同时也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这个结构的一切计划。我们决不能取消计划中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任何项目。我们作为这件事情——世界和平和对正义的态度的倡议者，决不能在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原则是，我们

不是各国人民的主人，而是到这里来努力使世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选择主人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努力肃清造成这次战争的根源。

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批文官武将的个人兴趣；这些根源就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撮有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类头上、并利用人类作为自己的赌注。让世界从上述根源中解放出来就会实现和平。因此，你们可以明白，美国代表是决不会陷入选择一条出于私利的道路的死胡同的，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坚定不移的原则路线。感谢上帝，这些路线已经被同发起这一伟大事业有关的一切品格高尚的人公认为解决问题的路线。

主席先生，我希望，当人们知道（正如我深信人们是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正式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原则，亦即要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时，我们将通过这一事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解除忧虑不安的负担。我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当我信步走在这时的街上时，我看见到处都有穿美国军服的人。他们是在表达了我国决心后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作为圣战胜者前来的。不仅是为了打胜一场战争，而且是为了争取一项事业的胜利。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曾要求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而打仗，现在该轮到我来详细阐述这些目的了。而且，我也同他们一样，必须是一个为这些事情而战斗的圣战者。为了实现他们为之战争的目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可能需要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地位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事业有各方面的拥护者。我之所以坦率承认这一点，目的是让你们理解，为什么由我们来提出它是拱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慷慨的总统会想到请我首先发言，因为我们对欧洲大陆和东方的政治没有牵涉。这不是由于我们是唯一能够阐述这种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能与你们联合起来共同阐述这种思想乃是我们的荣幸。

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刚才的发言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的源泉传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些源泉产生于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错误和同情，而且，在这项事业上似乎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世界的脉搏。

选自《美国历史文献》

---

指彭加勒（1860—193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913—1920），于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时致开幕词。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879—1955 年

20 世纪最有影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创立者，对现代物理学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犹太人，生于德国。1933 年受法西斯迫害迁居美国，1940 年加入美国籍。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反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

《科学颂歌》是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团体的讲话。他忠告即将走进科学殿堂的青年学生要“关心人本身”。“千万不要忘记”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致使其成为祸害。

### 科学的颂歌

1931 年 2 月 16 日

看到你们这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的兴旺队伍，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可以唱一首赞美诗，反复颂扬应用科学已达到的辉煌成就和你们将要进一步作出的巨大进展。我们的确是生活在应用科学的时代和应用科学的家乡。

但是我不想这样来谈。我倒是想起了那个娶了个不太漂亮的妻子的青年人，当人家问他是否感到幸福时，他用了这样的话回答：“如果我要说真话，我就不得不扯谎。”

我也正是这样。试想，一个很不开化的印第安人的经验是否不如一般文明人幸福丰富呢？我想并不是。文明国家的儿童都那么喜欢扮“印第安人”玩，意味是深长的。

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既然节约了劳动力，又使生活变得更加舒服，却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少的幸福呢？坦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合理地去使用它。

在战争中，它被用来相互残杀毒害；在平时，它使生活促迫而不安定。它不是把我们从耗费精力的劳动中大大地解放出来，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绝大部分情况下总是在厌倦地完成他们冗长单调的工作，还必须经常为那一点可怜的口粮而担心。

你们会以为，我这老头子是在唱不吉利的调子。但我却只是想作点善意的忠告。

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增进人类的幸福，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及其命运，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组织劳动和产品分配这个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才能保证我们智慧的产物会促进人类幸福，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中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

选自《爱因斯坦论著选编》

##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82—1945 年

美国第 32 任总统，民主党人，具有远见的政治家。生于名门望族。毕业于哈佛大学。1910 年步入政界，历任州参议员，海军助理部长，纽约州州长。1933 年当选美国总统，后连选连任，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

本篇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呼吁立即对日宣战。演说不足千字，简洁有力，寓公理于冷酷的现实之中，融激愤于冷静的判断之内，显得坚定而庄严，雄辩而严肃，具有难以估量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 遗臭万年之日

1941 年 12 月 8 日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蓄谋已久的突然进攻。

合众国当时应该同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着对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有所期待。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一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及其同事还向我们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的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言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它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应该记录在案的是，由于夏威夷同日本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意策划好了的。在策划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欺骗了合众国。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而喻。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于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断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

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台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选自《罗斯福选集》

##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26—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生于种植园主家庭。1950年获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26日，率领一批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受挫后成立名为“七·二六运动”的政党组织。1956年率部在奥连特省登陆，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解放古巴全境，继而领导古巴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作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后，在法庭上所作的自辩词。他把法庭当讲坛，宣传革命主张，揭露独裁政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剥开了法庭践踏法律的虚伪嘴脸。这篇演说观点鲜明，措词犀利，说理充分，令人叫绝，是一篇优秀的论辩演说。

###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3年10月16日

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最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下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不错，我们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传去讯问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说，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们的兄弟们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场，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监狱的难友们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户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详情，难友们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传到我的手中。他们就这样地报复监狱长塔沃亚达和副监狱官罗萨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让他们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别墅，贪污他们的生活费，

让他们挨饿。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荷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残的走狗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作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临禁了……

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上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高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最后，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蒂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禁止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此外还禁止我携带有关任何其他问题的参考书出庭。这一点也没关系！导师的学说我铭刻在心，一切曾保卫各国人民自由的人们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对法庭只有一个要求：为了补偿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遭受的这么多无法无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应允我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达我的意见的权利。不这样的话，就连一点纯粹表面的公正也没有了，那么这次审判的最后这一段将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认，我感到有点失望。我原来以为，检察官先生会提出一个严重的控告，会充分说明，根据什么论点和什么理由来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什么法律，什么正义？！）应该判处我26年徒刑。然而没有这样。他仅仅宣读了社会保安法第148条，根据这条以及加重处分的规定，要求判处我26年徒刑。我认为，要求把一个人送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关上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只花两分钟提出要求 and 陈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许检察官先生对法庭感到

不满意吧？因为，据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两语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们颇有点儿矜持的地宣布这是一场重要审讯的庄严口吻对照起来，简直是开玩笑。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检察官先生在一件小小的贩毒案上作十倍长的滔滔发言，而只不过要求判某个公民六个月徒刑。检察官先生没有就他的主张讲一句话。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个检察官既然曾经宣誓忠诚于共和国宪法，要他到这里代表一个不合宪法的、虽有法规为依据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和道义基础的事实上的政府，要求把一个古巴青年，一个像他一样的律师，一个……也许像他一样正直的人判处 26 年徒刑，那是很为难的。然而检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许多才能比他差得远的人写下长篇累牍的东西，为这种局面辩护。那末，怎能认为他是缺乏为此辩护的理由，怎能认为——不论任何正直的人对此是感到如何厌恶——他哪怕是谈一刻钟也不成呢？毫无疑问，这一切隐藏着幕后的大阴谋。

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 7 月 26 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结束时，我会因为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检察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驳。我现在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驳，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七零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谎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讨伐，这一切就是 3 月 10 日以来、甚至在 3 月 10 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选自《卡斯特罗言论集》



## 约翰·肯尼迪

1917—1963 年

美国第 35 任总统，民主党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富豪世家。毕业于哈佛大学。1946 年当选众议员，1952 年当选参议员。1961 年当选为总统，时年 43 岁，为美国历史上经选举产生的最年轻的总统。1963 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布遇刺身亡。

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新边疆”施政纲领：一方面，要对付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又要在国际上与苏联争霸。他宣称，为此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在短暂的任期内，他确实为此费尽心机：他制造了入侵古巴的古隆滩事件和苏联导弹事件，发动和扩大侵越战争；同时又加紧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强化与苏联的争夺，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

这篇演说被认为是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最精彩的演说之一。它虽是施政演说，但却颇具文采，妙语连珠，佳句迭出，使人读来颇有趣味。

### 就职演说

1961 年 1 月 20 日

首席法官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鲁门总统、尊敬的牧师、各位公民：

今天我们不是要庆祝政党的胜利，而是要庆祝自由的胜利。这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表示了一种更新，也表示了一种变革。因为我已在了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读了我们的先辈在将近 170 年以前拟定的庄严的誓言。

现在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既能消灭人间的各种贫困、又能毁灭人间的各种生活的力量。但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有着争论。这个信念就是：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恩赐。

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听见我此时此地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在本世纪诞生，在战争时期经受过锻炼，在艰难痛苦的和平时期经受过陶冶，他们为我国悠长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我国一向保证的、今天仍在国内外作出保证的人权渐渐遭到剥夺。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对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和精神渊源的老盟友，我们保证侍以诚实朋友那样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在许多合作事业中无往而不胜；如果我们分歧对立，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们不敢在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时去迎接强大的挑战。

---

指 1776 年北美 13 州人民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

对那些我们欢迎加入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我们的誓言，决不能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行将消失的殖民统治。我们并不总是指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看到他们坚强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且要记住，在历史上，凡愚蠢地骑在虎背上谋求权力的人，都是以葬身虎口而告终。

对世界上身居茅舍和乡村、为摆脱普遍贫困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救，不管所需要的时间要多长——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国南面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殊的保证——在一个争取进步的新同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为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摆脱贫困的枷锁。但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和平革命决不可以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我们要让所有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在一起，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和颠覆活动，让其他国家都知道，本半球的人仍然想做自己家园的主人。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世界性议事场所，是我们在战争手段大大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所在。因此，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场所——加强它对新生国家和弱小国家的保护，并扩大它的行使法令的管束范围。

最后，对那些想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而不是一项保证：用科学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卷入到预谋或意外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

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都无法从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发展现代武器所需的费用使双方负担过重，致命的原子武器不断扩散理所当然使双方忧心忡忡，但是，双方却在争着去改变那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双方都要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弱，诚意永远有待于验证。让我们决不要由于害怕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害怕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操劳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让双方首次为军备检查和军备控制，制订认真而又明确的提案，把毁灭他国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

让双方寻求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乞灵于科学造成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患，开发深海，并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

让双方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倾听以赛亚的训令，“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如果合作的滩头阵地能逼退猜忌的丛林，那么就让双方共同作一次新的努力，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强者公正待人，弱者感到安全，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第一个 100 天内完成，也不可能在第一个 1000 天或

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可能在我们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有生之年完成。但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公民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其说掌握在我的手中，不如说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自从合众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响应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球。

现在，号角已再次吹响。它不是召唤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要武器；不是召唤我们去作战，虽然你们严阵以待。它召唤我们为迎接黎明而承受漫长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欣喜地满怀希望，耐心地经受考验。”去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专制、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

为反对这些敌人，确保人类更为丰裕的生活，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东、南、西、北各方的全球大联盟吗？你们愿意参加这一个历史性的努力吗？

在漫长的世界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授予保卫自由的责任。我不会推卸这一责任。我欢迎这一责任。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想同其他人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一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为国效劳的人，而这火焰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由的国家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献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因此，让我们走向前去引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

选自《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

## 马丁·路德·金

1929—1968年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浸礼会牧师。生于牧师家庭。曾获神学博士学位。一贯主张非暴力主义，倡导非暴力抵抗原则。1954年起参加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活动。1955年率先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1957年当选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主席。1963年领导了25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进军”的示威游行集会，此集会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里程碑。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组织“贫民进军”，途中被种族主义分子枪杀。

他是出色的演说家，被誉为“黑人之音”。美国《展示》杂志将他列为近百年世界最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之一。本篇演说发表于1963年的示威集会。全文以美国宪法和《解放宣言》为依据，猛烈抨击种族歧视政策。通篇感情激昂，文字优美，极富感召力。“我今天怀有一个梦”，“让自由之声响彻山岗”，这些脍炙人口的佳句已成为激励黑人进行斗争的座右铭。

### 我有一个梦

1963年8月28日

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解放宣言》。这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的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黑奴，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100年后，黑人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100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瀚海的贫困孤岛上。100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期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定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他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

---

即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示威集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纪念堂前耸立着林肯雕像，故有此说。

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的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

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饥渴。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之后，却被公路旁汽车游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

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到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喷泉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你们有些人历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飚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

这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5个州。

引自美国《独立宣言》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与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崎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从绝望之山开采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到了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

我的祖国，

可爱的自由之邦，

我为您歌唱。

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

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

让自由之声，

响彻每一座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纽约州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科罗拉多州冰雪皑皑的落基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州的婀娜群峰！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州的石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了望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

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

这首名为《亚美利加》的歌曲在南北战争时期广泛流行于美国北方，一度获得非正式国歌地位，直至1931年美国国会通过以《星条旗》作为正式国歌。

选自《当代美国演说》

## 理查德·尼克松

1913—

美国第 37 任总统，共和党人。

爱尔兰人后裔。从小自谋生活，当过清洁工、看门人等。先后在惠特学院和杜克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947 年后任众议员、参议员，以反共著称。1951—1963 年任副总统，1969 年当选总统，1973 年再次当选连任，1974 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任内积极推行“尼克松主义”，强调以实力为后盾，建立“现实威慑力量”，推行“均势外交”。他结束了侵越战争；并于 1972 年 2 月访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

本篇是他在访华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他以长城作为话题而着意铺陈，既富有哲理，又具有现实意义；既象征着中美隔离的过去，又代表着中美友好的未来。贴切而生动的比喻，骤然缩短了两国间的距离，缩小了感情上的鸿沟，使满座宾客倍感亲切。本篇不失为文采飞扬的佳作。

### 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

1972 年 2 月 25 日

总理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我们十分尊贵的客人们：我们有机会在贵国作客期间欢迎您和今晚在座的诸位中国客人，感到十分荣幸。

我要代表我的夫人和同行的全体正式成员，对你们给予我们的无限盛情的款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大家知道，按照我国的习惯，我们的新闻界人士有权代表他们自己讲话，而政府中的人谁也不能代表他们讲话。但是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全体美国新闻界人士都会授予我这一少有的特权来代表他们感谢您和贵国政府给予他们的种种礼遇。

你们已使全世界空前之多的人们得以读到、看到、听到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情景。

昨天，我们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为了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牺牲；我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长城已不再是一道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开的城墙。但是，它使人们想起，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把各个国家和人民隔开的城墙。

长城还使人们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

四天以来，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我们之间这座城墙的长期过程。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

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的独立和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每



一方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制度和不同价值标准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让历史而不是让战场对他们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断。

总理先生，你已注意到送我们到这里来的飞机名为“76年精神号”。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美国庆祝了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是他领导美国在我们的革命中取得了独立，并担任了我们的第一届总统。

在他任期届满时，他用下面的话向他的同胞告别：“对一切国家恪守信用和正义。同所有的人和乎与和睦相处。”

就是本着这种精神——76年精神，我请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我们两国人民，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希望，即我们这一代能给他们留下和平与和睦的遗产，干怀！

选自《人民日报》

## 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雅典。早年随父学雕刻，后专事伦理哲学探索。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对以后的哲学发展影响巨大。其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认为天地万物，生存毁灭，皆出于神意。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认识普遍的道德规范。倡导“知德合一”说，认为“美德即知识”，“作恶即无知”，鼓吹灵魂不灭和灵魂轮回。

苏格拉底一生自奉俭约，广招弟子，不收学费。喜欢在街头与人辩论伦理道德等问题，公开反对奴隶主民主制，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公元前 399 年以“传播异端”和“腐蚀青年”罪被判处死刑，从容饮鸩而亡。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锋芒毕露。或自辩无罪，或反诘原告，或抨击当局，或直抒人生哲学。辩词由其弟子柏拉图编撰成文。

### 申 辩

公元前 399 年

从另一角度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很有理由认为死亡是件好事。因为死亡无非二者居其一：或虚无缥缈，冥然不觉；或如常人所云，灵魂从一个世界迁移至另一世界。倘若死后毫无知觉，死亡如沉沉酣睡，甚至不为梦所惊扰，死乃不可言喻之所得。倘若某人要挑选酣睡而不为梦所惊扰之夜，并将此夜同一生中其他日夜相比较，告诉我们有多少个日夜比此夜更美妙舒适，我想他举不出多少个日夜，且不说平民百姓，即便高贵的帝王也是如此。倘若死亡本质如此，我认为死乃一得，因为永恒只不过是一夜罢了。倘若死亡仅是行往另一世界的旅程，而彼处一如人之所言，集居着所有的死者，啊，朋友们，法官们，还能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倘若游历者抵达下世，便能摆脱此世间法官大人，并能找到据说在彼处审案断狱的真正判官，一如弥诺斯，拉达曼提斯，埃阿科斯，特里普托勒玛斯，以及其他一生公允贤明的诸神之子，那么，此番历程便是值得的。倘若可以同俄耳甫斯，缪萨尤斯，赫西俄德和荷马交谈，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是的，倘或果真如此，我愿不断受死。我本人也深感兴趣于在彼处与帕拉默得斯，特拉蒙之子埃阿斯，以及其他诸位死于不公正审判的古代英雄会晤交谈，将我所受之苦与他们相

---

传说中的克里特王，宙斯之子。

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一生公正严明。

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由于主持正义而受到赞颂。死后与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同任冥府判官。

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善奏竖琴。

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兼预言家。

希腊最早的史诗诗人之一，名气极盛，著名作品有《神谱》和《工作与时日》。

传说中创作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的伟大诗人。

传说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才智过人，被人诬告致死。

古希腊传说中萨拉米斯王特拉蒙的儿子，骁勇无比，因争夺阿喀琉斯的甲冑失败恼怒而死。

比较，以我之见，此乐当不小矣。尤为重要的是，我将能继续考察知识之真伪。在彼界，一如在此界，我将明辨谁为智，谁伪饰智者而非智。法官们啊，若能考察远征特洛伊的伟大统帅，或奥德修斯，或西绪福斯，或难以计数之其他男男女女，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与他们交谈，向他们提问，该何等快乐啊！在那个世界，他们决不会因人提问而将其置之死地，绝对不会。因为倘若人之所言属实，他们除比我们快乐之外，还当永生不朽。

因此，法官们啊，对死亡怡然称快吧，确要知道，善者无论生前死后均无恶可以加之。他和他的一切决不会为诸神所忽略。我将面临之结局绝非偶然。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死期已临，得以摆脱烦忧，实为善，故此神偷未有表示。为此缘故，我并不怨恨我的定罪者和起诉者；他们并未有损于我，虽然他们未曾有意加惠于我；为此缘故，我可对他们稍加责备。

我还有一事要说。朋友们啊，我的儿子成年以后，请你们严加管束。倘若他们重钱财或其他事物而轻德行，请诸位规劝之，如同我规劝你们一般；倘若他们一无所长而自命不凡，那就斥责他们，如同我斥责你们一般，因为他们不关心本当关心的，一无所长而自命不凡；倘若你们这样做了，我和我的儿子将在你们手中得到公义。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将各行其道——我将死，诸位将活。何为善，唯有神明知晓。

选自《世界历史文选》

## 伊索克拉底

公元前 436—公元前 388

古雅典雄辩家。早年师从著名修辞学家高尔吉亚，后开馆讲授修辞，名噪一时，与柏拉图主持的哲学“学园”争衡。继而充当法庭辩士，并从事政治活动和评论时事。主张希腊各城邦和解，共御波斯；期望在马其顿王腓力领导下统一各邦，并发动反波斯战争以摆脱危机。公元前 388 年，希腊兵败，喀罗尼亚丧失独立，愤然绝食而死。残留演说、政论及书信 30 余篇，其文体对后世西方政论家有很大影响。

本篇选自伊索克拉底最著名的《泛希腊集会辞》。本篇之所以久传不衰，主要不是因为它洋溢着古希腊爱国主义精神，而是因为它最能代表作者的风格。那严谨的结构，散文式的节奏，和谐的音调，频频出现的对称句、等长句和环形句，的确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把本篇誉为标准的希腊语散文，而西塞罗则常常以此为蓝本，进行摹仿和操练。

### 论希腊人团结起来抗击波斯

公元前 380 年

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城邦最古老最伟大，在全人类的心目中最有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高尚的，下面的理由使我们更应当受到尊重。我们并不是由于把别人赶走了，也不是由于占据了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是由于组成了一支多民族是这样高贵，这样纯粹。自有史以来，我们就一直占据着这个生育我们的地方，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能够用称呼最亲近的人的名义来称呼我们的城邦，因为在希腊人当中唯有我们有权利称呼我们的城邦为奶妈、祖国和母亲。如果有人认为有理由自高自大，有正当的权利争取领导权，经常怀念祖先的光荣，他们就该证明他们的种族有这样高贵的起源。

尽管我们的最著名的战争是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但是我们的最古的战斗所提供的证据、在那些对祖传的权利有所争论的人看来，也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当希腊还很弱小的时候，我们的土地就受到波塞冬的儿子欧摩尔斯带领的色雷斯人和阿瑞斯的女儿们——阿玛宗人带领的西徐亚人的袭击，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人时期，却都是在这两支民族企图统治欧罗巴的时候。他们虽然憎恨整个希腊民族，却只是对我们有怨言，以为这样一来，既可只攻打一个城邦，又可同时压制其余的城邦。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而是在同我们的祖先单独遭遇的时候照样全军覆灭，就像是同全世界的人作战一样。

这些事业是高尚的，是适合于那些对领导权有所争论的人使用的。和方才说起的相近的、和出自这样的祖先的后人可能做出的事业相似的，是那些同大流士和薛西斯作战的英雄立下的功劳。

尽管我们的祖先和拉栖第梦人一直在互相竞争，但是在那个时期，双方

---

波塞冬是海神。阿瑞斯是战神。阿玛宗人是居住在西徐亚的好战民族。

欧摩尔斯曾和厄瑞克透斯争夺雅典，据说他父亲波塞冬曾经在雅典娜之前占据雅典。

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 492 年和公元前 490 年派兵攻打希腊，败于马拉松战役。波斯国王薛西斯（公元前 485—公元前 465 在位）在公元前 480 年又亲自带兵攻打希腊，败于萨拉米战役。

即斯巴达人。

都是为了最高尚的目的而竞争；他们不是把对方当作仇敌看待，而是当作对手看待；他们并没有由于拍那个蛮子的马屁而使希腊人沦为奴隶；相反，他们对于共同安全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互相竞争，看谁能保证这种安全。

当大流士派兵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初次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当波斯人在阿提卡登陆的时候，雅典人并没有等待他们的盟军，而是把共同的战争看作自己的事情，带着自己的军队去抗击那些不把整个希腊放在眼里的敌人，少数人抗击千千万万的人，就像拿别人的性命去冒险一样；而拉栖第梦人则一听见阿提卡发生了战事，就扔下一切别的事情，前来相救，他们跑得这样快，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在遭受蹂躏一样。此后是第二次进军，由薛西斯亲自率领——他离开王宫，壮着胆子担任将军，招集亚细亚的全部军队。哪一个演说者说起这家伙是不是辞不达意，尽管他很想夸张？这家伙是这样傲慢，竟自认为征服希腊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他想留下一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成的纪念物，不住地胡思乱想，直到他想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计划，并且强迫执行——他在赫勒斯滂搭浮桥，在亚陀斯挖运河，在陆上行舟，在海上过兵。

我们的祖先和拉栖第梦人是在抗击这个不可一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成为这么多人的主子的家伙，他们各自分担一半危险：拉栖第梦人选出一千精兵，同少数盟军联合起来，一起开赴温泉关去抵抗敌人的陆军，企图在那狭窄的关口上阻挡他们前进；而我们的祖先则装备 60 艘三层桨战船，开赴阿耳忒弥西翁去抵抗敌人的全部海军。他们这样敢作敢为，并不是由于瞧不起敌人，而是由于互相竞争：拉栖第梦人羡慕我们的城邦在马拉松打了胜仗，想要追上我们，害怕我们的城邦接连两次成为希腊人的救星；而我们的祖先则很想保持既得的名声，让大家看一看他们在上一次是靠勇气而不是运气获胜的；其次，他们想要显示在海战中，正如在陆战中一样，可以以勇胜众，借此鼓励希腊人在海上决战。

在那个蛮子看来，比较合算的是想办法使我们打内战，永远不停；我们不但不要去搅乱他的事情，或者使他的内部发生叛变，反而在他的国内偶然发生乱子的时候，企图帮助他进行镇压。如今有两支军队在塞浦路斯作战，我们竟让他利用其中一支来围攻另一支，尽管双方都是希腊这边的人。那些背叛他的人不仅同我们很友好，而且很信赖拉栖第梦人。至于忒里巴洛斯带领的军队，最有用的步兵是从我们这些地方招募去的，大部分海军则是从伊奥尼亚开去的，所有这些军队都很乐意同心协力劫掠亚细亚，而不愿为了琐碎的事情互相殴斗。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一想：我们在昔加拉第群岛问题上发生争执，却把这样多的城邦和这样大的兵力随随便便送给了这个蛮子。这样一来，我们的土地，有一些已经被他霸占了，有一些即将被他霸占，还有一些他也正在觊觎。他有权利瞧不起我们全体希腊人。他完成了他的祖先从来没有完成的事业：亚细亚属于国王，这一点已经由我们和拉栖第梦人承认了；而希腊人的一些城邦则被他以无上的权威霸占着，他可以把他们夷为平地，或者在城内建筑卫城。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愚蠢，而不是由于他有力量。

---

薛西斯曾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起两道浮桥过渡陆军，在希北部亚陀斯海角开凿一条 2400 米的运河过渡水师。

昔加拉第群岛加入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海上同盟，年年纳贡；斯巴达人为争夺这些岛屿在那里驻扎军队，向岛民征收贡款。

关于我们的同邦人，我也有同样的话要说。他们在和解的时候，便忘却了对其他的同他们打过仗的人的旧仇。可是对大陆上的人，甚至在他们受到优待的时候，他们也不感激，他们对那些人的愤怒是永世难消的。我们的祖先以亲犹太人的罪名判了許多人死刑。在我们的大会上，甚至在今天，在审议别的事情之前，我们总是先诅咒任何一个建议派使节去同波斯人议和的公民。在举行密教的仪式的时候，欧摩尔庇代和刻律刻斯也由于我们憎恨波斯人而警告其他的蛮子，就像警告杀人犯一样，叫他们不得参加这种神圣的仪式。我们对他们的敌视是这样深入我们的性格，使我们最爱一块儿消磨时间，听有关特洛亚战争和波斯战争的故事，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闯下的祸事。人们会发现我们打蛮夷的战争激起了颂歌，我们打希腊人的战争引起了哀歌；我们在节日里高唱颂歌，我们在灾难中回忆哀歌。我认为荷马的诗获得了更大的名声，因为他曾经用高尚的风格赞美那些和蛮夷作战的英雄。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祖先愿意在音乐比赛和青年教育中给他的艺术以光荣的地位，使我们一再听了他的诗名，得知我们对蛮夷怀抱的敌意，使我们在称赞那些攻打蛮夷的英雄的勇武的时候，很想干出同样的事业。

在我看来，鼓励我们和他们作战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的时机，这是不可失去的，因为时机到来而不加利用，时机过去而念念不忘，都是可耻的。在我们即将同国王作战的时候，除了目前这些有利条件之外，我们还想要什么别的条件呢？埃及和塞浦路斯不是背叛了他吗？腓尼基和叙利亚不是由于战争而遭到了毁灭吗？使国王感到骄傲的泰尔不是被他的敌人占领过吗？西里西亚境内大多数城市是在我们的盟友手里，其余的要拿下来也并不困难。吕西亚从来没有被波斯人征服过。加里亚的总督赫卡同诺斯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在背叛，在我们盼望他声明的时候，他是会声明的。亚细亚海岸从奈达斯到西诺珀，都有希腊人居住，用不着劝这些人参加战争，只要不妨碍他们就行了。有了这样好的根据地，有了这样长的包围亚细亚的战线，我们又何必过于仔细地观察后果呢？既然蛮夷敌不上我们的小部分人，那么，要是他们被迫和全体希腊人作战，他们的境况是不难看出的。

情形是这样的：要是那蛮子加强他对沿海城邦的控制，在那些地方驻屯比现在更多的部队，那么，靠近大陆的岛屿，例如罗德斯、萨摩斯和开俄斯，也许会偏向他那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先占据那些地方，那么吕西亚、费利基亚以及其他内地的居民就可能落在我们从那里出发的军队的手里。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不可耽误，免得遭遇到我们的祖先的命运——他们由于比蛮夷晚了一步，撒下了一些盟友而被迫以寡敌众；要是他们抢先进入大陆，手下有希腊人的全部兵力，他们就能把那些民族一个个地征服。

最好是在我们这一代就进军，好让那些分担过我们的灾难的人也能享受我们的福利，不至于一生不幸的。过去的日子够受了，还有什么恐怖的事情没有发生？人类的天性中已经有了许多有害的东西，我们自己又制造了更多的灾难，多于命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给自己制造战争和内讧，以致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城邦里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死刑，有一些人带着妻子儿女流落异乡，还有许多人由于缺乏每天的口粮，不得不去当雇佣兵，帮助敌

---

指波斯人。

阿里斯忒得斯在公元前 480 年首先建议请祭司诅咒任何一个同波斯人谈判的人和背弃希腊联盟的人，这种诅咒在公元前 4 世纪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人打自己的朋友而送掉性命。

对于这些事情没有人感到愤慨。人们认为应当为诗人们编造的灾祸而流泪，而对于真实的苦难，那许许多多由于战争而引起的可怕的苦难，却熟视无睹，不加怜悯，甚至对共同的灾祸比对自己的幸福还要庆幸。也许有人去笑我太天真了，要是我在这样的时候悲叹个别人的不幸，这时候意大利已经被夷为平地，西西里正在被人奴役，一些这样大的城邦让给蛮夷了，其余的希腊人正处在很大的危险当中。

我们必须揭穿这些阴谋诡计，而采取那些足以使我们更安全地居住在各自的城邦里、更放心地互相信任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很简单的，也是很容易说明的：我们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和平，除非我们联合起来攻打蛮夷；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等这些成了事实，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这贫困使友谊破裂，使至亲成仇，使全人类陷入战争与内乱之中——那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间才能有真正的善意。为此我们必须竭力使战争快快地从这里转入大陆，我们从内战中所能获得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决心把我们从那里取得的经验用来对付那个蛮子。

我们并不使各城邦感到苦恼，不向它们招募兵士——这是内战期中最使它们感到烦恼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愿意留在家里的人远不及一心要随行的那样多。有谁，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会那样懒惰，竟然不想参加这远征军——由雅典人和拉栖第梦人带领的、为了我们的盟友的自由而招集的、由全希腊派遣的、前去向蛮夷报复的远征军呢？我们应当认为那些将在这样的战斗中立下武功的人生前将要享受的或死后将要留下的名声、荣誉和光彩有多么大？因为如果那些向阿勒克珊德洛斯 进攻的、拿下了一个城市的英雄值得那样称赞，那么，这些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的将士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褒奖呢？哪一位诗歌能手或演说行家不卖力气，不费心思，不想给千秋万世留下一件足以表现自己的才智和勇气的纪念品呢？

选自《希腊罗马散文选》

---

“意大利”指南意大利。为希腊人的殖民地。

狄俄西俄斯一世在公元前 405 年和迦太基人签订和约，把西西里的一些城市让给迦太基人。

指亚历山大所采用的方阵战术，据认为是击溃波斯帝国的主要战术。

帕里斯的别名。

## 威廉公爵

1027—1087 年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子。1035 年父卒袭位。1063 年兼并曼恩伯国，翌年迫使布列塔尼伯爵称臣。1066 年英王爱德华死而无嗣，大贵族哈罗德即位。威廉借口先王曾许以王位，纠集诺曼底贵族和骑士，率兵 5 千，在教皇支持下渡海侵英并攻占伦敦，年底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委诺曼底贵族以要职，大批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土地，推行采邑制，加强王权。晚年为征收赋税，加强对农民的盘剥，下令清查所有领主和教会的土地财产情况，并编订调查清册，史称《末日审判书》。1087 年与法王腓力一世作战，死于疆场。

本篇发表于黑斯廷斯激战前夕。威廉深知此役关系重大，因而用历史，用战例，用国家仇恨，来激发士兵的求战欲望和必胜信念。反问句构成了演说的主体，产生了巨大的鼓动效果。结果，此役英军大败，英王哈罗德被击毙。

## 黑斯廷斯激战

1066 年 10 月 14 日

诺曼底人！一切民族中最勇敢的人！我毫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也不怀疑你们必将取得胜利。任何意外或障碍，都不能阻止你们努力赢得胜利。即使你们确实有一次——只有一次来能取胜，或许现在需要我来激励你们，但你们的勇气与生俱来，无需靠人鼓动。最勇敢的人啊！我国的缔造者，我们的先王罗伦，不是率领前辈们在法国的心脏巴黎战胜了法兰克王吗？法兰克王不是恭顺地献出了女儿和地盘，才得以苟安一时吗？这块地盘后来就以你们的民族命名，称为诺曼底公国。

你们的前辈不是在鲁昂俘获了法兰克王，并把他囚禁在那里，直到他将诺曼底公国归还给当时还年幼的理查公爵吗？双方还协定，今后，法兰克王和诺曼底公爵举行会议时，公爵务必佩剑，而法兰克王却不得佩剑，即使是一把匕首。高贵的法王不得不对你们的前辈表示让步，因而这一协定就有了永久的约束力，后来，这位公爵不是率领你们的前辈到达阿尔卑斯山下的莫门第，迫使该城的勋爵即他的子婿，听命于自己的妻子即公爵的女儿吗？你们征服了凡人，公爵却战胜了魔鬼。他同魔鬼搏斗，把魔鬼打翻在地，反缚双手，让他在众天使面前受辱。但是，我何必要追述往事呢？法兰克人不是怯于战斗而仓惶溃逃了吗？你们不是杀死了法兰克人的主帅拉尔夫，然后作为获胜的自然结果，满载着荣誉和战利品凯旋而归了吗？啊！我们的祖先丹麦人和诺曼人曾上百次地击败过英国人。如果任何一个英国人能站出来证明。罗伦的民族自立国以来有过败绩，我就认输撤退。我的勇士们啊！一个屡战屡败、对军事一无所知、连弓箭都没有的民族竟在你们面前陈兵列阵，

---

罗伦（约 860—930）为诺曼底第一代公爵，海盗出身，常率部侵扰英、荷及法国北方，法兰克王指查理三世（879—929）。

911 年法王与罗伦签约，同意将诺曼底划归他统治，并以女儿吉塞拉相许。诺曼底定居者逐渐改操法语，皈依基督教，接受了法国的制度。



这不是奇耻大辱吗？虚伪的英王哈罗德竟敢在你们面前抛头露面，这岂不叫人羞愧吗？那些残杀你们的同胞和我的亲族艾尔弗雷德的人竟然还活着，这岂不令人诧异吗？我的勇士们，高举战旗，勇往直前吧！愿你们的荣耀之光，犹如闪电照亮四方！愿你们的进攻呐喊，犹如雷鸣东西回荡！为我高贵的死伤战士复仇吧！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约翰·保尔

?—1381年

中世纪英国传教士。原为肯特郡神父。因布道时宣传无阶级社会，抨击社会不公，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1366年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开除教籍。但反叛精神丝毫不减，仍继续在市场或任何可能的场合进行说教，被上层人物咒为“肯特郡疯牧师”。1376年起屡遭监禁。1381年泰勒农民起义爆发后得救，加入并领导起义队伍前往伦敦。沿途发表演说，呼吁杀尽贵族和主教，应者甚众，被起义农民誉为“平民演说家”。起义失败后被捕，惨遭绞刑。

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保尔在伦敦附近向农民发表的。其中，“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时，有谁是什么绅士？”这句名言不但鼓舞起义者，而且已成为传世佳句。

奴隶与自由民

1381年6月

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时，有谁是什么绅士？

上帝造人初，一切人生来本属平等，后来恶人不正义的压迫，我们才陷于奴役束缚的境地。如果上帝一开始就是创造奴隶，他必然会指定谁是奴隶，谁享自由。上帝任命的时刻现已到来，因此我要劝你们考虑，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摆脱身上的枷锁、恢复自由。我建议你们深思熟虑、鼓足勇气、振作精神。你们要学习一个好庄稼人的榜样，先耕耘田地，再拔除损坏庄稼的莠草。你们也可以先铲除国内的大贵族，然后除去法官、律师、贪得无厌者和一切压抑平民百姓的人。时候一到你们将可得到和平与安稳。除去那些大人物后，你们就能得到自由平等，再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剩下的只是你们对一切事物的同等尊严和权威。

选自《名人演说一百篇》

## 马丁·路德 1483—1546年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发起者，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的一支）创始人。生于矿主家庭。1501年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毕业后成为修道士和神甫。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任符登堡大学神学教授。深知教会腐败，主张建立没有教阶，没有繁琐仪式的“廉洁教会”。强调“因信称义”；认为靠虔诚信仰，灵魂便能得救，而无需接受所谓“圣礼”的宗教仪式；否认教皇权威，主张以《圣经》为唯一准则；轻视教会颁布的敕令、通告和宗教会议的决议。1517年在教堂大门上张贴《95条论纲》，反对兜售赎罪券，揭露罗马教皇骗局，引起普遍反响。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采纳教皇旨意，下令逮捕路德，要他去国会承认错误，撤回《论纲》。本篇演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 在沃姆斯国会上的讲话 1521年4月

最尊贵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和仁慈的国会议员们：

遵照你们的命令，我今天谦卑地来到你们面前。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我恳求皇帝陛下和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聆听我为千真万确的正义事业进行辩护。请宽恕我，要是我由于无知而缺乏宫廷礼仪；因为我从未受过皇帝宫廷的教养，而是在与世隔绝的学府回廊里长大的。

昨天，皇帝陛下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就是人门谈到的那些著作的作者；第二个问题是：我是想撤回还是捍卫我所讲的教旨。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作了回答，我现在仍坚持这一回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已经撰写了一些主题截然不同的文章。在这些著作中，我既是以纯洁而明晰的精神，又是以基督徒的精神论述了宗教信仰和《圣经》，对此，甚至连我的对手也丝毫找不出可指责的内容。他们承认这些文章是有益的，值得虔诚的人们一读。教皇的诏书虽然措词严厉，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如若我现在撤回这些文章，那我是做些什么呢？不幸的人啊！难道众人之中，唯独我必须放弃敌友一致赞同的这些真理，并反对普天下自豪地予以认可的教义吗？

其次，我曾写过某些反对教皇制度的文章。在这些著述中，我抨击了诸如以谬误的教义、不正当的生活和丑恶可耻的榜样，致使基督徒蒙受苦难，并使人们的肉体 and 灵魂遭到摧残的制度。这一点不是已经由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流露出的忧伤得到证实了吗？难道这还未表明，教皇的各项法律和教义是在纠缠、折磨和煎熬虔诚的宗教徒的良知吗？难道这还未表明，神圣罗马帝国臭名昭著的和无止境的敲诈勒索是在吞噬基督徒们的财富，特别是在吞噬这一杰出民族的财富吗？

如若我收回我所写的有关那个主题的文章，那么，除了是在加强这种暴政，并为那些罪恶昭著的不恭敬言行敞开大门外，我是在做些什么呢？那些

---

指利奥十世1520年6月签发的《斥马丁·路德谕》，限路德60天内取消自己的论点，否则施以重罚。路德当众烧毁诏书，与教廷公开决裂。

蛮横的人在怒火满腔地粉碎一切反抗之后，会比过去更为傲慢、粗暴和猖獗！这样，由于我收回了这些文章，必然会使现在沉重地压在基督徒身上的枷锁变得更难以忍受——可以说使教皇制度从而成为合法，而且，由于我撤回这些文章，这一制度将得到至尊皇帝陛下以及帝国政府的确认。天哪！这样我就像一个邪恶的斗篷，竟然被用来掩盖各种邪恶和暴政。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曾写过一些反对某些个人的书籍，因为这些人通过破坏宗教信仰来为罗马帝国的暴政进行辩护。我坦率地承认，我使用了过于激烈的措辞，这也许与传教士职业不相一致。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圣徒，但我也不能收回这些文章。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就定然是对我的对手们不敬上帝的言行表示认可，而从此以后，他们必然会乘机以更残酷的行为欺压上帝的子民。

然而，我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我不是上帝，因此，我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为自己辩护。耶稣说：“如若我说了什么有罪的话，请拿出证据来指证我。”我是一个卑微、无足轻重、易犯错误的人，除了要求人们提出所有可能反对我教义的证据来，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因此，至尊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听我说话的一切高低贵贱的人士，我请求你们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用先知和使徒的话来证明我错了。只要你们能使我折服，我就会立刻承认我所有的错误，首先亲手将我写的文章付之一炬。

我刚才说的话清楚地表明，对于我处境的危险，我已认真地权衡轻重、深思熟虑，但是我根本没有被这些危险吓倒，相反，我极为高兴地看到今天基督的福音仍一如既往，引起了动荡和纷争。这是上帝福音的特征，是命定如此。耶稣基督说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上帝的意图神妙而可敬可畏。我们应当谨慎，以免因制止争论而触犯上帝的圣诫，招致无法解脱的危险、当前的灾难以至永无止境的凄凉悲惨。我们务必谨慎，使上天保佑我们高贵的少主查理皇帝不仅开始治国，且国祚绵长。我们对他的希望仅次于上帝。我不妨引用神喻中的例子。我不妨谈到古埃及的法老、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诸王。他们貌似精明，想建立自己的权势，却最终导致了灭亡。“上帝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移山倒海。”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表示诸位高贵的亲王需要听取我肤浅的判断，而是出于我对德国的责任感，因为国家有权期望自己的儿女履行公民的责任。因此，我来到陛下和各位殿下尊前，谦卑地恳求你们阻止我的敌人因仇恨而将我不该受的愤怒之情倾泻于我。

既然至尊的皇帝陛下、诸位亲王殿下要求我简单明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尊命作答如下：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引述的圣经文句令我满意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

《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8章第23节。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

《圣经·旧约全书·约伯记》第9章第5节。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约翰·弥尔顿

1608—1674 年

英国诗人，政论家，新闻自由思想奠基人之一。生于富裕的请教徒家庭。1632 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并开始创作活动。早期作品充满请教观念和人文主义思想。1638 年旅居意大利，会见被囚禁的伽利略，深受震动。1640 年回国投身革命，属于独立派，写了大量反对封建专制、捍卫共和政体的作品。1652 年双目失明仍疾书不已。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屡遭迫害，但不向君主政体妥协。晚年穷困潦倒，在逆境中创作名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本篇发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643 年，革命阵营内的上层长老派试图与王党妥协，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检查法案。为捍卫出版自由，反对检查制度，弥尔顿以演说词形式向国会提出了这篇呼吁，全文篇幅不长，但言词犀利，掷地有声，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和对出版自由的向往。

### 论出版自由

1644 年

####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此节柏拉图书中本早有规定。但要想对家家户户的古琴、吉它逐一进行检查，此事确乎非动用 20 个以上检查官莫办；这些乐器当然都不能任其随便絮叨，而只准道其所应道。但是那些寝室之内低吟着的绵绵软语般的小调恋歌又应由谁去制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也都不应漏掉；还有坊间出售的种种装有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由谁去禁绝？20 个检查官够用吗？村里面也不应乏人光顾，好去查询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宣讲了些什么，再则都市中每个乐师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也都属在查之例，因为这些便是一般人的《理想乡》与蒙特梅那……脱离现实世界而遁入到那些碍难施行的“大西岛”或“乌托邦”式的政体中去，决不会对我们的现状有所补益；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无可逃避的环境中，更聪明地去进行立法。

---

指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一书中已有规定。

《理想乡》为英诗人菲力浦·锡特尼 1580 年以古希腊传说中的理想仙乡为背景所写的一本田园浪漫故事。这里指理想乡这类书籍。

指蒙特梅那所写的那类书籍。蒙特梅那为葡萄牙诗人与作家，代表作为《多情的黛亚娜》，内容写牧人与牧女间的恋爱故事。这本书是将古希腊传说中之“理想乡”移入葡萄牙语的另一尝试，曾被译为欧洲许多文字。

即《新大西岛》，培根所著的一本带些小说性质的理想国著作。

## 言论自由之利

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活鲜，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议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像一个强有力者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凛然。我觉得，人们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翮，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诳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 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怪而已；而众鸟的这种恶毒的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选自《世界名人演说精萃》

---

指力士参孙，见《旧约·士师记》16章13~14节。

指当时议会中反对言论自由的保守派。

## 弗里德里希二世

1712—1786年

普鲁士国王（1740—1786）。史称“腓特烈大帝”。文采出众，有“学者勇士”之美誉，据说曾与伏尔泰侃侃而谈。在位期间，推行“开明专制”，整顿财政司法，推行一系列改革，并扩充军队，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使普鲁士版图急剧扩大。其严酷的军纪和机械的训练方法，对日后的普军有很大影响。

本篇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柳坦决战前夕向将军们的讲话。其时，为争夺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展开激烈角逐，史称“七年战争”。初期对普军不利。奥军在法、俄、瑞典等国支持下步步进逼。弗里德里希深知柳坦之役关系重大，因而作了这次战前动员。他时而神色严峻，时而故作轻松，坚定的语调里流露出自信，诙谐的话语中暗藏杀机，表现了一个“学者勇士”的风采，和一个为容克地主效劳的专制君主的冷酷。

### 致众将军

1757年12月3日

先生们，你们不会不知道，正当我们忙于阻击法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时，这里却陡降不幸。施魏尼茨陷落了；伯弗恩公爵败北了；布雷斯劳失守了；我们的粮草弹药全完了；西里西亚也大部分沦陷了。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无限信任你们和你们的素质，而你们作为祖国的勇士和儿子，多次显示过这种素质，我目前的尴尬处境将使我难以应付。你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是战功显赫。你们为国和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并将永志不忘。

因此，我对这次战役也十分自信。祖国有权期待你们拿出勇气，你们不会缺乏勇气。决战时刻已经来临。如果让奥军继续盘踞西里西亚，我便一事无成。我要晓告诸位。查理亲王的兵力虽两倍于我，但我要冲破战争艺术的束缚，哪里发现敌军，就在哪里进攻。问题不是在于敌军的数量，或是他们占据了有利位置。我们依靠勇气，依靠缜密的计划就能成功。我必须铤而走险，否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我们必须打败敌军，否则，就让我们在敌军炮火下为国捐躯。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一战役的，我就要这样行动了。

把我的决心传达给全体官兵吧。让他们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考验吧。告诉他们，我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至于你们，我想到你们是普鲁士人，难道我会认为你们会辜负这一称号吗？但是，如果诸位之中有人怕与我分担这一切风险，他可以今晚就退伍，而不会受到任何斥责。哈哈！我知道，你们谁也不会背弃我。那我就仰仗诸位的帮助，并相信必然会赢得胜利了。

在此次战役中，一旦下令出击，如果骑兵不全力以赴冲向敌阵，我就在战斗结束后叫他立即下马，叫他充任留守部队；如果步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犹豫、胆怯或拿不住军刀，我就割去他的军服上的花饰！好啦、先生们，晚安！过不了多久，我们要么已经打败敌人，要么就永远见不着了。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749—1832 年

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杰出代表。早年学习法律，深受卢梭、斯宾诺莎等人著作影响。1771 年结识狂飙运动领导人赫尔德，投身于反对封建割据、呼唤民族统一、提倡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文学运动。1775 年应魏玛公爵邀请，出任枢密顾问，提出由上而下社会改革方案。每每无法实现，逐渐对官场感到厌倦。1876 年旅居意大利，钻研古代艺术，萌发“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归国后一度潜心创作。1794 年与席勒结为知己，双双为促进古典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少年维特之烦恼》、长诗《列那狐》、自传《诗与真》、剧本《哀格蒙特》和《塔索》等，堪称世界文学之瑰宝。

本篇原定在歌德的家乡法兰克福举行莎士比亚纪念活动时发表，但因故未果。这是一篇优秀的凭吊散文。文采飞扬，情理交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莎士比亚的仰慕，使人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才思。

### 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

1771 年 10 月 14 日

我们希望，在命运好像把我们带回乌有之乡时，还能留芳世间，这种希望，据我看来，是我们一种最崇高的情绪。诸位先生，人世生命，对我们灵魂的期望说来，实在是太短促，它证实，所有的人，无论是最卑贱或最高贵，最庸碌或最有才能，宁可对其他一切感到厌倦，而不会厌倦生命；它证实，没有一人到达他当初向往的目标——因为无论他经历了多长的中途，最后还是倒下，而且往往在期待的目标已经在望的时候，他倒下天知道谁替他挖掘的墓穴，从此归于乌有。

归于乌有！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一切，通过我自己我才认识一切！每个意识到自己的人会像上面这样喊着，他跨着巨大的步伐越过生命，而这个生命为了彼岸无限旅程作着准备。当然每人的步伐大小有所不同。有人以漫游者最快速步伐出发，可是别人却穿上七里靴 越过了他，后者的两步标志了前者一天的路程。不管事情怎样，空虚勤奋的漫游者还是我们的惊讶和尊敬，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把我们的和他的步伐相比。

诸位先生，让我们动身上路吧！只要观看一下这样的一步步伐，会使我们的灵魂，比注视千足蠕动的王妃仪仗队伍 还感到更大的兴奋激昂呢。

我们今天对最伟大的漫游者表示景仰的怀念，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尊敬。我们懂得去尊重的业绩，那些业绩在我们胸中也已有了萌芽。

请不要期待我写下很多很有头绪的话来，和平安静的心绪不是节日的服装；到现在为止我关于莎士比亚想得还是很少，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至多是一种预感，一种感觉而已。我初次看了一页他的著作之后，就使我终身折服；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我认识到，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我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

---

七里靴：童话中神奇靴子，穿上这路靴子，可以一步七里。

王妃仪仗队伍：1771 年奥地利公主玛丽·安东奈特出嫁法国路易十六，途径法国边境城市斯拉斯堡。

扩展；对我说来一切都是新奇的，前所未闻的，不习惯的光辉使我的眼睛酸痛。我渐渐学到了怎样去用视力，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我现还亲切地感到，我获得了些什么。

我没有片刻犹豫地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像力的讨厌的枷锁。我跳向自由的空间，这时我才觉得有了手和脚。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讲规则的先生们在他们的洞穴里对我加了多少摧残，并且还有多少自由的心灵在里边蹒跚着，因此，要是我不向他们宣战，不每日寻思着去攻破他们的牢狱，那我的心要激怒得爆裂了。

法国人奉为规范的希腊戏剧有着这样的素质和外形，以至若使让高乃依去效法索福克勒斯的话，那要比一个法国伯爵摹仿阿尔克比亚德斯还要难。

悲剧原先是祭神典礼中的插曲，后来有了庄严的政治的意义，它把祖先们个别的伟大行动显示给人民看，它有着完善事物所具有的纯洁的朴素性，它在心灵中激起了完整的、宏伟的感情，因为它本身也是完整和宏伟的。

在哪一种心灵中（激起这样的感情）呢！

在希腊人的心灵中！这话是怎么讲呢，我不能给以解释，但我感觉得到它的意思；我简单扼要地请荷马、索福克勒斯、忒奥克里特作我的证人，因为他们教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要赶紧追加一句话：微小的法国人，你拿了希腊人的盔甲做什么呢，它对你说来是太庞大太沉重了。因此所有法国悲剧也就都是对自己的嘲弄而已。

它们的情节这样不规则地进行着，它们像一双鞋那样地相似，有时也很无聊，一般来说特别在第四幕中，这些事情先生们都不幸地经历过，我就不再谈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第一个想起把政治历史大事搬上舞台的，感到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就此题写一篇分析性的论文。我怀疑是否创始此事的荣誉应该归于莎士比亚；至少他使这类戏剧达到迄今为止看来还是极致的高度，很少人的目力能望到这样高，也更难希望有人能眺望更远或者超越这个高度。

我的朋友莎士比亚，你如果还活在我们中间，那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生活，假如你是俄瑞斯忒斯，那我多么愿意做他的配角皮拉得斯，这要比做得尔福神庙里的祭司长，这个尊严的人物，还要强。

诸位先生，我要中断一下，明天再继续写下去，因为我现在的语调虽然是从我的心底发出，可是对于你们说也许不太有益。

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一个美丽的百像镜，在镜箱里世界的历史挂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的线索上从我们眼前掠过。他的布局，按照普通的措辞来说，不像什么布局，但他的剧本全部围绕着一个点旋转（这个点还没有哲学家看见和确定过），我们自我的特殊性，僭拟的自由意志，与整体的必然的过程在这一个点上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趣味使我们眼睛周围升起一阵这样的迷雾，以致若要使我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几乎需要把世界重新创造。

---

阿尔克比亚德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贵族，苏格拉底的门弟子，雅典政治家和统帅。

忒奥克里特：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牧歌诗人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为报父仇，杀了母亲，被复仇女神追踪，皮拉得斯始终路随着他。两人是希腊神话中忠实友谊的象征。

所有法国人和受到传染的德国人，甚至魏兰 也在内，在这一事情上，正如在好些别的事情上，没有使自己增添光荣。从来以毁谤一切至尊为他的职业的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证明是一个真正的特尔西脱。假如我是乌里西斯的话：他要在我的杖下把背都扭歪了。

这些先生们的大多数对他的人物性格特别感到不满。

而我却喊道：这是自然！这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于是大家都来围攻我了。

他跟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一划地学习他去塑造人类，只是这些人类有着无比巨大的身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不出自己弟兄的原因了；随后他用自己的精神呵了一口气，使他们都变成活人，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听到他自己的语言，人们可以认出这些人物的血统渊源来。

而我们这一世纪，却胆敢在自然的问题上作出判断吗？我们这些人从童年起在自己身上所感到和别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些束身的带子和矫揉造作的打扮，我们能从哪儿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呢！我时常在莎士比亚面前感到羞惭，因为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起先一看，觉得某一点我不会那样写的。但后来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可怜虫，自然借莎士比亚的嘴说出真理，而我的人物却是些传奇小说里的怪诞幻想所吹成的肥皂泡而已。

现在要说几句结束语，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呢。

高尚的哲学家们关于我们的世界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 一样。

他带领我们游览全世界，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没有经历的人遇见任何一种奇异的蝗虫时，便喊道：天啊，它要把我们吃掉了。

起来吧，诸位先生！吹起号角，把所有高贵的心灵从所谓文雅趣味的乐园中唤醒，他们倦眼惺忪，在无聊的朦胧中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心底里有着热情，骨子里却没有精髓，既不是太困要去睡眠，却又是太懒不能活动，在桃金娘和月桂树丛之间游荡，打着呵欠消磨他们影子似的生存。

选自《名人演讲录》

---

魏兰所译成德文散文的莎士比亚剧本（1762—1768）当时深受欢迎，其评注中有对莎士比亚的趣味非难之处。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丑角特尔西脱，谩骂统帅阿伽门农，为乌里西斯所杖责。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极北部苔原区。

埃德蒙·伯克

1729—1797 年

英国政论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律师之家。1750 移居伦敦，入中殿律师学院进修。曾研究美学，受到狄德罗、康德、莱辛等哲学家和美学家们的关注。1765 年任辉格党议会领袖罗金厄姆侯爵的秘书，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770 年发表《关于当前年不满情绪的根源》一文，揭露国王乔治三世任人唯亲，违背宪法精神，主张政府要员应由人民交付议会选定。1774 年当选议员，继续为削弱王权、维护议会政治而努力。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持温和立场，反对政府采取轻率政策，要求与殖民地和解。为此，曾在议会发表过几篇著名演讲，本文为其中之一。

### 论与北美的和解

1755 年 1 月 23 日

我的观点与其说是赞成诉诸武力，不如说是同意采用精明的管理方式；为了要在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有益的从属关系中保护一个人数众多、积极主动、日益发展、生气勃勃的民族，我们不仅应当把武力看作令人憎恨的工具，而且应当视为软弱无效的手段。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武力的作用只能是短暂的。这也许能暂时压制一下，但避免不了需要再次进行镇压；而对一个需要不断征服的民族是无法统治的。

其次，我的异议在于使用武力的不确定性。恐怖并非总是可以通过武力来达到的，而武装力量也不总是意味着胜利。如果你不能获得成功，那你就黔驴技穷，再也使不出别的什么良策了。因为，如果和解失败了，武力手段依然存在；可是，倘若武力无法取胜，那么和解的希望就不复存在了。亲善有时可以带来权力和权威，但是，在穷兵黩武并遭到失败后，就决不可能通过乞求而得到权力和权威了。

再次，我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是，你们为了拥有北美所作的努力反而伤害了北美。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非就是你们想重新恢复的事业，因为它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原有的价值，遭受了损害和消耗殆尽。唯有完整无损的北美才能遂人心意。我不愿消耗北美的力量而同时又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消耗的正是英国的力量。

最后，我们在统治各个殖民地的过程中，尚未有过那种赞成以武力作为统治方式的任何经验。这些殖民地之所以得到了发展并带给我们利益，一向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先生们，这些就是我对那种未经检验过的武力方法持有不同看法的理由。许多绅士似乎已深深地被这种采用武力方法的观点所迷住，尽管我对这些绅士们在其他各个方面所持的观点怀有崇高的敬意。

可是，除了北美的人口和商业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因素，它促使我形成了关于管理北美应奉行何种政策的观点——我是指北美人的性格与特征。在北美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是最显著的特征。

各殖民地的人民都是英国人的后裔。英格兰珍惜自己的自由；我希望，它仍然尊重这种自由。当这种酷爱自由的性格压倒一切的时候，许多殖民者

离开了英国而移居他乡；当他们想摆脱你们控制的时候，他们就具有这种追求自由的倾向。因此，他们不仅献身于自由，而且是依照英国人的理想和原则献身于自由的。如同其他纯抽象事物一样，抽象的自由是无法找到的。自由根植于某种明智的目标之中；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形成了某种特别喜爱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就成为他们获得幸福的标准。先生们，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历来是围绕征税问题展开的。而在古代各城邦，绝大多数斗争主要是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选举问题，或者是指向国家各个等级之间力量对比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钱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迫切的。但英国的情况就不同了。精悍的笔力和雄辩的谈锋无不针对税款问题；这些伟大的精神既能充分发挥作用，又深受其害。

我并不想对这种精神作过分的夸奖，也不想对产生这一精神的道德原因加以赞扬。或许，北美人若拥有一种较为平静和随和的自由精神，将更能为我们所接受。或许，自由思想是值得向往的，但应同我们这种专横的、无限制的权势相和解。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殖民地人民能够为我们所说服，即他们在我们（作为他们处于永久性少数民族地位的监护人）的托管之下，他们的自由较之由他们自己所掌握的任何一部分自由都会安全得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精神是否值得赞扬或应受到指责。那么，以上帝的名义，我们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呢？

我的观点是，在不考虑我们不论是出于权利而作出让步，或者出于行善而予以承认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允许殖民地人民具有宪法所赋予的权益，并且，要在议会公告上刊登这种承诺，使他们获得如同事物天性将能给予的那种强有力的保证。

至于讲到殖民地对英国的税收、贸易或帝国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不论是对其中一个方面还是对所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对北美在不列颠宪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充满信心。我所以支持殖民地，因为这是一种亲密的情感，它产生于相同的姓氏，同源的血缘，相似的利益以及公民在法律上所拥有的平等的监护权。这些就是纽带。虽然它们像空气一样轻盈，却也像铁链一样坚固。殖民地应该永远怀有那种同你们的政府连接在一起的公民权思想。他们将同你们紧密连在一起，天下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他们的效忠。可是，你们应该懂得，政府是一回事，而他们的特权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无需相互依存。粘合剂已脱落，凝固力已松懈，一切都在迅速地衰败和解体。只要你们有智慧使我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成为自由的殿堂，成为奉献给我们共同信仰的神圣的殿堂，那么，在上帝选定的种族和英格兰儿子们朝拜自由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将转向你们。他们的人数越增加，你们的朋友就越多。他们愈是炽烈地爱自由，就愈变得顺从。

我深信，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让我为和平的殿堂铺下第一块基石。我提请各位注意：大英帝国所属北美殖民地和种植园共有 14 个相互分离的政府；该地的自由居民已超过 200 万，而且还在增加；他们还没有获得向英国议会选派议员或市镇代表以代表自己的自由的特权。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乔治·雅克·丹东

1759—1794 库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律师之子，曾承父业并供职于巴黎高等法院。

深受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影响，崇尚自由、平等，积极投身反封建革命洪流。力主废黜国王，实行共和，几度任革命政府要职，领导国人奋勇抗击欧洲封建势力的武装干涉，捍卫革命果实。后期转为温和，鼓吹和平、宽容，主张人道、法制，反对恐怖统治，加之爱财贪色，为当时主政的革命派所不容，1794 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但报效祖国矢志不移。据称被捕前愤然斥责劝逃者曰：“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

为人豪爽，热情奔放，能言善辩，素有“平民演说家”美誉。频频慷慨陈词于大庭广众，或抨击时弊，或分析局势，或展望未来，屡有名篇佳句流传于世。以下两篇演说均作于革命危难之际，是其演说风格的突出写照，尤以“勇敢，勇敢，再勇敢！”篇为佳。

### 勇敢，勇敢，再勇敢！

1792 年 9 月 2 日

作为自由民族的部长，十分满意的似乎是能够向人民宣告，国家即将得救。全国都沸腾了，都激昂了，都渴望投身到战斗中去。

大家知道，凡尔登尚未陷入敌手，守城部队发誓要将第一个提议投降的人处死。

我们的人民一部分将奔赴前线守卫边疆，一部分将留下挖沟筑壕营建工事，其余的人则手持长矛保卫城市内部的安全。巴黎将大力支持这些壮举。国民公会委员们将庄严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奋起保卫祖国。在这样的时刻，你们可以公开宣告，首都巴黎值得全法兰西的尊重。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公会成了真正的战争委员会，我们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起指挥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指派特派员支持并协助实施这些重大措施。我们要求把任何一个拒不供职或拒绝提供武器的人判处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发布正确的指令以指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派信使到各郡去，把你们在这里发布的各种命令通告他们。我们将要敲响的不是危险的报警号，而是向法兰西的敌人发起进攻的冲锋号。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兰西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凡尔登为法国东北部重镇。1792 年普奥联军入侵法国，于 8 月 30 日迫临城下，大举围攻，使巴黎人心惶惶。

## 让法兰西获得自由

1793年

向诸位介绍的总体考虑属实。但在现时，灾难既已袭击我们，因此，与其检查引起灾难的原因，不如迅速补救和消灾除难。大厦着火时，我决不同盗窃家俱的流氓为伍，我去灭火。因此，我告诉诸位，迪穆里埃的急件应该使你们相信：你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拯救共和国。

迪穆里埃拟定了一个为他的天才增光的计划。我将给他比我近来所给予的更多的公正和赞扬。3个月前，他通知执行机构即公安委员会说，如果我们不能大胆地在隆冬季节进攻荷兰，立即对英国宣布我们实际上早已在进行的战争，我们就会给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使我们的战争倍加困难。既然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他的这天才预见，现在就必须改正我们的过失。

迪穆里埃没有气馁。他正在荷兰中部，他将在那儿找到军需品。为了打败我们的一切敌人，他需要的仅仅是法兰西人，而法国有的是公民。我们会自由吗？如果我们不再想要自由，就让我们死去吧，因为我们全都宣誓过要自由的。如果我们想要自由，那就让大家来捍卫我们的独立吧。你们的敌人正在孤注一掷。皮特认识到他将失去一切，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们能攻占荷兰，击败迦太基，英国就只能永远为自由而存在！如果自由征服了荷兰，甚至连现时统治英国人民的商业贵族本身也会奋起反抗政府进行这场反对一个自由民族的专制战争。他们将会推翻这个愚蠢的内阁，因为它以为旧制度的方法能够扼杀法兰西横溢的自由天才。一旦为了商业利益而推翻这个内阁，自由党派就会出现，因为它并未死去！如果你们知道自由的责任，如果你们的特派员立即出发，如果你们向渴望消灭形形色色暴政的异乡人伸出手去，法国就会得到拯救，世界就会获得自由。

那么，迅速派出你们的特派员吧！全力支持他们吧！让他们今天晚上，今天黄昏就出发吧！

让他们去对各富裕阶级说，欧洲贵族必须向我们的力量投降，必须偿还欠下的债，不然，你们就得偿还！人民一无所有，只有热血——他们对此毫不吝惜！那 goes 吧，造反的人，毫不吝惜你们的财富吧！（暴风雨般的掌声）公民们，看一看等待你们的公正的命运吧。什么！你们有整个国家作杠杆，有国家的理性作支点。却尚未使世界翻转！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坚强和毅力，而在实际上，我们缺少这些。我把各种情感都置之一旁，除了对共和国利益的炽爱以外。

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当敌人到了巴黎大门口时，我曾对那些统治者说：“你们的讨论是可耻的。我能看到的只有敌人。（热烈鼓掌）你们用争吵使我厌倦，而不是致力于共和国的安全！我斥责你们，你们都是祖国的叛徒！我把你们都看作一丘之貉！”我对他们说：“我对自己的名誉何虑之有？让法兰西自由，虽然我的名字被诅咒！”我被人称作“饮血者”又有何虑？好吧，让我们痛饮人类仇敌的鲜血吧，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让我们斗争，让我们获得自由。有人担心，特派员的启程会削弱国民公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

---

法国将军（1739—1823），1792年6月任北方军司令，同年9月在瓦尔米战役中击败入侵的普鲁士军队，迫使普军撤出法国。翌年2月攻入荷兰，连连失败。

英国首相（1783—1801年，1804—1806年），托利党首领，仇视法国革命，为欧洲反法同盟组织者之一。

部分。莫须有的担心！处处奋力抗争吧。最令人愉快的公告莫过于向人民宣布：压在他们身上的巨额债务将由他们的敌人偿还，或者，富人们不久将不得不偿还。国家的形势是严酷的。价值的流通已失去了平衡。劳动者的白天毫无必要地延长了。采取一项重大的纠正措施势在必行！让我们做荷兰的征服者，并使共和派在英国重新振作起来；让我们将法兰西推向前进，这样我们将流芳百世；让我们完成这些伟大的使命吧！不要再辩论了，不要再争吵了，这样的话祖国就能得救。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

1758—1794 年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廉正立身，享有“不可收买者”之美誉。曾任律师，酷爱哲学，崇拜卢梭。1789 年当选为阿拉斯市三级会议代表，从此投身革命。制宪会议期间，因提出不少民主措施而深孚众望，成为雅各宾派领导人。1792 年 9 月选入国民公会，力主处死国王和抗击外敌。1793 年 5 月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主雅各宾专政。执政期间，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以革命恐怖手段粉碎了国内外敌人颠覆共和国的阴谋。革命后期，先后镇压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毁坏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盟。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政变中逮捕，次日被处死。

罗伯斯比尔的演说素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和滔滔不绝著称。

### 路易应当死，因为社会必须生！

1792 年 12 月 3 日

大会已经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真正的问题。这里并不要搞什么诉讼案。路易不是一个被告人。你们也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你们只能是政治家和国民的代表。你们无须为赞成或反对某一个人而宣布判词，但是要采取一种救国措施，要采取一种作为国家保护人的行动。在共和国内，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只有两种用处：要么扰乱国家安宁和动摇自由，要么加强安宁和自由。可是，我肯定地认为，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讨论的性质是直接违反这个目标的。实际是，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健全的政策该拿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呢？这就是要把对王权的鄙视深深地铭刻在人的心里，并使国王的所有拥护者都惊惶失措。因此，要把他的罪行作为一个问题、把他的动机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们忙于最严肃、最认真、最困难地进行讨论的对象那样，向全世界说明。在对他过去曾是一个怎样的人和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之间所出现的难以估量的距离的诚实的回忆，正好找到了之所以还使自由处于危险中的秘密。

路易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仅凭这两句话，已经决定了你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著名的问题。路易由于他的罪行而被废黜。路易指责法国人民是叛乱者。为了惩罚人民，他曾召唤他的同僚——暴君们的军队。胜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是叛乱者，因此，路易不能再受审，他已经被定罪，而共和国也并未死亡。提出起诉路易十六，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方式，都是向君主的和立宪的专制的倒退。这是一种反革命思想，因为它把革命弄成有争议的事情了。事实上，如果路易还可以成为一个诉讼案的对象的话，那末他可以被赦免，他可以是无罪者。我说什么呢？他在被审判以前就已经被假定为无罪者了。然而，如果路易可以被赦免，可以被假定为无罪者，那末革命又成了什么呢？如果路易是无罪者，那末自由的一切保卫者倒成了恶意中伤者了，叛乱者倒是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了，外国宫廷的所有声明倒只是反对一个执政的捣乱集团的合法抗议了。到目前为止，路易受到的监禁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的欺负了。结盟军、巴黎人民、广大法国的所有爱国者都是罪人了。而在这个合乎常理的法庭里进行的罪行和美德、自由

和暴政之间的巨大诉讼案，最终的判决竟会是有利于罪行和暴政的了。

公民们，请你们小心。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正在被一些虚假的概念所欺骗。你们把民法、人为法的准则同国际公法的原则混淆了；你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同国民和一个阴谋反对他们的那个敌人之间的关系混淆了；你们也把在革命中的人民的地位同处于一个稳固的政府之下的人民的地位混淆了。

你们把在保持政府的形式下惩治一名公职人员的国民同摧毁政府本身的国民混为一谈。我们正在把依存于我们从未运用过的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同我们所熟悉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样，由于我们习惯于看到我们作为见证人的犯罪行为都是按历来的准则审判的，我们自然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国民是不能用其他准则来公正地惩处一个侵犯他们权利的人的。而且在审判的场合，我们看不到一名陪审官、一个法庭、一种诉讼程序，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司法权。我们把这些术语用到它们平常表达的不同于我们的概念的概念上去，这些术语本身就把我们搞糊涂了。正是这种习惯的自然的威力，使我们把最专横的惯例、有时甚至是最不完善的规定看作真与假、正义与非正义的最绝对的准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大部分人还必然会坚持专制政权给我们养成的偏见。我们曾长期屈服于专制政权的桎梏。以致我们很难把自己提高到永恒的理性的原则上来。而所有的追溯到一切法律的神圣来源上去的东西，在我们看到似乎都有一种不合法性，自然秩序本身在我们眼里也好像是一片混乱。一个伟大民族的壮美运动，美德的崇高的跃进，在我们的胆怯的目光中往往显得像是火山的爆发和政治社会的颠覆。当然，我们存在的习俗软弱、精神堕落与我们敢于追求的作为自由政府前提的原则纯洁、性质坚强之间矛盾，并不是引起我们混乱的较小原因。

当一国国民被迫行使起义权时，对暴君来说，国民回到了自然状态。暴君怎么还可能引用社会公约呢？他已经把公约销毁了。在关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如果国民认为适当的话，可以保留公约。但就暴政和起义的结果而言，却是暴君与公约关系的完全中止，并彼此构成战争状态。法庭、司法程序只是为了社会成员才设置的。

设想旧宪法可以支配国家的这种新秩序，这是一种明显的谬误，这会被设想为该宪法本身还在生效。取代这一宪法的是什么法律呢？是自然法，是作为社会本身的基础的法。惩处暴君的权利和废黜暴君的权利是一回事，并无形式上的不同。起诉暴君就是起义；对他的判决就是他的权力的崩溃；对他判刑就是人民的自由所要求给予的处分。

人民不像法院那样进行审判；他们并不作出判决，而给以霹雳般的打击；他们不给国王们定罪，而让国王们归于湮灭，这种裁判不亚于法庭的裁判。如果这是为了他们的获救，他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话，他们又怎么会坚持采取一种对他们有新的危险的惩处方式呢？

路易十六诉讼案！然而这个诉讼案如果不是向某一个法庭或大会控告起义，又是什么呢？当一个国王业已被人民推翻时，谁有权利使他重新出场，成为制造混乱或叛变的新的借口，而这种做法又会产生什么别的后果呢？给路易十六的辩护者开辟一个活动场所，你们就是重新挑起专制主义反对自由的争吵，你们就是认可那种咒骂共和国和人民的权利，因为保卫过去的专制君主的权利涉及到与他的案情有关的一切权利。你们在复活所有的捣乱集

团。你们在活跃、鼓舞已经沉睡了的保王主义：人们将能自由地表示赞成或反对保王主义。路易的辩护者将能在你们的律师席上和你们的讲坛上公开宣扬那些准则，并被人到处重复宣扬，难道有什么比这更合法、更自然的吗？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各个方面给它挑起敌手，让它在摇篮里遭到攻击，这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呀！请你们看看，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多么快的进展。

有人援引宪法来为王权张目。这里，我避免重复由那些轻蔑地驳斥这些怪论的人所阐述的所有无可争辩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对那些未能信服这种论点的人说一句话。宪法禁止你们做过的一切事情。如果只能用废黜来惩罚路易，你们也不能不经过预审他的诉讼案就宣布这一废黜。你们没有权力把他关在监狱里。他有要求你们释放和损害赔偿的权利。宪法谴责你们：你们去俯伏在路易十六跟前，请求他的宽恕吧。

就我而言，我会为认真地争论宪法上的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感到脸红。我把它们丢给学校或者法院，最好丢给伦敦、维也纳和柏林的内阁去讨论。当我确信这是一种会令人气愤的讨论时，我是不会长久地争辩下去的。

有人曾经说，这是一个重大案件，应当明智而慎重地进行审理。这是你们把它弄成一个重大案件的！你们发现它重大成什么样子了呢？是有处理上的困难吗？不。是由于这是一名显赫的人物吗？从自由的观点看，他是一个最卑鄙的人；从人道的观点看，他是一个最有罪的人。他只能使比他更恶劣而残忍的人敬服他。这是由结果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吗？这正是应当加紧处理这个案件的理由。一个重大案件，这是人民法律的一种设想；一个重大案件，这是受专制暴政迫害的不幸者的一种案件。你们劝告我们无限期地延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你们担心伤害人民的舆情吗？似乎人民本身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的受委托人的软弱无力或追名逐利；似乎人民是一群卑微的奴隶，愚蠢地依恋着已被他们驱逐掉的那个愚蠢的暴君，不惜任何代价甘心处于低下的被奴役地位。你们讲到舆情，不正是你们在指导舆情、强化舆情吗？如果舆情走入歧途，如果它堕落，那么不责怪你们自己又该责怪谁呢？你们害怕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你们的外国的国王吗？啊！战胜他们的方法，大约就是要显得害怕他们吧！使专制君主们陷于混乱的方法，大约就是尊重他们的同谋者吧！你们害怕外国的各族人民吗？这么说，你们还相信对于专制暴政有天生的爱。那末，你们为什么又渴望得到解放人类的光荣呢？是什么样的障碍使你们设想那些并未为人类权利宣言所震惊的国民将会由于惩办他们的一名最残暴的压迫者而恐慌呢？最后会有人说，你们担心后代人的看法。是的，后代人的确将会为我们言行不一和意志薄弱而吃惊，我们的后代将既嘲笑这种自以为是，也将嘲笑他们的先辈的种种偏见。

不过，一个在还没有由公正的法律巩固起来的革命内部的被废黜了的国王，仅仅国王这个名称，就会给这个动荡的国家招来战争的灾难，无论坐牢或流放，都不能使他的存在对公共幸福毫无干系。这个为司法权所承认的通常法律上的残酷的例外，就只能归咎于他的罪行的性质了。我不得不宣布这么一条必然的真理。确实，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节选自《罗伯斯比尔选集》

## 让—保罗·马拉

1743—1793年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生于清贫的教员家庭，曾从事医学和物理学研究，为眼疾物理疗法创始人。

受唯物论和百科全书派影响，开始从事进步政治活动。1774年发表《奴隶制的锁链》，抨击封建制度。法国革命爆发后，创办《人民之友报》，宣扬暴力革命，倡导革命专政，为采取最激进的民主措施的有力发言人。1792年选入国民公会，力主处决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5月底参与领导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马克思语）并发展到最高阶段——雅各宾专政阶段。同年7月，被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女青年用匕首刺死。

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争夺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因激进态度而受到诬陷和指控。本篇系在革命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虽身为被告，但毫无惧色，据理力争。无数民众涌入法庭，声援这位“人民之友”。结果，马拉无罪获释，重返国民公会。

### 辩 护 词

1793年4月24日

下面我要谈一下控告状。这份控告状是由立法委员会提出的，而委员会委员几乎全部是我的死敌，全部是派系成员。控告状的起草如此欠考虑，以至从字面上看，就具有愚昧无知、弄虚作假、疯狂残暴等特点。一眼即可看出，控告状明显充斥着自相矛盾，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它同借以为据的“控告决定”格格不入。因为控告状并没有提及由雅各宾派起草并经过我签署的通告——这构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然而，导致作出“控告决定”的恰恰是这份通告。

我在指出这份控告状如何荒谬而没有根据的时候，很为委员会感到害臊。由于雅各宾派的通告包蕴着真正的共和派观点，由于我的“山岳派”同仁几乎都在上面签了名，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所起诉的主要罪状，而被迫采取权宜之计。他们将多月来湮没在案宗尘埃中的、我的一些作品翻捡出来加以引证，并且愚蠢地对我的其他一些作品重新加以谴责——该议题曾经列入议事日程而国民公会拒绝进行讨论，正如我下面所要证明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来证明控告状是非法的。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它依据的完全是我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写进我的作品发表之前，几乎全部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阐述过。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是对我的议会中一直未能予以阐释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揭露阴谋，撕下卖国贼的假面具，并提出有效措施。“制宪法案”第5条第7款明文规定：“国民代表

---

指吉伦特派。

雅各宾派为法国大革命中最有影响力，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1793年4月5日，马拉以该派总部主席的身份向下属发布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撤换不忠诚的议员，清洗革命队伍，引起吉伦特派的不满和恐慌。

即雅各宾派。

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因他们在执行其代表职责的过程中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搜查、控告和审讯。”

因此，“控告状”是无效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根本大法。国家宪法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废除。它所以无效，还在于它侵犯了属于人民代表的最神圣的权利。

我充分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不包括阴谋反对国家，肇事损害自由的权益，侵犯公民权利或危害公众安全。但是，它一定允许公民怀着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和为促成自由胜利的神圣目的而说话、写作和办事。这项权利是国民代表的职责本身所固有的。没有这项权利，忠诚之士就不可能保卫祖国及他们自己，就不可能防止卖国贼的压迫和奴役。

制宪议会中的爱国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代表不受侵犯和不受攻击，有必要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同暴君进行斗争和完成革命。因此，他们早在成立国民公会之前，就急切地在1789年6月23日通过了著名法令，使这项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深切的感到，这项权利是每一项公职所固有的，因而将它扩展到每一个司法机构，每一个行动机构，乃至结合在公民大会中的全体公民。

没有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还能在反对阴险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时维持一时半刻吗？没有它，在一个腐败的议院里，无限眷恋祖国的少数代表如何能揭穿力图压制祖国或给祖国戴上桎梏的卖国贼的假面具？

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少数远见卓识，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如何能挫败一大帮阴谋家的诡计？人们可以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来判断这一点。如果一帮政客能够用伪造的借口攻击我，把我逐出国民公会，拉我上法庭，把我监禁起来，置我于死地。那么，明天，他们就能用其他借口攻击罗伯斯比尔、丹东、科洛·德布瓦、帕尼斯、兰代、卡米耶、大卫、奥杜安、莱盖利、莫尔、迪皮伊、雅武盖、格拉内以及其他各位勇敢无畏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他们将会用恐怖手段来遏制其他人。他们将篡夺国家统治权。他们将把迪穆里埃、科布尔、克莱费伊——他们的同谋凑到一起。他们就会得到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亡命者”的支持，就会在一个要割断所有著名爱国者咽喉的国王手中重新建立专制国家，他们就会用国家财富来资助上等人。所以，因我的政治观点而控诉我也是对全体国民代表的攻击。我并不怀疑，随着爱国的委员们的归来，公会很快就会感到其危险的后果和不祥的结局，并且将会为它竟然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控告状而感到羞愧。它很快就会急于予以废除，因为这份控告状破坏了公众的自由。

控告状的荒谬不仅在于它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全部自由，攻击了国民代表。更在于委员会违反了一切原则，把国民公会变成了一个刑事法庭。因为这个委员会促使公会恬不知耻地宣布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判决，以致没有对任何一份案卷进行预审，甚至没有问一问这些作品是不是我写的，就裁定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扶植一种威胁人民主权的势力，使国民公会蒙受耻辱，煽动解散公会等等。

但显得难以置信的是，委员会竟不顾礼节，不知羞愧，毫不留情地降死刑于我头上。他们还引证刑法条款，宣判我死刑。我不怀疑这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多少政客一直苦恼于未能囚我于监狱，压制我的声音，限制

我的笔头？那个凶残的拉卡兹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他不就像迪穆里埃和科布尔要求吉伦特派那样，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公会剥夺我的公民权吗？因此，控告状只是一份不得不执行的、真正的“交付宣判的裁决”。

最后，还应指出控告状是一纸慌言和捏造。它指控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指控我要设立“国家元首”，还指控我侮辱并要解散公会等等，只要读一下我的作品就会得到相反的证明。我要求连贯地披读受到指责的那些部分。因为了解一位作家的思想，不是通过挂一漏万和断章取义，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判断它们的含义。

如果披读之后还留有疑问，我将在这里当场释疑。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一种正式程序，将业已同意的裁决交给宣判法官在公开开庭时宣判。

## 拉扎尔·卡尔诺

1753—1823 年

法国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堡垒防御工事专家。曾任工程兵上尉，投身 1789 年革命后负责莱茵方面军军务。1792 年选入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次年参加救国委员会并负责军事工作，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战役。因不满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政策，转而支持热月政变。1795 年任督政官，与巴拉斯不和，曾被迫流亡德国。1800 年被拿破仑召回，任陆军部长。因主张维护共和制，反对拿破仑称帝，遂退出政界，悉心研究军事和数学。1814 年被委任守卫安特卫普，百日王朝时期曾任内政大臣。1816 年被作为弑君者驱逐出境，此后侨居国外，直至谢世。

本篇发表于国民公会。当时，拿破仑已颁布共和十年宪法，规定执政府第一执政终身任职，并有权任命后继人，准备建立资产阶级帝制。卡尔诺对此大为不满，拍案而起，抚今追昔，讴歌共和，反对帝制。当他发现自己已无力阻止拿破仑的企图时，便愤然弃官而去。

### 反对实行帝制

1802 年

我无意贬低首席执政官 所受到的赞扬。仅以他赐予我们民法典而言，他的英名值得我们永志不忘。但是，无论一个公民为祖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都必须在国家认可其功绩的范围内获得荣誉。如果这位公民恢复了公众的自由，成了国家的恩人，却又要人们牺牲自由作为回报，这难道合适吗？不！这岂不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国家变成私人的世袭家产吗？

自从有人提议要法国人民通过投票把执政府改为终身制机构，大家便看出了该提案的处心积虑及其最终目的。事实上，带有明显的君主制色彩的机构正在接二连三地迅速成立。然而，每当看到这种情形，人们总是从维护自由的角度出发来安抚内心的不安和疑虑，以为这些新建立的机构和新作出的安排，为维护自由提供了最高层次的保护。

当时，我曾投票反对终身制的执政府；现在，我要投票反对一切重建君主制的企图。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这样做决无煽动党派争斗之意；因为我并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并不带有任何其他的感情色彩，唯有为公众利益着想的一腔热情，这种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去捍卫人民的事业。

我始终绝对服从现行的各项法律，尽管这些法律毫不使人感到悦意合理。我本人曾不止一次由于忠诚于法律而备受其害。不过，今天我并不打算旧题重谈。因此，我郑重宣布，我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反对这一提案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秩序，它将得到大多数公民的赞同和支持。在反对这一提案的时候，我应该首先协调自己的行为，按照符合宪法的政府的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我全部的遵从。作为社会一员，你们能否也像我一样，真诚而无私地立下这一誓言？

---

指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从 1800 年起主持编制《民法》，该法典“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变成法律”（恩格斯语）。

我并不想把我个人对某种政治制度及其优点的偏爱强加给这场讨论。有关这类话题已有无数宏论巨著加以阐述。我只是想用最简洁的词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处境的特殊之处。至今，所有有关在法国重建君主立宪制度的辩词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建立这一制度是政平民安的唯一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唯一出路，是团结起来抗御外敌的唯一纽带；而共和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全力以赴，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在此我想评论一下，寡头政治根本不能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罗马帝国的持续时间并不比罗马共和国存在的时间长。但两者的自相杀戮颇为激烈，犯下的罪孽更是罄竹难书。共和制的精粹、英雄主义精神、孔武刚毅的美德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荒谬的虚荣浮夸，极端卑鄙的谄媚、奉承，厚颜无耻的利令智昏，而对国运昌盛与否却表现出极端冷漠。在帝位的遗产中我们能够找到整饬的良方吗？这个帝位不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奥古斯都王室的合法遗产吗？诚然，在法国，最后一个王朝持续了整整 800 年，可是人民有没有因此而少受一些痛苦呢？国内此起彼伏的纷争和冲突是为了什么？那些为了觊觎王位和继承权而与外国进行的战争（那些战争促使这个王朝同不少国家结成联盟）又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一旦开始偏护某一个家族的特殊利益，将不得不介入那千头万绪的纷杂事务，倘若不是出于偏护，那些事情本来与它毫不相干。我们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共和政体，尽管我们以各种各样多少是民主的形式对它作出了尝试。

确实，当国家正走向崩溃时，是专制主义将它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我们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世人皆知，政治权力机构会产生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只有经过暴力的治疗才能得到根除。人们还知道，某些时候需要独裁者去拯救自由，连如此崇尚自由的罗马人也承认这种专制权力的必要性。但是，病人曾得救于一贴猛药，难道我们每天必须服用这种药吗？费比阿斯、辛辛内塔斯、克米勒斯 曾通过独裁拯救了罗马，但一旦这独裁权力实际行使后，他们就予以放弃。因为倘若他们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他们必将毁了罗马。凯撒是渴望保持这种权力的第一个人。可结果他却成了独裁权力的牺牲者，从此自由荡然无存。因此，迄今为止，一切有关独裁的政权的论述都表明：只有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才需要进行暂时的、必要的专政，但不是要建立一个持久而又不负责任的政权。

一些伟大的共和国之所以缺乏稳定性，并不是政体的性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们诞生于急风暴雨之中，还因为它们在建立起共和政体之后洋洋自得。迄今，只有一个共和国是哲理的产物，是冷静地组建起来的。这就是美利坚共和国，它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天比一天昌盛，其他国家为之惊叹不已。因此，新大陆正在教诲着旧世界：在自由和平等的治理下，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祥和的。不错，要陈述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党派势力影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秩序，那么，同建立一个没有专制的君主政体相比，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政体要容易得多。当一个政府的首脑集一切行政权力于一身，握一切人事安排于一手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为这样的政府设想出一种不是虚幻的制约呢？

在建立这个新王朝的时候，人们是否希望加速全面和平的进程？新的王朝难道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障碍吗？我们就那么肯定，欧洲其他强国会赞成



这个新的称号？如果它们不赞成，我们是否要拿起武器去抑制他们？即使将皇帝的桂冠加在首席执政官头上，他是否就会满足于继续当欧洲其他地区的首席执政官，而仅仅当法国人的皇帝？或者我们作出妥协，用一个空衔去换得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因此，我们非常怀疑新秩序能否给我们带来稳定的局势。对于政府来说，要达到团结巩固，坚强有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公正；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唯亲和偏听偏信影响政府的工作；我们应有效地制止一切掠夺和欺诈！我使用如此异常的言词来批评政府的行为，决不是本心所愿。我抨击的是独断专行的权力本身，而不是可能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向人们表明自由的目的难道就是使他们永远不能享有它吗？难道自由就像鲜果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当人们伸出双手去获取它的时候却必须遭到死亡的鞭挞吗？还有，造物主已经将自由作为一种急迫的需求赋予我们，难道它真的想失去我们对它的信心吗？不！我永远也不相信我们渴望得到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幻想。世间万物中，我们宁愿选择自由。没有自由，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的良知告诉我，自由是可能获得的，以它为基础的政权比任何独断专行的政权，比任何寡头统治要平和得多，稳定得多。

我再次重申，我随时准备将自己最珍贵的感情奉献给祖国的利益；我将很高兴地再次听到对独立思想的强调。我对法律的遵从之意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因为法律是我们经历了长期艰难奋斗才夺得的果实。今天，法律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团结一致，去反对我们不共戴天的共同敌人。让我们每一个党都奋起反对这个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全面的暴政和压迫，那么，只要反对它，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

我投票反对这个提案。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乔治·拜伦  
1788—1824年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1808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步入诗坛。诗路宽广，擅长讽刺，多阐发对民主压迫的憎恨。1809—1811年漫游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创作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13—1816年刊行《东方叙事诗》，抨击英国当局。1817年发表诗剧《曼弗雷德》，表达知识界的愤恨。旅居意大利期间，参加烧炭党活动，创作长诗《青铜时代》，鞭答神圣同盟。代表作《唐璜》，讥讽资产阶级的虚伪，抨击欧洲封建势力，为世界文学之瑰宝。1823年迁居希腊，次年在希腊革命中献身，年仅36岁。

这篇著名演讲是在英国劳资冲突趋于尖锐，统治集团欲向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参加者兴师问罪的时刻发表的。诗人的一连串诘问，如排炮轰鸣，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虚伪和残暴。

反对通过惩治机器破坏者法案

1812年2月27日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多头的妖魔”……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但在这个时候，即成千成百陷入迷途而又惨遭不幸的同胞正在极端困苦与饥饿中挣扎的时候，你们那种远施于国外的仁慈，看来现在应该推及国内了……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你们现有的法典中处死刑的条文还不够多么？……你们打算怎样实施这个新法案？你们能够把全郡都关到监狱里去么？你们是否要在每块土地上都装上绞刑架，像挂上稻草人那样绞死活人？既然你们一定要贯彻这项措施，你们是否准备十个人中必杀一个？是否要宣布该郡处于戒严状态，把周围各地都弄得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这些措施，对饥饿待毙走投无路的人民来说，又算得什么？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吗？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而看来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唯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听命吗？

选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 黑格尔 1770—1831 年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第一个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一个过程”。

生于斯图加特，父亲为税务秘书。1793 年从图宾根大学毕业后，曾任家庭教师，耶拿大学讲师，中学校长等。1816 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818 年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派，逐步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大大发展了辩证法。1829 年任柏林大学校长，两年后因霍乱病逝。

### 开讲辞 1816 年 10 月 28 日

诸位先生：

我所讲授的对象既是哲学史，而今天我又是初次来到本大学，所以请诸位让我首先说几句话，就是我特别感到愉快，恰好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在大学里面重新恢复我讲授哲学的生涯。因为这样的时机似乎业已到来，即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科学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现实的这股潮流既然已经打破，日尔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除了那吞并一切兴趣的国家之外，教会也要上升起来，除了那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集中的现实世界之外，天国也要重新被思维到，换句话说，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

我们将在哲学史里看到，在欧洲其他国家内，科学和理智的教育都有人以热烈和敬重的态度在从事钻研，惟有哲学，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甚至到了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情况，只有在日尔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们曾接受自然的较高的号召去作这个神圣火炬的保持者，如同雅典的优摩尔披德族是爱留西的神秘信仰的保持者，又如萨摩特拉克岛上的居民是一种较高的崇拜仪式的保存者与维持者，又如更早一些，世界精神把它自己最高的意识保留给犹太民族，俾使它自己作为一个新精神从犹太民族里产生出来。我们现在一般地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较大的热忱和较高的需要，即对于我们只有理智以及经过我们的理性证明了的事物才有效准。——确切点说，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理智上的国家。但是像前面所提到的时代的艰苦和对于重大的世界事变的兴趣也曾经阻遏了我们深刻地

和热诚地去从事哲学工作，分散了我们对于哲学的普遍注意。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我们很可以说，德国自有哲学以来，哲学这门科学的情况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坏过。空洞的词句，虚骄的气焰从来没有这样飘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样启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作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为了反对这种浅薄思想而工作，以日尔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赏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曾经把我的一生贡献给科学，现在我感到愉快，因为我得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较高的水准，在较广的范围内，与大家一起工作，使较高的科学兴趣能够活跃起来，并帮助引导大家走进这个领域。我希望我能够值得并赢得诸君的信赖。但我首先要求诸君只须信赖科学，信赖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选自《哲学史讲演录》

## 罗伯特·欧文

1771—1858 年

英国杰出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生于手工业者家庭。10岁离家谋生，当过学徒和售货员，酷爱读书。自学成材。1791年成为企业家。1799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管理工厂，以改革家身份寻求使劳资共同获益的途径。认为人是环境产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杜绝一切罪恶。1824年赴美，试办共产主义“新协和村”，实行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但遭失败。1829年返英，首创生产合作社并从事工会运动。晚年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主张，但反对进行政治斗争，认为知识的普及就可消除社会弊病和实行和平过渡，并寄希望于仁慈的统治者。

### 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

1817年8月14日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帝国现在所遭受的苦难、贫困和悲惨状况比以往许多世纪曾经实际遭受的都更为严重。

现在不论表面上有些什么样的改进，我国实际上的贫困和堕落却正在发展，而且将继续迅速发展，直到我们根除了产生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并代之以性质完全相反的因素时为止。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帝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多得不可胜数的条件可以使全体人民解除这种苦难、堕落和危险。

我国当政者还没有提出任何合理办法，对成千成万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进行一劳永逸的实际救济，他们的家却不必要地成了危害人生的各种苦难的渊藪。

这些当政者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对这个问题便无法具有充分的权力和实际的知识来适当地运用国家丰盈有余的条件，使人民摆脱全国愚昧和邪恶，而这两者又是一切现存祸害的来源。

这种权力和实际知识的帮助，只能由社会上各地区最善于思考、最为明智和最有教养的那部分人明确表示的舆论提供。

事实也证明，舆论应当提出以下各点：

1. 一个国家如果供养一大部分劳动阶级过着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或者从事无谓的工作，就永远不能富强。

2. 任何国家如果存在着偏见和贫困，而仅有的教育又坏到不堪设想的程度，那就必然会使人民的道德败坏。

3. 在这种人民中如果酒店林立，公开赌博的诱惑一应俱全，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变得低能无用，或是作恶、犯罪和危害他人。

4. 这样一来，就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并使用严峻、残酷和不公平的惩罚。

5. 接着人民就会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怨恨和各种反抗情绪。

6. 政府如果允许和纵容一切恶习、坏事和犯罪行为的诱因存在，而又大谈宗教，大谈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谈提高他们的道德，那就简直是在嘲笑人们没有常识了。

7. 这种行动和言论是欺骗群众的无聊和愚蠢的办法；现在群众已不再受这些言行欺骗了；将来这种矛盾百出和无意义的废话也骗不了任何人。

8. 如果让这类条件保存下去，而又希望国家进步，那就像是看到天下江河日夜奔向海洋，还在等待海洋干涸一样愚蠢而无远见。

9. 如果要消除这些祸害，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培训有价值的知识和建立永久的幸福，那就必须把陷于穷困、邪恶、犯罪、苦难和不良习惯之中而又聚在一起的广大群众逐步加以隔离，分成若干可以管理的部分，分配到全国去。

10. 如果要改善低级阶层以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就绝对必须拟定办法使劳动阶级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有利的方式雇用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有益的享用品。

11. 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劳动阶级在稳健和公平的法律下通过自己节制有度的劳动获得这一切幸福。在广大人民的品行和知识提高时，这种法律就将相应地扩大他们的自由。

12. 现在着手进行这种安排的经验和条件都已具备。这种变革丝毫不会损及任何人，相反，它会使每个人——从最受压迫和最卑下的人直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将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实际的和持久的利益。

事实还说明，现代有学识而无经验的人，如果认为目前行将半公开提出的关于消除贫穷、邪恶和犯罪行为的计划会产生、增加和延续贫穷的现象，那他们就完全想错了。

这些先生们把聪明机智的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提到公众面前来了，我个人十分感谢。我所希望的是整个计划能受到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使它的直接效果和最间接的效果没有一点不为世人所知。它将经受住最强烈和最稳定的光芒的照射，否则我就不会为它作辩护了。

我说这句话是充满信心的，不怕任何人反对。我对于眼前这一牵涉极广的计划具有正确而明晰的全面认识，我知道它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我知道在它经过考验以后，甚至经过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的考验以后，会越来越多地清除掉愚昧的误解。后代将发现，这计划就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完整而首尾一贯的。

在这里我要请问这些先生们：

如果把儿童从最小的时候起，就小心地好好加以培养，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用正确和精密的实际知识来教导儿童，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使儿童获得健康、养成仁慈的性情和其他良好习惯，并使他们养成积极而愉快的工作作风，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假如在劳动阶级中教导每一个男人，使他们学会园艺、农业以及至少另一种行业、工业或商业的实际业务和有关知识；假如我们教导每一个妇女，使她学会用最好的方法看管小孩、培养儿童并操持所有的日常家务，使自己和旁人都生活得舒适；假如我们还教导妇女，使她们学会园艺以及某种有用的、轻松的和合乎健康的工业劳动的实际操作和有关知识，请问这个计划中的这些部分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消除了愚昧、愤怒、报复和其他一切邪恶情欲的根源，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培养得节制有度、勤勉而有道德，这会不会

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以精诚团结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使大家结合在一起，并使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不信任的感情，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三倍、十倍以至于百倍，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做法呢？

我还可以对这些先生们提出许多其他问题，他们的答案也许不会像答复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样现成：但我只要提出一个就够了。

他们能提出什么办法使我国人民摆脱全国举目皆是的愚昧、贫困和堕落现象呢？这些现象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就必然很快会使所有的阶层淹没在一片混乱和毁灭的景象中。

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可靠的实际知识提出答复。如果我国政府、议会和任何党派能具有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来消除我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在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祸害，那么，我将感到难以言喻的快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全国各阶级、各教派和各党派的最明智、最开明和最有经验的人士当中耐心而沉着地寻找这种知识。任何来源，只要能从中取得所需的知识，我都从不放过。当成千成万的同胞完全不必要地在贫困中挣扎，他们的后代每时每刻都在父母眼前消瘦下去的时候，我就焦急地注意议会两院委员会的活动，想知道是不是快要救济了。但不久，我发现他们丝毫没有部分地或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所必需的知识 and 经验，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他们很快就陷入头绪纷繁的细节中去了。这恰恰足以使他们的理智陷于迷惘，并使国家的一切希望皆成泡影。现在，我所肩负的责任使我不得不指出：他们照这样进行一百年，也会一直停留在黑暗中，始终不能对这攸关全帝国福利的重大问题通过一项合理的法案。我有这种看法，而且它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我现在看到大家一样清楚。这样我难道还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难道我应当讲究毫无意义的形式和习惯而闭口不言吗？不，就我目前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说，假定我为了任何一种个人打算而不设法让大家听到迄今仍然微弱的真理之声，那我岂不是成了人类的头号罪魁了吗？这种真理之声已经像方舟上的鸽子一样飞出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真理在前进中将永不停步，直到它走遍和充塞世界各地为止。它的影响将驱散和消灭一切瘴疠和一切污秽邪恶的东西。朋友们，它将使我国和其他一切国家变成理性动物的乐园。但是，朋友们，我作为一个平凡而现实的人和长期熟悉人类事务的人向你们提出：在这个时期来临以前，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要革除，你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你们的行动中的这种变化，不会也不可能通过魔术来完成。这只能逐渐地、一步步地完成——在实践中运用正确的原则来完成——在经验提出更好和更有利的方式以前，只能根据初期不完善的方式来完成。

我很早就认识到，而且在若干年以前就说过，你们如果能把新事物秩序明确地提到眼前，跟过去以及现存的一切作一比较，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这种改革了。你们将在新房屋建成并能迁入居住以前就要把旧房屋毁掉。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做法却是非常不聪明的。从今以后，我将毋须敦促你们实际推行我所提出的这个计划。这种计划必能为你们和你

---

据《旧约全书·创世纪》第8章，诺亚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探视洪水是否退尽。这只鸽子两次放出，都飞回来。第三次没有回来，说明地上的水已经退尽了。

们的子女以及子孙万代提供幸福，你们希望实际享有这种幸福的迫切心情将远远不是人们目前为实现这个计划而进行准备的一切力量所能满足的。但这些考虑不应当妨碍我们作出一切可能的实际准备，来消除我们现存的祸害和困苦，并毫不迟延地用一种新环境来代替它们。毫无疑问，这种环境定能产生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幸福，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现在都不能对它作出明确的估价。

节选自《欧文选集》



让·雅克·皮佑

1809—1877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活动家。生于神甫家庭。早年当过神甫，后与天主教决裂，成为无神论者，并从批判宗教转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1839年创刊《人民论坛》，鞭笞社会丑恶现象，宣扬绝对平等和公有制，因“密谋结社罪”被捕判刑。出狱后继续宣传鼓动，1840年发表力作《既无宫廷，又无茅舍》和《平等的历史》，并组织第一次共产主义宴会。1851年路易·波拿马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70年回国参加布朗基领导的起义，次年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公社失败后被军事法庭判服终身苦刑，卒于狱中。

本篇为1840年在贝尔维尔举行的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讲话。约1200人出席了这次历史性聚会。尽管历史已证明，皮佑所说的“即刻就能实现公有制”纯属空想，但他对现存制度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却教育和鼓舞了每一个与会者，并引起了当局的严重不安。会后不久，他被指控犯有教唆谋杀国王罪而被捕。

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

聚餐会上的演说

1840年9月19日

开会词

公民们：

我们到这儿来是想高高举起一面必然很快地受到全世界人士注意的旗帜。我们现在聚会在一起打算认真研究一些大有前途的思想，并且向世人郑重地加以宣布。因为这些思想在我们幽居的生活中已排除了其他的一切杂念，而深入到我们的脑子中来。我们这儿要宣扬的一些原则将使人类相信幸福生活就在眼前。人类由于早已看惯了那么多卑鄙龌龊的行为，由于这么多世纪以来只知道自己身受的种种苦难，只知道身陷绝境的苦闷，无疑对这种幸福生活再也不敢抱有什么奢望了。

公民们，我们的事业的伟大，它应当给我们留下的巨大成果，以及它必然给世界提供的大有教益的知识——这一切要求我们保持一种在这些重要情况下所应该保持的行为。作为对一个配得上享受自己权利的人的应有的尊严，真诚的兄弟情谊所培养出来的坦率——这两种东西都是我们须臾不应抛弃的头等重要的品德。

这次友好聚餐会的筹备委员会，在会上只想宣布和传播我们的崇高原则。从我们一开始工作起，我就觉得你们的高尚的沉着的态度已使我们确有把握地认为你们已懂得了委员会的意图，并且正在用无愧于它和无愧于自己的方式来响应它的号召。委员会所期待的唯一的报酬就正是这样。

闭会词

公民们：

尽管心怀恶意的人处心积虑想在我们中间散播怀疑、恐惧、不和，以及作为这些东西的恶果——纷争。尽管如此，我们的队伍中间却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秩序、卓越的正派的行为和至善至美的兄弟情谊。

你们的委员会所期待于你们的正是如此。我代表委员会谢谢你们！对，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谢谢你们，千声万声地谢谢你们！

在我们刚刚一起度过的这几个小时中，我们完成了一桩巨大的事业——它的成果是无法估量的。还在昨天，当我们每个人谈起公有制，谈起实行公有制的方法和结果时，任何一个听众都可能对讲这种话的人说：这只是您个人意见，我可以怀疑它，可以把它当作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说。现在，当我同你们谈话时，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了。

不久，全法国都会知道，某一天有 1200 位公民被邀请到一处聚会，也可以说他们是偶然聚首的，因为他们虽然准时到会，可是并不确切知道那里有什么事在等待他们。全法国还会知道：在这次大会上，事前没有准备地、丝毫没有使用巧计地大声宣布了公有制原则，与会者立刻说理解这一制度，并以热烈的掌声和出自内心的语言，一致接受了这个制度。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将来同我们的敌人斗争的多么有力的武器啊！

公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把某些论点作一些必要的发挥。然后向你们论证：公有制作为医治人类所受的折磨和危害他们的一切病症的唯一良方。这种制度不仅是容易了解和合乎理想的，而且毋庸置疑的，不需要经过千百年之后才能实现，而是在现在，甚至是在此刻就能实现的。如果我们向你们证明了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那么，我们聚会的成绩一定还要大得多。但是，我们用自己热烈的希望，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变为有益的东西，以代替我们所得到的印象，传递给来到会的人。这样，我们队伍很快就会壮大起来，并且不无可奉告经过很长时间，昨天美好的空想就会变成明天的鼓舞人心的现实。请你们对于这点不要存在任何的怀疑！

公民们，我们的节目完了，我们的事业实现了，我们的前途有了保障了！现在会议宣告闭幕！

选自《皮佑选集》

##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年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他和恩格斯一起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在革命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3月14日在工作台前逝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生。

这里选录的一篇演说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为“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演讲从不同的角度热情歌颂了革命的运动。语言简洁通俗，说理清楚透彻，在热情的讴歌中道出了欧洲的未来。

### 论波兰问题

1848年2月22日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科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科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科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科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科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么，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

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科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不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17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科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科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36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路易·布朗基  
1805—1881年

法国近代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青年时代深受马贝夫影响，主张暴力革命，依靠密谋暴动夺取政权。曾参加“烧炭党”，组织过“家族社”、“四季社”等团体密谋暴动。1871年3月17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一天被捕，但仍被缺席选为公社会员、公社名誉主席。公社失败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从事革命活动达半个多世纪，有37年在狱中度过，马克思赞誉他是无产阶级“实干家”，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

1848年2月，布朗基得知革命后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拒绝在市政大厅悬挂红旗，便在中央共和社俱乐部所在地巴黎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发表了这篇讲演。演说义正辞严，铿锵有力，热情歌颂了人民的旗帜——红旗，愤怒斥责了反动派对红旗的侮辱。愤怒中显示出力量，赞颂中指出了方向，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鼓动力。

为红旗而斗争

1848年2月26日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93年了！而是生活在1848年！

三色旗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是路易·菲利浦和君主国的旗帜。

正是这面三色旗指挥了特朗斯诺南大街、韦斯郊区和圣埃蒂安的大屠杀。它曾多次沉浸在工人的血泊中。

人民在1848年的街垒上高高地举起了红旗，正像他们曾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在街垒上举起过红旗一样。这面旗帜经历过胜利和失败的斗争，今后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帜。

昨天，红旗还光荣地在我们的大厦前面飘扬。

今天，反动派无耻地把它扔到污泥中，并且胆敢诽谤诬蔑它。

有人说，这是一面血的旗帜。它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先烈的鲜血使它成了共和国的旗帜。

红旗倒下对人民是一个侮辱，对先烈是一种亵渎。市卫队的旗帜将会盖上先烈的坟墓。

反动派赤膊上阵了。人们再一次认清了它的凶恶面目。保王党分子跑遍了大街小巷，进行破口辱骂和恫吓，撕掉公民身上佩带的红色领章。

工人们！你们的旗帜倒下去了，你们听着，共和国不久将随着红旗倒下去。

选自《布朗基文选》

---

指1793年，即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那一年。

1834年4月13日和14日，人民群众起义反对王国政府，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尤其在特朗斯诺大街，许多公民遭到了士兵的屠杀。

巴黎共和国仪仗队的前身。

## 维克多·雨果

1802—1885 年

法国著名作家，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杰出代表。生于贝桑松，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母亲为波旁王朝的拥护者。早期作品呈保守倾向。因不满查理十世的统治和受进步思潮影响，逐渐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826 年与大仲马等人组织“第二文社”；次年发表剧本《克伦威尔》，提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此后笔耕不已，佳作迭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为其要著。作品文辞华丽，情节动人，阐发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同情劳动人民，鞭笞世间丑恶，“像风暴一样轰响于世，呼唤人们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高尔基语）。

本篇是在巴黎孚日公园栽种“自由之树”仪式上的讲话。当时，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已经诞生，但各派政治势力仍在继续较量。因此，他在这篇充满调和色彩，但闪烁着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演说中，深情地期望和平，期望团结，期望共和，期望振兴。但他没有料到，革命果实不久落入崇尚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手中，他也一度被迫流亡国外。

### 巴黎的自由之树

1848 年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答应了同胞们的要求，来到这里与他们一起，为获得解放的希望，或者说为建立秩序的希望，为和平的希望而欢呼。这些希望将会萌芽，与自由之树的根交织在一起。

这棵树作为自由的象征是多么恰如其分和美好！正像树木扎根于大地之心，自由之根是扎在人民心中，像树木一样，自由把它的枝叶伸向天空；像树木一样，自由常青不枯，让人们世代代享受荫蔽。

18 个世纪以前，上帝亲手在各地栽下了第一棵自由之树！这第一棵自由之树就是耶稣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献身的那个十字架！

18 个世纪过去了，那棵树的意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过，我们切不可忘记，新的时代赋予新的使命。我们的父辈 60 年前进行的革命以战争显示了它的伟大；而你们今天所进行的革命应该以和平作为其伟大的标志。前者是摧毁，后者应该是兴建！兴建是摧毁之举必不可少的补充，正是这一点将 1848 年与 1789 年紧密地联系起来。建设，创造，生产，抚慰；实现人类一切权利，发挥人类一切卓越的才能，满足一切需求——这就是未来的任务。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未来即在眼前！

我们甚至可以说，未来不远，即在明日！未来始于今日！干起来吧！用双手劳作的工人们，以知识为工具的工人们，我的听众们，我身边所有的人们，大家干起来吧！让我们同心同德，在同一思想指导下，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完成这个把各国人民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的伟大任务。让我们摒嫌弃旧，不惜辛劳，不吝汗水。让我们向身边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播撒同情、善良和博爱。

三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追随着法国，在这三个世纪中，法国一直是国中之首，你可知道“国中之首”的含义？这意味着最伟大，也应该是最优秀。我的朋友们，兄弟们，公民们，伙伴们，让我们以自己光辉榜样在世界上建立

起我们理想的帝国！让每个国家都以模仿法国为乐，以模仿法国为荣。

让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请与我一起高呼：“环宇自由万岁！环宇共和万万岁！”

选自《公众演讲技巧》



## 朱塞佩·马志尼

1805—1872年

意大利爱国者、革命家、宣传鼓动家，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生于医生家庭。热那亚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律师。早年加入“烧炭党”，1830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在马塞创立“青年意大利党”。30至40年代多次发动起义，均告失败。1846年在英国创建“国际人民联盟”。1848年意大利革命爆发，回国参加革命。翌年罗马共和国成立，任三人执政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远征南意大利。令他遗憾的是，统一后的意大利，实行的不是他所期望的共和制，而是君主制。

本文是1848年在米兰为纪念反抗奥地利入侵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讲话。讲话情真意切，既具哲理，使人头脑清醒，又富激情，使人热血沸腾，不愧是一篇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战斗檄文。

### 致意大利青年

1848年

年轻人，你们要我在这圣殿里讲几句话，纪念班迪耶拉弟兄及其在科森扎一起蒙难的战友。我想，听众当中可能会有人激于义愤，拍案而起：“哀伤逝者有什么用？对于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最好的悼念莫过于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战斗，直至胜利。现在，烈士们殉难的地方科森扎还在遭受奴役，烈士们出生的城市威尼斯尚在外敌包围之中，让我们去解放这些地方吧！在此之前，除了战争动员，什么也不要说！”

但是，有人提出了另外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战胜敌人？为什么我们在意大利北方为独立而战的时候，南方的自由却在丧失？为什么一场本该雄狮般一举迅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麓的战争，却拖延了四个月之久，宛若一只被火圈围困的蝎子蹒跚而行？一个刚刚走向新生的民族，为什么她那敏锐有力的洞察力消失殆尽，却似一个辗转反侧的病人，在作孤苦无助的挣扎？”啊！假如我们所有人都已在烈士们为之献身的圣洁信念中奋起，假如烈士信仰的神圣旗帜已指引我们的青年奔赴疆场；假如我们已像烈士们那样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使每一个行动都化作思想，每一个思想都化为行动；假如我们虔诚地将他们的遗言铭记在心，并向他们学习，认识到自由与独立本是一回事，认识到对于任何一个为立国而奋斗的民族来说，上帝和人民、祖国和人类两者是不可分的，认识到意大利若不统一，若不崇尚平等、爱护人民、信奉永恒真理、献身于崇高使命、成为欧洲各民族的道德表率，意大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假如我们认识到这一切，战争早已结束，我们早就胜利了。科森扎用不着秘密地悼念自己的烈士，威尼斯也可以公开为他们立碑了。我们聚集在这里，可以欢欣鼓舞地呼唤他们的英名，而不用为我们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愁眉不展了。我们会告慰先驱者的英灵：“在九泉之下欢笑吧！因为你们的精神已经溶入弟兄们的血液，他们无愧于你们。”

然而，我们为最初几次胜利所陶醉，目光短浅，不考虑未来，忘记上帝对受苦受难者的启示，因此上帝延缓我们的胜利，以惩戒我们的健忘。根据上天的意旨，我的同胞们，意大利的运动就是欧洲的运动。人类通过信仰而生，通过信仰而行动。伟大的原则是欧洲走向未来的指路明灯。让我们面对

烈士的坟墓，寻求为我们大家献身的志士对我们的启示吧，我们将会发现，胜利的奥秘在于热爱信仰。

班迪那拉弟兄的信仰过去是、现在还是我们的信仰，这一信仰建立在几个简单而又无可置疑的真理基础上。诚然，这些真理很少有人敢于宣布为谬误，但大多数人却忘记了或是背叛了它们：

上帝和人民。

上帝居于社会大厦的顶端，人民、全体弟兄位于底层，上帝是圣父和育人者，而人民是上帝戒律的不断进步的解释者。

没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都不可能生存。宗教宣布信仰和目标，政治通过实现那一信仰而治理社会，并为达到那一目标而准备手段，宗教代表原则，而政治意在应用，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照耀着整个人间，人间的全体居民只有一个戒律。人类的法律是全体居民的法律。我们被安置在这尘世上，不是为了任性地运用我们自己的个人才能——我们的才能和自由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在人世间锻造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幸福只可能在上帝为我们操劳的地方得到，而是为了奉献我们的一生去发现上帝戒律，竭尽全力去实施它，并将它的知识和慈爱传播到弟兄们中间。

为了帮助我们追求真理，上帝赐予我们传统和我们自己良心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一旦违背传统和自己的良心，我们就会犯错误。为了达到个人良心与人类良心的协调一致，任何牺牲都微不足道。家庭、城市、祖国和人类，只不过是达到这一伟大目的而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和运用我们的奉献能力的不同场所。

班迪耶拉弟兄及其蒙难战友无穷的精神力量来自炽热的爱，这炽热的爱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假如现在他们能够从坟墓里站起来对你们讲话，相信我，他们会对你们提出同样的忠告，与我的忠告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其效果要比我大得多。

爱吧！爱是心灵飞向上帝的翅膀，飞向伟大、崇高和完美的双翼，这伟大、崇高和完美乃是上帝垂顾人世的身影。爱你们的家庭、伴侣和你们周围甘愿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吧；爱你们故去的至爱亲朋吧。但要像但丁所教导的那样去爱，用共同追求的精神去爱；不要卑躬屈膝地去追求尘世间凡夫俗子不可及的那种幸福；不可被谬见蒙住你们的双眼，那必然使你们堕入自私自利的泥坑，爱就是奉献和对未来作出承诺。上帝赐予我们爱，使困顿的心灵在人生旅途中能够作出奉献和得到支持。用爱来净化你们的灵魂，坚定你们的信仰，完善你们的品格吧。要永远正直地做人，即使以增加爱侣的尘世磨难为代价。这样，与你心心相印的她无论何时何地都用不着由于你或者为了你而脸红。总有一天，你们将欢聚一堂，从新生活的顶端俯视整个过去，领会它的奥秘，笑谈你们遭受的悲伤痛苦和你们克服的艰难险阻。

热爱你们的祖国吧。祖国是你们的先辈长眠的地方，是说那种语言——你们的心上人害羞地、悄悄地第一次对你们倾诉爱情所使用的那种语言——的地方，是上帝赐给你们的故乡。将你们的才思、你们的智慧、你们的热血奉献给她吧。让她伟大富强，繁荣昌盛，像我们的伟人所预言的那样。要努力做到：当你们离开祖国的时候，不让她受到谎言或奴役的丝毫玷污，不让她遭受被肢解的亵渎。你们有 2500 万人，有充沛杰出的才能，有欧洲各族人

民羡慕的光荣传统。无限光明的前途展现在你们面前，展望一下最美丽的天空吧，欧洲最美丽的土地在你们周围微笑；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环抱着你们，是上帝亲手为这巨人的民族划定了四周的疆界——你们必须是巨人，否则便是废物，我们有 2500 万人！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留在注定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友爱纽带之外，不要让任何投向上苍的目光不是自由人的目光。在那之前，你们要么没有祖国，要么你们的祖国受到了玷污或亵渎。

热爱人类吧，你们只有从上帝给全人类规定的目标出发，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上帝赐给你们祖国作为摇篮，赐给你们人类作为母亲。如果不爱共同的母亲，你们就不能公正地爱你们摇篮里的兄弟。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和大海彼岸。生活着其他民族，他们正在或者准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进行神圣的战斗。他们正沿着不同途径来努力达到相同的目的。这就是进步、联合，并为建立起一种权威而奠定基础。这种权威将结束道德混乱状态，使尘世与天国重新连接起来，人类将毫不后悔和毫无愧色地尊崇和服从这种权威。同他们联合起来吧，他们也将同你们联合起来。在你们能够独自战胜敌人时，不要求助于他们。但是要告诉他们：正义力量与愚昧力量不久将展开殊死搏斗，那时你们永远会发现，与你们高举同一旗帜的人将与你们并肩战斗在一起。

年轻人啊，热爱理想，崇敬理想吧。理想是上帝的语言，高居于一切国家之上，高居于人类之上的，是精神的王国，是灵魂的故乡，在那里人人皆兄弟，他们相信思想不容侵犯。相信我们不朽的灵魂无比尊严，而获得这种兄弟关系的洗礼是为国捐躯。唯有出自那种崇高境界的原则能够拯救各民族。奋起吧，奋起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而不是因为无法忍受痛苦或是害怕邪恶。愤怒、自尊、志向和物质欲望是人民与压迫者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即使你们今天用这些手段获得了胜利，明天你们还是会失败。唯有原则仅仅属于人民，压迫者找不到战胜原则的手段。崇尚胸中的热情吧，珍爱贞洁灵魂的理想和青春的憧憬吧，因为这是灵魂所保存的、造物主亲手散发的天国芳香，你们要尊重良心胜于一切事物；要宣传上帝种在你们心田中的真理。在解放我们国土的一切努力中，要精诚团结，甚至要团结和你们意见分歧的人，同时要永远高举你们自己的旗帜，大胆地传播你们的信仰。

年轻人啊，假如科森扎的烈士们还活在你们中间，他们也会对你们说这番话。现在，烈士们圣洁的灵魂被我们的爱所感召，可能正在附近翱翔；我号召你们铭记这番话并牢牢珍藏于心中。我们呼唤烈士的英名，心怀烈士的信仰，就定能战胜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保佑意大利！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朱塞佩·加里波第

1807—1882年

意大利独立和解放运动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曾加入青年意大利党。1834年参与热那亚海军起义，起义失败，流亡南美，参加当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1848年4月回国投入意奥战争。翌年罗马共和国成立，领导人民抵御法军入侵。失败后率军突围，穿越意大利中部，跨过亚平宁山，抵达海岸。沿途传播意大利统一思想，鼓励人民抗击入侵者，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1860年率领“千人民义勇军”远征，支援西西里岛起义，解放南意大利，取得“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恩格斯语），确保了意大利1859—1860年革命的胜利。1862和1867年两度攻打罗马、米兰。1866年参加普意对奥战争，迭获胜利，使威尼斯并入意大利。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协助法国屡挫普军，拥护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为意大利解放和统一及人类自由贡献了毕生精力。

本演说为纪念意大利爱国者击败奥地利入侵而作。演说虽短，情真意切，掷地有声。勇士为之动容，懦夫为之赧颜。

### 致众士兵

1860年

目前，这个历史时期行将结束。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国家复兴的最后一个阶段，并准备问心无愧地去完成世世代代仁人志士设计的宏伟蓝图。上天有意把完成这一蓝图的任务留给我们这幸运的一代。

是的，年轻人，意大利由于有了你们，才得以从事这项值得寰宇称颂的伟业。你们已经取得胜利，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你们精于战术，胜券在握。你们比之古代的马其顿勇士毫不逊色，比之成功地抗击了亚洲的骄横征服者的古代将士毫不逊色。在我国历史这灿烂夺目的一页之上，还要增添更加辉煌的一页，奴隶们终于要向已经获得自由的兄弟显示，他们已用身上的镣铐铸成了利剑。

因此，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吧！压迫者和不可一世的敌人都将烟消灰灭。还有你们，妇女们，抛开你们怀里的胆小鬼丈夫吧。他们只会为你们的儿女树立懦夫的榜样；而你们，这片美丽国土的女儿，你们必须养育高尚勇敢的后代。让那些胆小的空谈家离开我们的队伍，带着他们的奴颜媚骨和诚惶诚恐到别处去吧。我国人民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希望做别国人民的兄弟。但对于傲慢无理的人，我们要投之以睥睨的目光，不要卑躬屈膝地向他们乞求自由。决不再跟着那些内心肮脏的无耻之徒亦步亦趋！决不！决不！决不！

上帝把维克多·伊曼纽尔赐给了意大利。每一个意大利人都应团结在他的周围。在维克多·伊曼纽尔身旁，一切争执都应当忘却，一切宿怨都应当摒弃。我再一次发出战斗的呐喊：“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吧！”倘若到1861

---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一个国家。

指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撒丁王国的国王（1849—1861）和统一后意大利的第一个国王（1861—1878）。

年3月，我们还征集不到100万意大利军队，自由就会丧失，意大利就会灭亡。啊，让我绝不要有这种可怕的念头。到1861年3月，必要时是2月，我们所有的人，卡拉塔菲尔、巴勒莫、安科纳、沃尔图诺河、卡斯特尔非达多和伊塞尼亚等地的意大利人，以及我国的每一个人，除了懦夫与奴才，都会和我们一起各就各位。让我们大家团结在这光荣的帕勒斯特罗英雄周围，给摇摇欲坠的暴政大厦以最后一击。因此，勇武豪迈的青年志愿军啊，请你们在这捷报频传的光荣时刻，接受我的临别赠言吧。

这是我发自肺腑的真挚之言。现在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不过只有几天。等到战斗打响，你们会看到我又来到你们中间，站在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的战士身旁。让家里有急事而必须回家的人回去吧，让为国光荣负伤的人回去吧。他们无愧于祖国的信任。他们必定会在后方继续为国效力，他们那年轻额头上的伤疤就是忠于意大利的光荣标记。除了他们之外，让其余的人都留下来捍卫我们光荣的旗帜吧。不久我们就会重聚一起，共同进军去解救那仍在异邦奴役下的兄弟。不久我们就会重聚一起，向新的胜利进军。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路易丝·米歇尔

1830—1905年

巴黎公社著名的女英雄。师范学校毕业，当过教师。1870年9月革命后，加入巴黎蒙马特尔区妇女警备委员会工作，并任妇女俱乐部主任。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她直接参加同凡尔赛反动军队作战，并女扮男装潜入敌营做策反工作，公社失败后被捕审讯，流放到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大赦回国后继续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

本篇是她出庭受审时发表的演说。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对军事法庭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使四座惊服！她声明：“你要是让我活着，那么我不会停止呼吁报复。”短短几百字的演说，勾勒出无产阶级英雄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 在法庭上的讲演

1871年12月18日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不接受辩护！我身心都属于社会革命，并且愿意对我的一切行动负责。我要毫无保留地负起这项责任。你们指责我与杀死那两位将军的事有关系吗？当你们叫人向群众开枪的时候，假如我在蒙马特尔，我会肯定有关系的。我会毫不迟疑地亲自向发这种命令的人开枪。至于巴黎放火问题，那我的确参加了。我想树起一道火墙阻止侵入的凡尔赛分子，我没有任何同犯，我的行动是自发的。

我只要求你们要像一个军事法庭的样子，你们要做出像审我的法官的举止来，别像特赦委员会那样躲躲藏藏，你们是军人，要在众目睽睽下审判，让我死在萨多利的原野上吧，我们许多战友已经牺牲在那里了。

你们一定要从社会上除掉我。你们已经接到命令这样做！好吧，共和国的委员说得对。一颗为自由而跳动的心似乎仅仅有权利要求得到一粒铅弹，因此我也要求我的一份。你要是让我活着，那么我不会停止呼吁报复，而且要向杀害我那些战友的特赦委员会的凶手们报仇。

（庭长：我必须制止你发言。）

我的话说完了……如果你不是胆小鬼，你就杀死我吧。

选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 莱昂·甘必大

1838—1882年

法国总理（1881—1882），共和派政治家，著名律师。1868年在法庭上为共和主义者德勒克吕泽作精彩辩护，一举成名。次年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当选议员，成为共和派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普法战争中乘气球飞越普军围城防线，在外省组织抵抗。1871年1月，为抗议临时政府妥协投降而一度引退。同年7月再次当选议员，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联合温和共和派，挫败恢复帝制的阴谋，成为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1879年任众议院议长，继而任总理。1882年1月下台，同年12月去世。

本篇为接见阿尔萨斯代表团时的讲话。其时，对德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法国，复仇心理大为盛行，共和制受到多方责难，各派势力正在激烈较量。甘必大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确立共和，振兴祖国，一致对外。通篇词恳意切，语重心长，催人奋进，是一篇优秀的政治演说。

### 致阿尔萨斯代表

1873年

当从你们手中接过这封信，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情感更强烈地触动我，是感激还是悲伤？这封信说明，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纽带，它把法兰西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彼此联结起来。但此时此刻，唉，正如你们所说，这个大家庭却处于分裂状态。

想起那天我们以高昂的代价进行谈判，想起那次教训，以及你们给我们的最后告诫，这确实太可怕了——我们失败了，我们从有关省份撤退了，这个结局是冷酷的，也是必然的。我感受到了你们在不得不考虑、权衡乃至延缓你们的各种希望时所经历的一切苦楚。我意识到你们像我们一样，有必要告诉自己不要屈服。我也深知，你们在反复告诫自己，坚定不移乃是你们的民族特性。这一点你们做得对。啊！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亲爱的阿尔萨斯对法兰西的统一尤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与那种在一定时刻遗憾地损害法兰西性格的易变性、轻率性相比，阿尔萨斯是我们的优秀代表，她表明了我们拥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外敌入侵时，她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保卫祖国，并且战斗到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要阿尔萨斯没有回到法兰西大家庭，我们便有理由说法国不存在了，欧洲也不存在了。

但是时局是严峻的，而且困难重重。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倾听那些鼓动沙文主义精神的言词，和那些促使我们进行无谓的战斗的痛苦回忆；如果只是倾听人们诉说在这个世界中的孤立感，我回忆那些曾经压垮我们的弱点，那么我们将走向极端，从而损害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之服务的事业。

我们必须考虑法兰西的现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状。你们不仅一直把共和制同保卫祖国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它同祖国的繁荣和新生联系起来。但在目前这一时刻，我要说，有些人对她的忠诚是出于需要，有些人是出于私

---

指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换来了短暂的和平。

利，而绝大多数明智的人则发自爱国的感情。

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在这场使我们成为受害者的大搏斗的压力下，法兰西懂得：从今以后，共和制应当被看作是复兴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共同保证。

这一伟大的成果只能通过克制和审慎的方式来取得。共和主义者只有通过节制，并向大多数持中立态度的人证明，唯独如此才能和平地、合理地建立秩序，恢复国内和平并取得进步，这样，共和国才能赢得思想上的赞同，才能调节好各种利益，并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指望在这一形势下实现一切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事实，并利用它来诱导全体人民，培养协调一致的精神，求得团结的精神，而首要的是服从和牺牲精神。哦！要求那些被残酷抛弃的兄弟们具有服从和牺牲精神，这实在太残忍了。然而，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对他们提出最高的要求，即要求他们不应扰乱国家的重建工作。正因为阿尔萨斯绝大部分人已拿起武器保卫祖国，正因为你们已献出你们的子弟和财富，正因为你们已长期忍受敌人的枪弹。炮火、轰炸和勒索，所以，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和平”环境中，你们必须给法兰西人树立一个榜样；你们不会匆忙地走向极端，不会煽动对他国进行干预。而会保持法兰西人的情操。

啊！开展斗争的人们多么强烈的感到，法兰西的力量和荣誉不在别处，而在于把共和大旗变成民族的旗帜。此情此景在敦促着我们。我们要自强不息，从头开始，重整旗鼓，努力使国人认识到振兴我国的道德、科学、金融和军事力量的真正途径。当我们一步一步在各个建筑工地重新把法兰西建设起来之后，你们以为欧洲还会对此视而不见吗？你们以为各国还会不经三思，就赞同和批准那蛮横的武力原则吗？你们以为那条粗俗的哥特格言“强权即公理”，还会留在国际法的年鉴上吗？不！不会！

让我们向欧洲保证，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是抓紧一切必要的时间，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没有必要兵戎相见，人民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感到有实力作为后盾。

但是，让我们既不要过分地洋洋自得，又不要灰心丧气。

让我们把这封信——请允许我在你们送给我的这组铜雕前说说自己的感想——让我们把这封信，同激发那位艺术家和爱国者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这组雕像中，母亲把手伸向已倒下的儿女，怀中的婴儿紧紧偎倚着她；她太虚弱了，她拿不动武器，她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因此，让我们走上这条唯一的、真正怀有明智和坚定目的的人民所走的道路吧。

让我们不要谈论报仇雪恨，不要出言不逊。让我们振作起来。让我们加倍努力，以便获得我们所欠缺的、而你们赞叹不已地谈到的品质——百折不挠的耐心和始终不渝的坚韧。

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并像你们那样去工作，而不让君主政体的阴谋来转移我们的目标。你们可以对阿尔萨斯的兄弟们重申，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那种担忧非常自然地、严重地影响了你们的爱国愿望。先生们，我再说一遍，既然现在各方面的诡辩家正在断言，如果我们保持共和制，就将缺少盟友，就将得不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合作和帮助，因此，我要再说一遍，如果有这样一种政体，一个首先极端厌恶征服和吞并精神的政治体制，那它一定是共和制。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政治联合体都将导致内战和对外侵略。



我们应当只有一个愿望和目标，即根除战争。我们应当重复意大利人提出的口号：“把外国佬赶出去！”

你们要相信，在这样一个坚决遵循真正民族政策的政府领导下，你们确实能有所期盼，永远不必失望。

至于我，你们了解我对你们已坦露的情感，你们知道我完全属于你们。我没有其他雄心，只是仍然忠实地履行你们赋予我的职责，并视之为毕生的准则和荣耀。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895 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亲密的战友。

恩格斯是伟大的演说家，一生讲演甚多。这里选录了两篇。第一篇是在马克思葬仪上的悼词。马克思的伟大业绩无论用多少文字也难以全面表达，但这篇简短的悼词却科学地精辟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演说表达了“对在世时的马克思的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的无限敬仰”（列宁语）：语言朴素，措词严密，悲壮肃穆，堪称吊唁演说之珍品。

###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 年 3 月 17 日

3 月 14 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展，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

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的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让·饶勒斯  
1859—1914年

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88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任教师。1885年当选议员，1903年任众议院副院长。1901年创建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人道报》；1905年成为法国统一社会党领袖。曾在议会内外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1914年7月28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乌云笼罩欧洲的时刻，他去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拯救和平而召开的一次大会，29日在皇家马戏场作了生平最精彩的也是最后一次讲演。几千名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演说如号角，激励人民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似投枪，刺向反动势力和战争狂人的心脏，具有难以想象的号召力。就在发表演说的两天后，他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暗杀。他的被害被称为“全世界的灾难。”

最后演说  
1914年7月29日

外交官们在进行谈判了。他们对于要塞尔维亚稍稍流点血，似乎感到很满意。因此，我们也可以稍稍休息，以确保安宁。但是欧洲能得到什么教训呢？基督教已经历了20个世纪，人权获得胜利已有100多年，世界上怎么竟然还会有数百万人毫无理由地相互残杀呢？

德国又怎么样呢？如果德国知道奥地利在照会，那么它允许采取这一举动就是不可宽恕的；如果德国政府不知道，那么它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你与别人签了条约，这个条约管束着你并将你拖入战争，而你居然不知道为何被拖入战争？请问，是谁树立了这样一个混乱政府的榜样呢？（掌声）

然而，各国当局却犹豫不决，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起来。我们法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很简单，我们无需把和平政策强加于政府，因为政府已经在实行这一政策。我一直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沙文主义者强加给我的罪名，因为我坚决主张并十分希望法德两国握手言和，因此，我有权说法国政府是渴望和平的。（掌声）

法国政府是英国政府争取和平的最好同盟。英国政府在调解中采取了主动态度，并告诫俄国要慎重而耐心。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要求政府强硬地对俄国说话，从而使俄国有所收敛。结果很遗憾，俄国并不予理会，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声明：“我们只知道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把我们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掌声）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在表达这一职责时，我们发现我们与德国同志是一致的，他们要求本国政府务必使奥地利政府节制其行为，我提到的这份电报，可能部分要归功于德国工人的愿望。任何人都不能违抗400万有知识、有良心的人的愿望。

---

奥皇太子6月29日在塞尔维亚被刺后，帝国主义各国进行了频繁的幕后外交活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鸣锣开道。

指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指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1882年签订，1912年续订。

你们知道无产者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是热爱和平而痛恨战争的集体。而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则是嗜好战争和嗜好屠杀之流。然而，一旦当他们感到，那些可能会断送资本主义的冲突和战争威胁已迫在眉睫时，他们便会想起，他们还有一些试图降服这一风暴的朋友。但是，对那些控制局势的高层人士来说，大地上已遍布地雷，在战争初期的令人陶醉的气氛中，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能笼络住群众。可是渐渐地，当疾病完成了枪弹的职能，当死亡和痛苦袭来，这些人便转向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当局，询问他们如何对所有的死难者作出解释。于是，突然爆发的革命将会宣告：“向上帝和人乞求慈悲吧。”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克拉拉·蔡特金

1857—1933 年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生于德国萨克森。1878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 年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的筹备工作，当选为书记之一，后来成为左派领导人物。1907 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当选为书记处书记，领导国际妇女运动。1910 年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建议把 3 月 8 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一次大战后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20—1933 年为国会议员：1932 年作为最年长议员主持国会开幕式，抨击纳粹法西斯。晚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妇女局书记。1933 年病逝。

这篇演说是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给妇女带来深重灾难的名篇。演说者把战争灾难展现在妇女眼前，无情地揭穿了“保卫祖国就是幸福”的荒言，号召妇女为了丈夫，为了儿子，行动起来，反对战争，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 打倒战争！

1915 年 3 月

劳动人民的妇女们！你们的丈夫在哪儿？你们的儿子在何处！

8 个月以来他们就在战场上。他们——青年人、父母的依靠和希望，年富力强的男人，头发灰白的男子，家庭的养育者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他们都穿着各种颜色的军服，蹲在战壕里，奉命毁灭勤勉的劳动所建设起来的东西。

已经有几百万人埋葬在万人家里，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野战医院里，有躯体受伤的、四肢残缺的。有眼睛瞎了的。脑筋变坏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或者精疲力竭卧床不起的。

被焚毁的城市和村庄、被破坏的桥梁、被摧毁的树林和炸烂了的田园，这就是他们活动留下的痕迹。

无产阶级的妇女们！有人对你们说，你们的丈夫和儿子出去打仗是为了保卫你们羸弱的妇女，保卫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家园。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羸弱的妇女的肩上，压着加倍的重荷。你们毫无保障地承担着悲惨和痛苦，你们的孩子忍饥受冻。房东威胁着你们要收回房子。你们的锅灶是冷的空的。

人们对你们谈过贵与贱之间的伟大友爱，谈到贫与富之间的国内和平。那么国内和平就表现在资本家压低你们的工资，商人和丧尽天良的投机商抬高物价，房东要把你们赶上街头，国家一毛不拔，资产阶级的慈善家煮了给乞丐喝的汤，劝你们节约。

给你们带来如此可怕灾难的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幸福，是保卫祖国。

祖国的幸福是什么？

战争使千百万人成为死尸、残废、失业者，成为乞丐、寡妇和孤儿，这难道就是千百万人的幸福吗？

谁危害着祖国的安全呢？难道是那些在我国边界之外，穿着另一种军服

的人吗？他们也跟你们的丈夫一样，不愿意打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他们的兄弟。不！危害祖国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广大群众的痛苦中积累财富，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

战争对谁有利？

只对每个国家里的一小撮人有利。

对制造枪炮、装甲钢板和鱼雷艇的工厂主，对造船厂老板和军需品供应者有利。他们为了利润，在各国人民中间煽动民族仇恨，引起战争。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祖国，而是要扩大国家的领土。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它就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了你们的亲人而忍耐着，现在必须为你们的丈夫，为你们的儿子行动起来了！

你们要在统一的意志，一致的行动里团结起来！

各国劳动人民是兄弟般的人民，只有人民的统一意志才能阻止屠杀。

打倒战争！向社会主义前进！

选自《名人演讲录》

弗·伊·列宁

1870—1924年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者。1917年领导人民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当选为第1届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去世。

这里选录了他的一篇演说。是十月革命当天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的演说只有短短600多字，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简洁而有力的话语，宣告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坚定而明确的声音，指明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1917年11月7日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这个工农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构将被彻底打碎，而新的管理机构即苏维埃组织将建立起来。

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这第三次俄国革命终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要结束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这场战争，就必须打倒资本本身。

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已逐渐展开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定会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向国际民主派提出的立即缔结公正和约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的热烈响应。为了增强无产阶级的这种信任，必须立刻公布一切秘密条约。

在国内，农民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说：我们不再跟资本家打交道了，我们要同工人一道干。我们只要颁布一项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赢得农民的信任。农民会懂得，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他们才能得救。我们要对生产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

现在我们已学会了齐心协力地工作。刚刚发生的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拥有群众组织的力量，它定能战胜一切，并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

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



## 南希·阿斯特

1879—1964年

英国政治领袖。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原名南希·兰霍尔内。1906年嫁给一金融家后裔、英国上院议员（1910—1919）沃尔多夫·阿斯特。1919年作为保守党联合候选人进入下院，成为英国下院第一个女议员；此后连选连任，直至1945年退休。30年代曾因姑息德国之嫌而受到指责。一生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利、公共教育及禁酒，有“禁酒先锋”之称。

她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以“利嘴”著称。《妇女在政坛》是她在纽约市市政厅发表的一篇讲演。认为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利，妇女进入下院是十分正常的事。演说十分平和而得体，既不为妇女进入议会而趾高气扬，更不为议会只有一个女性而自卑自馁；既使女人感到扬眉吐气，又不使男性有失体面，这正是演说者的巧妙高明之处。

### 妇女在政坛

1922年4月9日

我进入下议院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场革命。这是一种进化。我的丈夫，是他促使我走上这条道路——从家庭走向社会。要说我帮助了妇女事业的话，他才是值得感谢的人，而不是我。

一个妇女在下议院占有一席之地！这几乎足以将议院搞得支离破碎。我并不责备他们——不仅对男人，即使对妇女来说，她们也感到不知所措。开创者也许光彩照人，但他们通常颇为孤独。我必须为下议院说上几句，他们确实为之震惊，却又不失礼仪地泰然处之。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比他们更善良，更公正地对待一个“非法闯入者”。当你们听到有人在这儿试图对英国说三道四，请记住，英国是第一个赋予妇女以选举权的大国，英国男人以合理和公正的态度，欢迎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妇女涉入议院。对此，至少这位妇女将永远不忘。

妇女和政治——一些妇女终生投身于政治，而且还干得不赖。当我们还处于兰加斯特王朝时，听说，国王之所以能成为国王是由于议会的作用——确实，他们借助议会来实施他们的统治。后来，亨利八世那个无用的老家伙，接受了兰加斯特王朝的由议会实施统治的原则，但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他将议会变成了个人意志的发动机，他对议会施加压力和进行恐吓，迫使他们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在他的授意下，议会在精神上暂时地剥夺和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权力机构。他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一位国王或一个议会敢尝试的——前所未闻，糟糕透顶。

接着，伊丽莎白登基。确实，她曾责备议会多管闲事，她认为一些事情同他们无关。她不止一次恰如其份地评价她的下议院议长，但她的责备总是适可而止，她有能力运用明智的让步以了结争执。换句话说，她从不让议会下不了台。因而我相信，没有一个明智的妇女会置男人的担忧而不顾，我行我素，而能如愿以偿。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投身政治呢？意义何在呢？其意义远远超过妇女参

---

1918年2月6日，英国议会通过妇女享有选举权的法律。

政本身。叔本华有关妇女的一些描述 差不多都是些大谬不然的东西，而且他写得很多。但有一点他写得入情入理。在谈到妇女时，他说：“种族对一个妇女来说，比她的个性更重要。”我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由于某种原因，总体上我们确实是计较种族的，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向前看；我们为什么要往后看呢，这没有理由，我们在政治上没有留下历史记载；立法上的性别区别谬误百出，令人震惊地将我们引入歧途。

我们应该懂得要避免什么。一味谴责男人徒劳无益——是我们使他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努力使我们自己，亦即使男人的塑造者们在将来更加负责一些，这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都无法单独行使统治权。我相信，文明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悲哀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内只有一种性别。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由妇女统治的世界与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同样糟糕——但我们可以看到，如两者携手并进，以基督精神而不是以武力为准绳，我们会创造更为名副其实的文明，一种建立在公正和仁慈基础上的文明。我感到男人有伟大的正义感，而我们妇女有伟大的仁慈。我们必须取长补短。我们是一对新婚情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重振家业吧。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乔治·萧伯纳

1856—1950年

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和剧作家。生于都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家境衰落，失学后当过小职员。1876年移居英国。1879年开始文学创作。1884年参加费边社，并成为领导人之一。1889年起以社会问题为主题，专注于戏剧创作。一生共创作了51个剧本，5部小说及其他著作多种，题材广泛及历史、哲理、时政等，在英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2年曾访华。

他在70寿辰的这篇演讲，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端，竭力宣扬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文如其人。此时的萧伯纳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拥护俄国革命；另一方面试图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良方，并寄希望于工党的社会主义。

### 在七十寿辰上讲话

1926年7月26日

近年来，舆论界竭力企图把我整垮，此计不成，又处心积虑将我捧成伟人。谁赶上这种事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很明显，有人现在要继续这样干下去。为此，对于我的70寿庆，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工党、我工党的朋友们邀我来这里，我知道应该择善而从。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不存在什么伟人。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民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家。

我们把这种东西留给19世纪，留给完全属于它们的那个世纪。谁都知道，我在事业上卓有成效。但是，我并没有“伟人的感觉”。你们应同样如此。在我的同行中，我的前辈莎士比亚曾生活在中产阶级圈子内，但是，还有一个跻身在中产阶级圈内的非中产阶级人物，他原来是个泥水匠。莎士比亚去世后，中产阶级就纷至沓来，开始把他的著作编成对开本以示纪念（我虽然还没遇到过那种事，但毫无疑问会有人这样做）。所有的中产阶级作家谱下一曲曲壮丽的诗歌，讴歌莎士比亚的伟大。奇怪的是，至今唯一被人们引用或者铭记的那段颂词却出自这位泥水匠之手。他说：“我犹如所有人崇拜偶像一样喜欢这个人。”

我刚加入工党时，工党正受到自由党和激进党的主张和政策的紧紧束缚。然而，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有自己的传统，即1649年、1798年以及1848年的传统，那些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呢？那就是街垒、内战和弑君。那就是纯血统的自由党本身已不复存在。

激进党是征收员和无神论者。这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其重大原则是：在最后一位国王闷死在最后一位神父的肚子里之前，世界就绝不会太平。请他们讲得明确些，用现实的政治来说明时，他们的回答是世界充满了苦难和不公。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年薪有15000英镑，而查尔斯二世太太们的后裔又享受着终身养老金。

如今，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符合宪法的党，我们这个党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韦伯先生、麦克唐纳先生一开始就明确无误地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党成为一个合法的党，让每一个受人

尊重的敬神者在丝毫无损于他尊严的前提下得以加入这个党。我们抛弃了所有的那些传统，这就是现在的政府为什么对我们比以往任何激进派更害怕的原因。

我们的主张很简单。我们的优势在于人们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以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我们的一大难题是资本主义根本上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实际上，问题确很简单，社会党的理论是，如果你想满足私有财产的需要，将所有的生产资料视为私有财产，并把他们作为私有财产保留，就人与人之间据此缔结的关系而论，那么，生产与分配必定会各行其是。

资本主义者声称，将向全世界保证，在这个国家里人人会获得一份职业。他们并不主张这是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业，因为，假如酬金很高，这个人只要一个星期就能节余足够的钱，下个星期就不再工作了。他们决心使人们不停地工作，以挣到勉强维持生计的最低薪金，并且，还要分出一份积累资本。

他们说，资本主义不仅为劳动者提供了这一保证，而且通过确保巨大财富集中在一小批人手中，这样，无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将把钱储蓄起来，并必须用于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而这个政府总是与资本主义相抵触。政府既不给人提供就业，又不让他饿死，而是给他一点救济。当然，首先得肯定，他早已为此付足了钱。政府给资本家补贴，又制订了五花八门的规定，破坏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一直在这样干。我们提醒他们这是在自我毁灭，他们却听不进去。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时说：你们的制度自宣布诞生以来，没有哪一天信守过自己的诺言。我们应生产国家最需要的东西，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已经变得如此荒谬。当本该需要盖建更多的房屋时，我们却在生产 80 匹马力的汽车。我们在生产最豪华的奢侈品的同时，孩子们却在挨饿。你们已把生产本末倒置了。你们不是首先生产而是荒谬得绝伦，以致在这个 4700 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两个人赞成目前的分配制度——一个是诺森伯兰郡公爵，另一个则是班伯里勋爵。

我们反对这种理论。社会主义明确无误地指出，一定要注意你的分配问题。我们非得从这个问题开始，要是私有财产成了合理分配制度的绊脚石，那么，就得请它让路。

掌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按公共规矩行事。比如，我握着手杖，但不能随心所欲，绝不能用它去敲你的脑袋。我们说，如果分配出了差错，就会一错百错——宗教、道德、政府等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深知，我们必须从分配着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全部含义。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将此铭记在心，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处理好全世界的财产分配。请听我说，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那样，我认为在我们 4700 万人口中，如果没有那两个人，也许没有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我甚至可说，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也找不出一个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已经分文不值。这一点，你只要询问任何一位明智的中产者都证实。如仅仅是因为能获得 600 万英镑抚养金，当一场争夺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婴儿的斗争正在法庭进行的时候，他却去请求发放养老金，他认为这么做是否正确。

这场分配的关键是对那个婴儿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新生儿注定要成为一个名门望族，那么他一定还会获得一宗食品收入，一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优厚的收入。可是，一个婴儿还不懂得什么是道德、个性和勤奋，甚至

还不懂得什么是通常所说的体面。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那个被遗弃儿负责。这是分配问题的有效例子，它同我们的问题有关，是一个确实能将我们引向胜利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得以将自己同资本主义者区分开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公之于众。我们应该宣布，我们力求实现的不是旧概念的再分配，而是收入的再分配。我们指的永远是收入问题。

今天晚上真使我心花怒放。我们的主席对我的赞美，你们对我社会地位的如此尊重，对我个人怀有深厚感情，我完全理解。我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是，我不会对所有这一切无动于衷。我懂得这一切的价值。如今，我已年届古稀，时不再来，我说这话也就这一次了。我心潮澎湃，能够说出了许多人不能说的话。

我现在明白，年轻时思想转变，加入了工党，无论怎么说，我选准了自己的道路。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马克西姆·高尔基

1868—1936年

苏联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艺奠基人。原名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生于木工家庭，只读过二年小学。1892年用“高尔基”笔名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踏上文坛。1906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剧本以及文论、政论文章，为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9年当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高尔基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本篇是他在1932年苏联共青团第7届全苏代表会议上的讲演。他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向共青团员们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培养目标问题，相信他们定能表现出更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全世界吃惊。

### 你们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世界吃惊

1932年7月

同志们，我要讲的也许超出你们这里讨论过的问题的范围。但你们是“工农青年近卫军”，你们是本国主人，在我们的现实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哪一个问题不受到你们的注意。不应有这样的问題。

同志们，你们的处境，比我那时代的青年好得无可比拟了。我们的兄弟不得不在自由主义、民粹派、消极的和积极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中迷失方向。无政府主义是小市民意识形态的最高成就，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曾为它而度过了一生。

你们是处在另一种环境里。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和阐述的无可争辩的世界真理的最纯真的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和预料到的，像你们看见的，如今正在实现着。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腐烂，瓦解。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教导正在由你们来实现。像格林柯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你们千万只手实现的。

在已做出的一切基础上追求拟定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成为日益有成效的容易的事业。

我觉得，我们的青少年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成为更有成效的事业。它是否成为这样的事业呢？我对自己，也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业进行得并不像应有和必须的那样有成效。它进行得不大有成效，因为，你们知道，在我国，家庭和学校之间有些脱节现象。学校比家庭更社会主义化。

学校比家庭更社会主义化，儿童比父母更左倾。这是事实。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亲自体验到这一点。儿童在学校里不仅读书，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社会主义教育。在学校里给儿童讲到建设的崇高任务，告诉他们未来应该是什么。但是，他们放学回到家里，他们就进入了过去的时代。你们看，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至今还是很难把旧的市民生活习惯改掉，可是孩子已经摆脱了这种生活习惯。

然而很可能，这种生活习惯会毁掉他们当中许多人。你们都知道，过去的时代把人培养成了个人主义者。我们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敌人。我们要

创造出集体主义的人，国际主义的人。我们能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呢？你们，共青团员，无疑的会肯定而坚决地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我们能创造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事实，不能不提出来。我们大多数青年企望进中等技术学校，企望当工程师。同志们，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正在要使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大批工程师干部。这是对的。不错，但是，同志们，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许多别的干部。例如：我们需要大批医生干部，需要保卫国家的健康的人。在我国，他们的人数还很少。比起工程师来，他们处在另一种的、更艰苦得多的环境里。因此，青年不大愿意进医学系，你们自己知道这一点，许多教师和教授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已经提到，工程师是需要的。医生——小儿科、卫生学等等的专家也很需要。

需要合理分配力量。我们的青年应该到文化力量最缺乏的任何地方去，这些力量可以改造而且已经在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可以列举好些事实，说明医科学校的大学生转入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指出这样一桩事实：有一个人学成了当医生，跑到某地，住了下来，医术不好，人们埋怨他。他本人也知道自己是个蹩脚医生。他写道：“我对医学没有兴趣，我爱好文学，”然而他还是留在那里，干自己的事业。

我不打算再谈这些事实。但是我知道很多这些事实。

同志们，我提出了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医学是保卫国家健康的科学。儿童的健康操在医生手里，这些儿童经过几年以后就会站在你们的岗位上。在我国，有才能的老专家不多，很不多，而且他们逐渐会死掉。然而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很好的遗产。他们会这样说：“瞧，我们的青年不善于利用这些遗产。”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如果我们留下蹩脚的医生，很蹩脚的医生，这样的情况是很可能的。这就必须想点办法。

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不能是别人的问题。总之，对你们来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什么是别人的，不可能有你们不该响应的事情。今天你们是共青团员，明天你们就是党员，站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了。因此我觉得，你们必须认真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从事正确的培养和分配你们的力量。

我们在文化方面有点落后。可是你们青年精力这么充沛，不会引起惊慌，也不会责备。你们能够干得很好，很好地干吧，你们能够胜任一切。你们是刚强的、精力充沛的人，你们懂得生活的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劳动的意义。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有哪一个问题不受到你们的注意。同志们，我的话讲完了，希望你们更加强你们的能力，表现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全世界吃惊。（暴风雨般的鼓掌）

选自《高尔基政论杂文集》

季米特洛夫  
1882—1949年

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6—1949），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反法西斯杰出战士。生于贫苦的工人家庭。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历任中央委员、总工会书记、社会民主党左翼“紧密派”议会党团书记。1919年该派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继续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反法西斯起义。1934年到苏联。1935—1943年任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4年组织领导保加利亚武装起义。1949年病逝。

1933年2月，希特勒指使纳粹头目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事件”，以此镇压共产党人。3月9日季米特洛夫被捕，9月21日开始在莱比锡帝国法庭受审。在法庭上，他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纳粹德国的可耻阴谋，迫使法庭宣布无罪释放他。演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诘问犀利，论据有力，充满浩然正气，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在“国会纵火案”审讯时的最后发言  
1933年12月16日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第258条，我有以辩护人和被告人两种身份说话的权利。

庭长：你有最后发言的权利，现在你可以利用那个权利了。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法，我有权与检察官辩论，然后再作最后发言。

……

我是在保卫我自己，一个被控的共产党员。

我是在保卫自己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荣誉。

我是在保卫我的理想，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我是在保卫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因为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出自衷心，每一句话都表示我对这种不正当的控诉，对这种诬陷共产党人的反共罪行，怀着深切的愤恨。

我常常受到指责，说我对待德国最高法院不够严肃。这是毫无理由的。

诚然，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高法律是共产国际纲领，最高法院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但是作为被告，对我来说，帝国法院是应以极严肃的态度来看待的机构，这不仅由于它的审判员们具有很高的法定资格、而且由于它是国家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一个能处人以极刑的法院。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凡我对法庭所陈述过的，因而也就是我对公众所说过的，都是真话。至于处在地下状态的我们的党，我拒绝对它作任何供述。我是经常以严肃的态度和出自内心信念而说话的。

庭长：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中作共产主义的宣传。你总是这样干的。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要剥夺你的发言权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在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可



能，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宣传的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诬说季米特洛夫、托尔格列尔、波波夫和汤尼夫、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

我知道，在保加利亚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国会纵火案的捏造的同谋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与纵火案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德国，有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德国，人们可能相信这样离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证明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与这一罪行丝毫无关。

谈到宣传的问题，我可以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的发言也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宣传作用而责备他们。（法庭里一片激动声和笑声）

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叫作“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这类事情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幸福水平还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水平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你，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的和野蛮的呢？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是在暗示德国的政治情况吗？

季米特洛夫（带着讥笑）：当然不是，庭长先生……

很久以前，德国皇帝卡尔第五说过，他只愿对他的马说德国话，德国贵族和知识界只写拉丁文，而以本国文字为耻。而那时在“野蛮”的保加利亚，圣西利和圣梅托吉就创立了并传布了保加利严古文字。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自豪。

……

庭长：你不应该用这样一些不敬的字眼。

季米特洛夫：我要从另一点上再来谈谈这一控诉的方法和起诉书。

说放火烧国会德国共产党干的事，甚至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干的事，这一理论决定了这个审讯的性质。人们用放火烧国会这种反共的行为来诬陷共产党，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政体的烽火。由于运用这种理论，全部诉讼程序里面就贯串了反共产党的性质。起诉书写道：

“……控诉的根据是，这种犯罪的暴行是对国家的敌人们的一种信号，他们见到信号以后，就要向德帝国进行总进攻，把它消灭，然后建立无产阶

---

托尔格列尔当时任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季米特洛夫被捕后由于害怕而自动向警方投案，后又同意由法庭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波波夫和汤尼夫是与季米特洛夫一起被捕的保加利亚人。

即德皇查理五世。他是由教皇最后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级专政、建立第一个唯第三国际唯命是从的苏维埃国家……”

先生们，把这样的暴行归罪于共产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这里列举所有例子，我要你们回想一件铁路暴行，那是某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和特务不久以前在德国尤特堡干出来的。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的和国外的报纸都宣称这一暴行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手段。后来才搞清楚，这是一个叫做马杜式加的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干的。他被捕了，并被判刑了。

让我再提起另一个例子，那是戈尔古洛夫暗杀法国总统的案件。那时许多国家的报纸又叫嚣说共产党又显身手了。大家都说戈尔古洛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这个暴行是俄国白卫军所作的事，戈尔古洛夫是意在破坏法苏友好关系的特务。

我再请你们回想关于索非亚大教堂的暴行。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所组织的，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这个借口下，两千个保加利亚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被法西斯匪帮残杀了。这个炸毁索非亚大教堂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警察局所主使的。早在1920年，索非亚警察局长普鲁特金就在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组织炸弹爆炸事件，以挑拨保加利亚工人。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那与这个审讯不相干。

季米特洛夫：有人在这里断言，国会纵火案是武装起义的信号。人们企图用下列方式来证实这种说法。

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共产党就不得不鼓动群众，从事行动。他宣称：“共产党被迫干一场，现在不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共产党许多年来都号召大众反对国社党，现在国社党掌握了政权，共产党要么就是立即采取行动，要么就是永远不采取行动，这中间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检察官企图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阐明这一臆断。

……

硬套到共产党身上的这种设想，绝不是共产党的设想。这证明共产党的敌人们并不深知德国共产党。一个人要想正确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敌人。禁止党的活动、解散群众组织、否认党的合法地位，当然是对革命运动的严重打击。但是这远不表明，因此就一切都完了。

1933年2月共产党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党报被禁止了，取消党的合法性是随时可以预期的。德国共产党等候着这一天。在小册子及报纸上都谈到这一点。德国共产党很懂得，虽然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继续进行活动和斗争。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被禁止活动的。

我可以就保加利亚党的经验说一说。那里的共产党于1923年起义后就被禁止了，然而还继续工作着。虽然经过巨大的牺牲，但是它已比1923年被禁以前更加强大了，这是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德国共产党虽然处在非法的地位，仍然能够在一定的形势下进行革命。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共产党是非法的，它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后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获得了政权。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就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起义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当然，德国共产党完全知道非法地位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但是它也知道党的革命

力量势必重新增强，总有一天它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務。因为这些理由，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有意在这时孤注一擲。共产党人很幸运地不像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在困难的环境中丧失理性。

.....

先生们，法庭调查的结果如何？国会纵火是共产党所干的这一神话已经完完全全地给粉碎了。我不想像其他的辩护士一样援引例证。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具有正常智力的人说来，可以认为是完全搞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丝毫无关，不仅与起义无关，即与罢工、示威或其他类似的任何事件都无关。法庭的调查已经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除外）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动或企图。当时没有人听到过这类说法。有关的种种捏造都是在很久以后才编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处在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德国共产党正力图组织群众的反抗和自卫。但事实证明：国会纵火是大规模地预先布置好的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一种借口的前奏。

.....

庭长：这同本题无关。你应当提出建议来了。

季米特洛夫：检察官已经提议，被告保加利亚人罪证不足，应予开释。但我绝对不能满足这一建议。问题远不如此简单。这没有洗刷掉我们的嫌疑。不，审讯已经证实，我们同国会纵火案毫不相干。并且没有再对我们怀疑的丝毫理由。我们保加利亚人和托尔格列尔所以必须全被开释，倒不是由于证据的缺乏，而是由于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会与也不能与反共产主义的行为有任何关系。

我建议作如下判决：

一、托尔格列尔、波波夫、汤尼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书应予撤销；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利用来陷害工人阶级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损失的时间、被损坏的健康以及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均应给予赔偿。

庭长：这就是你要法庭在讨论判决时考虑的所谓建议。季米特洛夫：加上利息来履行这些建议的时机终会到来！至于国会纵火案的完全搞清楚和真正放火犯的认定。当然，这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法院会完成的事。

17 世给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要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

“地球仍然在转动！”

这个科学的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

（庭长急剧地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站起来，整理纸张，准备离开。）

季米特洛夫（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

“他仍然在转动！”

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朝着苏维埃的欧洲、朝着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的方向转动。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推动的这个车轮，无论是用恐怖手段、

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选自《季米特洛夫选集》

## 温斯顿·丘吉尔

1874—1965年

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生于贵族家庭。主修于皇家军事学院。先后当选为自由党、保守党议员，历任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大臣等职，两度出任首相。

1940年5月，他在危难之时出任首相，发表了这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他坦率真诚，慷慨陈词，满怀激情，给人果敢刚毅之感。他的演说获得巨大成功。

1941年6月22日。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当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国人及世界人民大力援助苏联，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

### 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1941年6月22日

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

今天凌晨4时，希特勒已进攻并入侵俄国。既没有宣战，也没有最后通牒；但德国炸弹却突然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德国军队大举侵犯俄国边界，一小时后，德国大使拜见俄国外交部长，称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但正是这位大使，昨夜却喋喋不休地向俄国人保证，两国是朋友，而且几乎是盟友。

希特勒是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欲壑难填的魔鬼；而纳粹制度除了贪得无厌和种族统治外，别无主旨和原则。它横暴凶悍，野蛮侵略，为人类一切形式的卑劣行径所不及。

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土地。我看见他们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祈祷——呵，是的，有时人人都要祈祷，祝愿亲人平安，祝愿他们的赡养者、战斗者和保护者回归。

我看见俄国数以万计的村庄正在耕种土地，正在艰难地获取生活资料，那儿依然有着人类的基本乐趣，少女在欢笑，儿童在玩耍。我看见纳粹的战争机器向他们碾压过去，穷凶极恶地展开了屠杀。我看见全副戎装，佩剑、马刀和鞋钉钉作响的普鲁士军官，以及刚刚威吓、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奸诈无比的特工高手。我还看见大批愚笨迟钝、受过训练、唯命是从、凶残暴戾的德国士兵，像一大群爬行的蝗虫正在蹒跚行进，我看见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在天空盘旋，它们依然因英国人的多次鞭挞而心有余悸，却在为找一个自以为唾手可得的猎物而得意忘形。在这番嚣张气焰的背后，在这场突然袭击的背后，我看到了那一小撮策划、组织并向人类发动这场恐怖战争的恶棍。

于是，我的思绪回到了若干年前。那时，俄国军队是我们抗击同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盟军。他们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却完全同这一切隔绝开了——虽然这并非我们的过错。

---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三国协约”。

我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如果我直抒胸臆，感怀旧事，你们是会原谅我的，即便现在我必须宣布国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我确信伟大的自治领地在适当时候会一致同意这项决定。然而我们必须现在，必须立即宣布这项决定，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必须发表这项声明，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怀疑我们将要采取的政策。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谈判。我们将在陆地同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同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同他作战；直至邀天之助，在地球上肃清他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国家，而且适用于所有那些卑劣的、吉斯林之流的代表人物，他们充当了纳粹制度的工具和代理人，反对自己的同胞，反对自己的故土。这些吉斯林们，就像纳粹头目自身一样，如果没有被自己的同胞干掉（干掉就会省下很多麻烦）就将在胜利的翌日被我们送交同盟国法庭审判。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声明。

因此，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我们已经向苏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我们将日以继夜地、越来越大规模地轰炸德国，月复一月地向它大量投掷炸弹，使它每一个月都尝并吞下比它倾洒给人类的更加深重的苦难。

值得指出的是，仅仅在昨天，皇家空军曾深入法国腹地，以极小损失击落了 28 架侵犯、玷污并扬言要控制法兰西领空的德国战机。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现在起，我国空军的扩充将加速进行。在今后 6 个月，我们从美国那儿得到的援助，包括各种战争物资，尤其是重型轰炸机，将开始展示出重要意义。这不是阶级战争。这是一场整个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党派、全都投入进去的战争。

希特勒侵略俄国仅仅是蓄谋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指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这一切，并在美国海军和空军进行干涉之前击溃英国。他指望更大规模地重演故伎，各个击破。他一直是凭借这种伎俩得逞的。那时，他就可以为最后行动清除障碍了，也就是说，他就要迫使西半球屈服于他的意志和他的制度了，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的一切征服都将落空。

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让我们从如此残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吧！在这生命尚存、力量还在之际，让我们加倍努力，合力奋战吧！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吉斯林（1887—1945），挪威军官，二次大战期间卖国投敌，任纳粹侵占挪威后的傀儡政府的头子，因而他的名字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 夏尔·戴高乐

1890—1970年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法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法西斯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战士。执政期间，积极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次大战期间先后任第四装甲师师长，雷诺政府国防部次长。

1940年6月18日，即法国贝当元帅向希特勒投降的次日，他在伦敦布什大厦的播音室里，向法国人民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领导法国人民开展抵抗运动，使法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重新点燃了希望之光。他从此成为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六·一八”英雄。

戴高乐是著名的演说家，演讲技巧高超，善于随机应变，抓住听众。“六·一八”演讲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篇演讲句简意明，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

### 谁说败局已定

1940年6月16日

那些多年身居军界要职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以我们的军队吃了败仗为由，同敌人接触，意在谋取停战。

毫无疑问，我们确是吃了败仗，我们陷于敌陆军、空军的机械化部队的围困之中。我们之所以受挫，不仅是因德军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飞机、坦克和战略。正是德军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不知所措，置他们于今天的境地。

但是难道已一锤定音，胜利无望，败局已定吗？不，绝不如此！

请相信我，因为我对自己说的话胸有成竹。我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没有失败。我们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并有朝一日扭转乾坤，取得胜利。

因为法兰西并不孤立，她不是在孤军作战！她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继续在战斗着的不列颠帝国结盟。同英国一样，她可以得到美国雄厚工业力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场战争不仅限于在我们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所有的过失、延误和磨难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世界上仍有种种锦囊妙计，能够最终置我们的敌人于死地。我们今天虽然受挫于机械化部队，将来，我们却可用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制胜。世界的命运正系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向法国的官兵发出请求，不管你们现在还是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不管是否持有武器，都同我联系。我请求具有制造武器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不管你们现在或是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都和我联系。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法兰西的抗战烽火都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决不可能被扑灭。

明天，我还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讲。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约·维·斯大林

1879—1953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生于格鲁吉亚一个皮鞋工人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曾被捕7次、流放6次。1912年起先后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17年参与并主持了党中央领导武装起义的总部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2年至1952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经过4年战争，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在德国正式投降的当天，斯大林发表了《告人民书》宣布战胜德国法西斯。这篇演说满怀胜利的喜悦，但深沉而不露，表现了一个统帅的冷静、沉着、坚定、刚毅。

### 告人民书

1945年5月9日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5月7日，在兰斯签订了投降的初步议定书。5月8日，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在柏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面前，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投降书自5月8日24时开始执行。

我们深知德国头目们的豺狼癖性，他们素来把条约和协定看成一纸空文，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今天从早晨起，德军为了履行投降书，已开始大批向我军缴械投降。这已经不是纸上空文。这是德国武装力量的真正投降了。的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批德军仍然不肯投降。但我相信，红军会使他们觉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声明。彻底击败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国人民取得对德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支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本来就不能实现，战争的进程更把它打得粉碎。实际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梦话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军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支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同志们！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完全胜利了。欧洲战争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赢得对敌胜利的我们的英勇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了的、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  
英雄们永垂不朽！

选自《斯大林文集》

## 尤利乌斯·伏契克

1903—1943 年

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英雄，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工人家庭。1921 年加入捷共，曾任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文艺政治评论刊物《创造》部编辑。1939 年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参与领导地下斗争。1941 年当选中央委员。因叛徒告密，次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写成举世闻名的、后来被译成 86 种文字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1943 年 9 月 8 日他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1950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追授伏契克以特别荣誉和平奖。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是伏契克临刑前在法西斯法庭上的演说。演说者变被告为原告，将法庭当讲坛，怒斥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法西斯分子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而伏契克沉着坚定，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演说篇幅虽短，但每字每句似千钧霹雳，沉重地击向法西斯的心脏，不愧为当代法庭辩论演说的名篇之一。

###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1943 年 8 月 25 日

弗赖兹列尔（审判长）：你为什么转入地下？要知道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你们的措施？

伏契克：你们为什么在占领的第一天就逮捕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他们还未做出任何反对帝国的事情，但是他们已早不在人间弗赖列尔：既然历史证明了捷克和摩拉维亚一向属于德意志的版图，你为什么进行反对帝国的斗争？

伏契克：这是无耻的谎言。连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兹你们在捏造历史，在歪曲事实。因为这样做对你们有利。

弗赖兹列尔：你是否觉得自己有罪？

伏契克：我根本不承认你们对我国的统治权，我根本不应受到你们的审判。

弗赖兹列尔：我不许你发表这种言论，你要回答问题：你承认你以自己的行为帮助了帝国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俄国吗？

伏契克：是的，我帮助了苏联，帮助了红军。而这是我一生 40 年来所作的一件最好的事。……

（最高法院总检察长诺培尔宣读判决书，要求对伏契克处以极刑。）

伏契克：我所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不能也不愿意向资本主义制度妥协。我坚信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会开始另一个时代。我开始地下工作，为的是帮助我国人民驱逐占领者，把卖国求荣的保护国政府连同占领者一起驱逐。我所指的还不仅这一点。如果在解放之后，掌握政权的人又是那些把我国人民弄到国破家亡的境地、曾经宣誓效忠但远在 1938 年以前就准备叛变的人们，那么我们的全部斗争就丧失了意义。如果又是那些破产的政客来领导我国，那也是荒谬的。换句话说，我的地下革命活动是为了给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进行准备工作。

（伏契克的发言使在场的法西斯分子气得浑身发抖，他们挥臂跺脚，高声叫喊，想制止伏契克继续发言。伏契克不理睬他们。）

伏契克：你们现在向我宣读判决书。我知道，这个判决书是宣判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我对你们早已作了判决。这个判决书中用全世界一切正直人们的鲜血写着：法西斯主义死亡！资本主义死亡！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选自《为欢乐而生——尤利乌斯·伏契克传》

## 贝纳德·洛·蒙哥马利

1887—1976年

英国陆军元帅。生于伦敦。1908年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一次大战中战功卓著。二次大战中历任第3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欧洲盟军集团司令等职。在阿拉曼一役中挫败德军名将隆美尔，建立奇功；后又成功地指挥诺曼底登陆战。1944年晋升元帅。战后历任英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帝国总参谋长、西欧总司令委员会主席、北约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1960年、1961年两次访华。1976年病逝。

1943年底，身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在意大利前线突然接到回国命令，要他准备实施横渡海峡、进军西欧大陆的军事行动。仓促离别之际，他在司令部所在地瓦期托城的歌剧院举行了告别会，向官兵作了这篇简短的演说。演说质朴无华，充满了驰骋疆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情谊，表达了“临别依依”的“离别之情”。

### 告别演说

1943年12月30日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离开第八集团军时刻来到了。我受命去指挥在英国的英国军队。他们将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作战。

我实在很难把离别之情适当地向你们表达出来。我就要离开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艰苦作战与赢得胜利的岁月中，你们忠于职守的勇敢与献身精神，永远令我钦佩。我觉得，在这支伟大的军队中，我有许多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想念，特别是回忆起那些个人的接触，以及路上相遇时愉快致意的光景，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们共同作战，从未失败过，我们共同所做的每件事，总是成功的。

我知道，这是由于每个官兵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做到的。

正因为这样，你们和我彼此建立了信任。司令官与他的部队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无价之宝。

与沙漠空军部队告别，我也依依不舍。在第八集团军整个胜利作战的过程中，这支出色的空中打击力量一直同我们并肩作战。第八集团军的每名士兵引以为荣地承认，这支强有力的空军的支援是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对于盟国空军，尤其是对于沙漠空军的大力支援，我们将永志不忘。

临别依依，我要向你们说些什么呢？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但我还是同你们说：

第八集团军之有今天，是你们的功劳，是你们，使得它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因此，你们一定要维护它的良好名声和它的传统。

请你们以对我一贯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同样地对待我的接任者。

再见吧！

希望不久又再见面，希望在这次大战的最后阶段，会再次并肩作战。

选自《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

## 费朗索瓦·密特朗

1916—1997年

法国总统，社会党人。毕业于巴黎大学。二次大战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战后历任国会议员，退伍军人部长、海外领地部长、国务部长、参议员等职，以及社会民主左翼联盟主席（1965—1968）、共和大会党主席团主席（1970—1971）、社会党第一书记（1971—1981）和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72—1981）。1981年就任总统，1988年连任。

本篇是他1981年就任总统时的讲演。他避实就虚，不谈具体问题，而只就社会党的胜利表示“希望”、并使社会党的“希望”变为全体法国的“希望”，在法国建立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新联盟”。演说言简意明，使人看到了法国社会党上台后施政的大致方向。

### 希 望

1981年5月21日

在我就任我国最高职务的今天，我想到了作为我国人民精英的千千万万法国男女。他们在漫长的两个世纪中，在和平和战争的环境中，用劳动和鲜血创造了法国的历史，他们只是在我们社会出现短暂而光辉的突变时才偶然登上历史舞台。

忠于饶勒斯的教导，我现在首先以这些千千万万法国男女的名义讲话。继人民阵线和解放战争之后，现在开始漫长历程的第三阶段，通过民主方式表明法国人中的政治上的多数派刚刚与社会上的多数成为同一体。一个伟大民族当然应该有宏伟计划。对于我国来说，还有什么比建成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新联盟更崇高的要求呢？还有什么比把这新联盟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更宏大的抱负呢？总之，这正是我的主张和决心，它使我确信，在不公正和不宽容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序和安全，我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1931年5月10日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但愿这种希望能成为每个法国人的希望。为此，我将不懈地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前进，尊重别人，让不同意见互相争论。作为全体法国人的总统，我要使举国上下团结起来去从事我们面临的伟大事业，无论如何，我要为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创造条件。

我再次向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表示我个人的祝愿。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移交权力，而是全体人民将要行使实际上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

此外，如果我们放眼国际局势，怎么能不考虑各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以及层出不穷的对抗对和平造成的威胁呢？法国要强有力地指出，只要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继续付出人力和财力，而换来的仅是饥饿和蔑视，那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大家庭。

公正而团结的法国希望同所有人和平相处，能够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为此，法国首先应当自力更生。

在此，我要向所有决心为国家服务的人发出呼吁。我期待着他们的智慧、经验和忠诚的帮助。

我要向在这个大厅和这座大厦外面的所有法国男女说：要充满信心，相信未来。

共和国万岁！法国万岁！

选自《外国名人演讲集》

##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1869—1948 年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著名领袖，有“圣雄”之称。生于一个土邦的贵族家庭。毕业于伦敦大学。1893 年在南非任一印度商业公司法律顾问，旋即投入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15 年回国，节欲苦行，将家财尽数捐为慈善费。鉴于英国未履行让印度自治的诺言，遂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 1920 年倡导不合作运动。长期任国大党主席，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印度独立事业。1948 年 1 月在制止教派纠纷时被一狂热分子刺死。

1919 年 4 月殖民地当局制造的阿姆利则大屠杀导致反英大起义，次年 9 月国大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案。《论不合作》就是这次会议之前向马德拉斯的 5 万多名听众发表的一次讲演。全篇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说理清楚，极有说服力，表现了甘地杰出的演讲才能。美国《展示》杂志称之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

### 论不合作

1920 年 8 月 12 日

有关不合作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颇有所闻。那么，什么叫不合作，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不合作？借此，我愿直抒己见。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基拉法问题，印度的穆斯林为此心如刀割。英国首相经过深思熟虑的、以英国名义许下的诺言已陷入泥淖。由于印度穆斯林的努力，并经英国政府斟酌再三后作出的许诺，现已化为乌有，伟大的伊斯兰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穆斯林教徒们坚持认为——我敢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不列颠不履行诺言，他们对不列颠应当不可能有真心实意和忠诚。如果让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忠诚于与不列颠的关系还是忠诚于他的信仰和穆罕默德之间作出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作出抉择——他已经宣市了自己的抉择。穆斯林们直言不讳地、公开而又体面地向全世界声明，如果不列颠的部长们和不列颠民族违背诺言，不想尊重居住在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 7000 万臣民的感情，就可能失去穆斯林对他们的忠诚。然而，这对其他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是否要与穆斯林同胞一起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便抓住了向穆斯林同胞表达友好亲善和深情厚谊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证明你们多年来所说的话：穆斯林是印度教的兄弟。如果印度教徒认为，你们同穆斯林的兄弟般的血肉情谊胜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如果你们发现穆斯林的要求是公正的，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的，是伟大的宗教情感，那么我要提醒你们，只要他们的事业依然是正义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做的一切是正义的、体面的、无损于印度的，你们就要对穆斯林帮助到底，别无选择。印度的穆斯林已经接受了这些简单的条例。这是在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接受印度教徒提供援助，可以永远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时候，才决定接受同伴伸出的援助之手的。然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将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所有基督教列强面前，并向后者表明，尽管

---

又称哈里发运动，为印度穆斯林反对英殖民统治的运动，一次大战后反对英国等协约国瓜分土耳其，保卫伊斯兰教为号召兴起。



印度还很懦弱，但她还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尊。并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尊而献身。

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像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 1857 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的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境。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交往。因而，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

有人告诉我，不合作违反宪法。我敢否认这是违反宪法的。相反，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一位不列颠帝国的狂热推崇者曾说过的，在不列颠的宪法里，甚至连一场成功的叛乱也是全然合法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令我无法否认的历史事件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叛乱就其通常的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正，我认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我的兄弟和朋友肖卡特·阿里相信暴力方法。如果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抽出利剑去反击不列颠帝国，我知道他有男子汉的勇气，他能够看清应该向不列颠帝国宣战。然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认识到暴力手段不适合于印度，于是他站到我一边，接受了我的微薄援助并保证：只要与我在一起，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他就永远不会有时任何一个英国人，甚至对地球上任何人施行暴力的念头。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们，他言必信，行必果，始终虔诚地信守诺言。在此我能作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同时，我要求印度接受这一计划。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英属印度的战士行列中，没有哪个人胜过肖卡特·阿里。当剑出鞘的一刻来临，如果确实来临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会抽出利剑，而我就会隐退到印度斯坦的丛林深处。一旦印度利剑的信条，我将结束作为印度人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印度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因为我相信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印度先辈们，人类的公正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真正的公正是建立在自我牺牲、道义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我对此忠贞不渝，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信念。为此，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在相信暴力的同时，也相信非暴力是弱者的一种武器，而我却相信非暴力这种武器属于最强者。我相信，一个最坚强的战士才敢于手无寸铁，赤裸着胸膛面对敌人而死。这就是不合作的非暴力的关键所在。因而，我敢向睿智的同胞们说，只要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这

---

即 1857 年印度人民大起义。先由英国土著雇佣兵于 5 月兵变，后席卷广大地区。

英国于 1919 年通过《罗拉特法案》，残酷镇压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骚乱”。

1919 年 4 月 13 日英军对旁遮普省阿姆利则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数千名居民开枪射击，死伤 1516 人。

基拉发运动领导人之一，后参加不合作运动，以换取甘地的支持。

种不合作主义就没有什么违反宪法之处。

请问，我对不列颠政府说“我拒绝为你服务”，难道这违反宪法？难道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先生恭敬地辞去所有政府授予的官衔也违反宪法？难道家长从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学校领回自己的孩子违反宪法？难道一个律师说“只要法律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我的地位，我就不再拥护法律”违反宪法？难道一个文职人员或法官指出：“我拒绝为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服务”也违反宪法？再请问，如果一位警察或一位士兵，当他知道自己是被征来效忠于迫害自己的同胞的政府时，提出辞呈也违反宪法？如果我到克里希纳河畔对一位农民说：“假如政府不是用你的税款来提高你的地位，相反地在削弱你的地位，你交税是不明智的。”难道这也违反宪法？我确信并敢于指出，这没有违反宪法，根本没有！况且，我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在盖拉，我曾在70万农民中间工作过，他们停止了交税，整个印度都支持我。没有谁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在我提出的一整套不合作计划中，无一不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我敢说，在这个违反宪法的政府中间，在这个已经庄严地制定了宪法的国度里确有严重的违反宪法行为——使印度成为一个懦弱的民族，只得在地上爬行，让印度人民忍受强加于她的侮辱才是严重的违反宪法；让7000万印度穆斯林屈从于对他们的宗教施行不道德的暴力才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宪法；让整个印度麻木不仁地同一个践踏旁遮普尊严的非正义的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同胞们，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尊严，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世代相传的高尚传统的后裔和维护者，你们不支持不合作立场就是违反宪法，同这样一个变得如此非正义的政府合作就是违反宪法。我不是一个反英主义者，不是一个反不列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反对虚伪，反对欺骗，反对不公。这个政府坚持非正义一天，就会视我为敌一天——把我视为敌在阿姆利则的国会上——我对你们开诚布公我曾跪在你们中的一些人面前，恳求你们同这个政府合作。我曾信心满怀地希望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英明的不列颠部长们会安抚穆斯林的感，他们会在旁遮普暴行事件中完全主持公道。因此我当时说，让我们与他们重归于好吧，握住伸向我们的友谊之手吧，因为我认为这是通过皇家宣言给我们传递友谊。正因为如此，我当时才保证给予合作。但是今天，这种信念已烟消云散，这要归咎于不列颠部长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现在我请求，不要在立法委员会内设置无为的障碍，而要采取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不合作立场，这样就会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瘫痪。这就是我今天的立场。

只有当政府保护你们自尊心的时候，合作才是你们唯一的职责。同样，当政府不但不保护你，反而剥夺你的尊严时，不合作就是你的天职。这就是不合作之真谛。

选自《世界伟大演说》

## 鲁迅

1881—1936年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语）。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生于破落封建士大夫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弃医从文，以期改造中国。回国后曾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任教。其间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30年和其他左翼作家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27年2月，正值北伐军进逼宁、沪之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酝酿之时，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发表了这篇演说，无情地鞭挞使亿万中国人变成活“死人”，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的封建文化，并号召青年向封建专制文化进攻，“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它像隆隆春雷，震撼着青年听众的心；像黑夜的明灯，照亮了青年前进的路。对于生活在“无声的中国”和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听众来说，这篇演说无疑能引起最强烈的共鸣。

### 无声的中国

1927年2月18日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有，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

---

指英语“张”或“章”的发音。

匪”事件，民元革命 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不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

---

指 1900 年义和团反帝斗争。

即辛亥革命。

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话，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习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选自《鲁迅讲演集》

宋庆龄  
1893—1981年

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海南岛文昌县人，生于上海。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1913年回国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积极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而持久的斗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为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为妇女和儿童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国家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病逝。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会上她发表了这篇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字里行间浸透着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气概和不畏强暴的胆略和决心。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  
1933年9月30日

同志们和朋友们：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

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为了克服那分裂它们日益尖锐化的矛盾，正竭力企图以重新分割中国和发动反苏的干涉战争来取得暂时的妥协。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远在日本夺取台湾以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控制了中国的一切战略要地，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支配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军阀和其他反动分子作他们的爪牙，来达到各帝国主义不同的目标。

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1925—1927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也正是这种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国前还看不到侵略的终结。这还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继续不断的卖国行为的帮助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惨重的奴役。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将来一定还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来从事彼此间的相互厮杀。战争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而在这些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将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在替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了；将来，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将被迫给各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它并且在企图扩大它的根据地，想先控制黄河以北的土地，然后加以占领，再进一步侵略内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征服全中国。至于英帝国主义，它和美国有尖锐的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冲突也在增加，对印度革命怀着畏惧，

并对苏联怀抱仇恨；它正在拼命设法组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集团，以图延缓帝国主义强盗间不可避免战争。

这是目前局势的真相。希望从任何帝国主义者或国际联盟那里取得帮助是犯了叛国之罪。希望从国民党的政策中获得生路，简直是愚蠢。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缜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

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

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

只有这些斗争，才能把中国从连年战争的无穷苦难与长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暴行为之中解救出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问我们：“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末为什么不反对革命中使用武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

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明了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帮助他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力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的：“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的保证。很明显的，东北英勇的义勇军长期间的抗日斗争现在还在继续，假如不是惨遭反动政权罪恶地加以破坏，早就达到更高的程度了。

除却蒋介石政府方面的破坏，还有另一个因素阻挠这运动的进展。抗日



义勇军的领袖们畏惧群众，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只武装了以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阶级观点看来认为“稳健”的分子。东北的工人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对这些义勇军的领袖如马占山、李杜之流，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可能迅速成功了。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这表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要不是亲帝的、国民党的工具，便是没有进行真正斗争的勇气。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最后，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 5000 万美元中 1600 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受到帝国主义各色各样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帮助。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选自《宋庆龄选集》

## 孙中山 1866—1925年

原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早年便立志反清。1893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开始武装反清活动。1905年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此后，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次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病逝。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一位大演说家。这里选择了他论述三民主义的一篇演说。这篇演说是1906年底在《民报》创刊周年会上发表的，听众达六七千人，他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指出革命日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演说字斟句酌，浅显易懂，虽无慷慨激昂之词，但却紧扣人心，虽显质朴淡泊，但却高屋建瓴，磅礴而有气势。

### 三民主义 1906年12月2日

诸君：

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人入关至今已有260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那里？政权在那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地球上人数不过一千几百兆，我们汉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为亡国之民，这不是大可怪的吗？那非洲杜国不过20多万人，英国去灭他，尚且相争至三年之久；菲律宾岛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他，尚且相持数岁；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于亡国！想起我汉族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闭眼想想历史上我们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们祖宗狠对得住子孙，所难过的，就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再想想亡国以后满洲政府愚民时代，我们汉人面子上从他，心里还是不愿的，所以有几回的起义。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那满洲人也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他们要长保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们这几句话本是不错，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汉人无团体。我

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他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下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 10 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权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汉人要剿绝他，故此骑虎难下。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要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想来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300 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佛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这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是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于今先说民生主义所以要发生的原故。这民生主义，是到 19 世纪之下半年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

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这个道理，狠觉费解，却可以拿浅近的事情来作譬喻。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专注重生产。近代却是两样。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更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时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了。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狠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一步田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举一例来说，今日中国贫民，还有砍柴割禾去谋生活的，欧美却早已绝迹，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就算得些蝇头微利，也决不能生存。故此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大凡文明的进步，地价日涨。譬如英国 100 年前，人数已有 1000 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余；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已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粟。故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算计，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领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

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亦是如此，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增加，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去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 1

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10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4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1000元，可定价为1000，或多至2000；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1万，地主应得2000，已属有益无损；赢利8000，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湾、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选自《孙中山全集》

## 李大钊 1889—1927年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新文化运动主将。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1918年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创办《每周评论》，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北方区书记；是中共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曾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会议。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6日英勇就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李大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讲演，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讲演通俗朴实，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比喻恰当，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 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5日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的一国或那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

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有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是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的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选自《李大钊选集》

## 毛泽东 1893—1976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演说以博雅宏达、端庄沉稳、深入浅出和简洁明快见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则是建国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全篇铿锵有力，层次分明，充满胜利的喜悦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



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部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选自《毛泽东选集》

闻 一 多  
1899—1946 年

中国著名学者，诗人，民主战士。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1922年清华大學毕业后赴美留学，攻美术和文学。1925年回国，曾在多所大学执教。1943年走出书斋，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次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斗士。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参加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爱国志士李公朴追悼大会。当大会遭到特务破坏时，他“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这一著名讲演。他横眉冷对特务的手枪，愤怒斥责反动派的卑鄙无耻。他坦然声明：“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文锋犀利，直截了当，气势夺人，犹如重磅炸弹投向敌群，似阵阵号角，催人奋进。就在演说后的当天，他遭到了特务的暗杀。

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5日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讲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我们今天来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

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经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选自《闻一多选集》

片山哲  
1887—1978年

日本第46任首相，战后第一位根据新宪法由国会推选的首相。和歌山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历任社会民众党书记长、农民组合总同盟会长、社会党书记长和执行委员长、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会长、社会党顾问、民社党最高顾问等。1956年与中岛健藏等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先后任会长、顾问、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和日中友协顾问。执政后倾向和平民主，反对重整军备，主张走中间道路。

本篇是他在战后首届国会上的演说。强调维护民主体制，重建日本经济，突出战后宪法赋予国民的权利、义务及自由、和平、正义与反对暴力的原则。语言朴实，主题突出，观点明确，反映了新内阁准备突破危机、刷新政治的良好愿望。

就职演说  
1947年7月1日

在按新宪法组建的首届国会上，我能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演说感到无比荣幸。自着手组阁以来就努力想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四党联合政府，虽未取得圆满的成功，但现已成立的三党联合内阁，仍然希望留在阁外的自由党人士通力合作，举国一致突破危机。

在日本历史上首届国会召开之际，谈谈政府对目前时局的信心和看法，希望得到诸位合作。

政府对贯彻新宪法的信心政府宣誓将严格遵守新宪法，忠实于新宪法的原则精神，特别要将新宪法中的民主主义伟大精神及和平主义的远大理想，作为一切政治行动的基本目标，并毫不含糊地付诸实施。也就是说，要自觉意识到政府是由国民代表组成的国会提名的，应尊重国会，根据宪法的条款处理政府和国会的关系，避免各种矛盾。尤其要关注司法权的独立，最高法院的构成以及根据宪法精神所产生的各种民主方法，尽快实现新宪法提出的各种远大理想和目标，尽快准备向国会提出各种必要的法规。

政府的施政方针根据目前形势，政府必须全面考虑发展理想的民主主义，建立高度民主的民主主义体制，使各个领域充满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政治观念。本届内阁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在各个方面都能自觉地贯彻高度民主。

毋庸说，政治上迫切需要彻底的民主。不仅如此，产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需要贯彻民主思想。产业经济的发展实际反映了组织民主化的程度。社会生活方面为发展健康的文化生活，必须改革社会领域，将民主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的民主化是日本社会改革的当务之急。政治上实行民主，能彻底扫除封建的官僚机构；产业经济中贯彻民主，将推动产业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各领域推进民主，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在国际关系方面倡导民主，将会结出和平的硕果。

民主主义作为人类生活规律的政治原理，较18世纪有了更大发展，在几经周折，直至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首次作为世界各国新生活的共

---

即社会党、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

同原则和准则。西方文明是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和现代科学的聚集。

今天我们所说的高度民主，既包括西方文明的内涵，又是以和平为基础的。没有民主，决不可能实现全面和平和世界和平。发展产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也是以高度民主为基础的。

高度民主是一种人道主义、合理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在反对一切暴力的同时，严格遵循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议会政治原则，坚定地选择基于这一信念的施政方针，就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

我国的特殊性质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必须向世界各国明确而坦率地说明我国的特殊性质，以便在谋求各国理解和援助的同时恢复国际信誉。新宪法明文规定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和尊重人权，因而我国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崭新的日本将重现于世。我国明确宣布已不再是穷兵黩武或好战国家，并要队制度上肃清封建官僚机构，重建民主议会政治，以这些事实向全世界表明日本国民的努力和真挚的情感。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和平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保障宪法赋予国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保障国民健康与文化生活；排斥暴力、非理性和非正义，铭记道德、仁爱、和平及维护正义；尊重劳动、科学、艺术和宗教；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努力培养和平民主的一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日本人民正在建设的是和平民主的新国家。

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危机因战争失败，诸般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摆在日本人民面前，如粮食匮乏、通货膨胀、企业萧条、失业增加、黑市猖獗等等。政府组阁后立即提出这一问题，决心排除万难，克服危机，并提出了8项经济紧急对策，希望国民配合。

关于目前经济的困难程度及具体事实，在经济实况报告书中可见端倪。经济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可归纳为下述几点：我国因战败丧失了相当部分的经济资源，生产与运输设备因战争而破损老化，生产资料库存渐趋枯竭，劳动生产率也比战前低下；生产能力如此低下，人口却呈增长趋势，消费需求随战时被压抑的欲望的解放而越来越大；由于战争和商品供应无法保证而爆发的巨大购买力，引起了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赤字，形成了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并逐渐加速。

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它们盘根错节，互为因果，将经济引向崩溃。面对这样的经济状态，更坚定了我们竭尽全力重建日本经济的决心，只要措施正确，万众一心共同努力，相信定能挽回持续恶化的经济局面，把经济纳入重建轨道。

政府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改革行政机构，刷新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准备是打破官僚观念，政府官员无论到哪里都担负着为国民服务的职责，对自己承担的任务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将正义、公平作为生命来捍卫。同时，要废除内务省，彻底改革地方自治制度，实行新的警察制度、官吏任免制度和服务纪律，坚决肃正官纪。从实现行政机构民主化的精神出发，迫切希望国民也积极参加建设自主新日本的国民运动。

国民运动决不仅是思想运动和表面文章。经常可以听到粮食问题比思想运动更重要的议论，然而，政府准备将突破粮食危机与这一国民运动作为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同时贯彻执行。政府公平而全面地要求国民过艰苦生活。前景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

与国民运动密切相关的是恢复宪法精神的文教问题。目前，全面推广第

92次议会通过的新教育制度，尤其是六三学制尚有种种困难，但政府将尽可能地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媾和会议召开媾和会议对日本人民是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事。政府与全国人民一样，都热切盼望能尽早举行。战后两年来，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我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在国民共同努力下已有了明显进展。今后，政府将更加努力和诚心诚意地忠实履行我们在宣言中承诺的义务，建设真正的和平民主国家，创造回归国际社会的条件。

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同意，决定8月15日起恢复民间贸易，我衷心祝愿并希望顺利展开。日本人民应向世界各国显示自己的坦荡的胸怀和不断革新的形象。我们希望国民生活安定，重建产业经济，维持永久世界和平，谋求联合国及各国的精神和经济援助。政府将注意制定相应政策，鼓励海外同胞奋发向上。

总之，时局困难，危机深刻，为克服经济危机，迎接媾和会议，重建祖国，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努力和忍耐。作为按新宪法和国民自由意志选举的第一届民主的国民政府和人民的公仆，政府真正意识到目前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更坚定了迈步重建祖国的决心。无论如何，请诸位体谅并协助政府，举国一致共渡危机。

我们的道路充满艰辛，但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坚信，如果突破了这一危机。在联合国的仁慈帮助下，是能够立于国际社会之林，建设和平、民主和文明国家，并实现生活安定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为了拯救祖国，为了光明的明天，我衷心希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889—1964 年

印度首任总理。生于名门望族，曾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1912年回国后即参加国大党政治活动，历任总书记、主席。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曾九进监狱，在狱中度过 10 年时光。1947 年印度独立后任总理，直至逝世。反对殖民主义，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印度获得了新生和自由》这篇讲演，是他于印度独立前一小时在印度议会上发表的即兴讲话。演说简短有力，语句如泉水奔涌，雄辩而响亮，宣告了一个殖民时代的结束。

### 印度获得了新生和自由

1947 年 8 月 14 日

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却到了履行我们的誓言时候……午夜时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告别旧世界，迈向新未来，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当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民族心灵得到了解放……在这历史的黎明，印度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求索。从蒙昧时代起，它的过去目睹了它的努力和成败。不管运气好坏，它从未失去自己的目标，也未忘记它从中汲取力量的理想。今天，我们结束了不幸的时代。印度又重新上路了……

现在不是进行狭隘的、破坏性批评的时候，也不是怨恨和指责的时候。我们应该建设自由印度的崇高的大厦，在这座大厦中，它的所有儿女都会受到欢迎。

选自《圣雄甘地》



**刘少奇**  
1898—1969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湖南宁乡县人。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9年病逝。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发表了《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这篇讲演。他以精辟的分析，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需要团结，现在和将来更需要团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1949年9月21日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端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增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

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的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 20 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来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选自《刘少奇选集》

## 艾哈迈德·苏加诺

1901—1970年

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共和国首任总统。生于东爪哇的勿里达。1925年毕业于万隆工学院。早年从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先后任印尼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主席。1945年提出的建国五原则“潘查希拉”；同年印尼共和国诞生，任总统。荷军卷土重来后，继续领导反荷斗争。1949年后任统一的印尼联邦共和国和印尼共和国总统，1963年宣布为终身总统。1965年军事政变后被撤销总统职务，并遭软禁。1980年印尼政府宣布恢复苏加诺名誉。

苏加诺任职期间，执行独立自主、反帝反殖外交政策。他是1955年万隆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苏加诺擅长演讲，被称为“演讲台上的雄狮”。他的演说热情洋溢，发挥自如。《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是他在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从中可看出他的演说风格。

###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1955年4月18日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作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末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的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

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們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特性、色彩或主旨——你们愿意怎样称呼它都可以——是不同的。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是由于这些东西以外的考虑而分裂或团结的。冲突并不起于肤色的不同，也不起于宗教的不同，而起于欲望的不同。

我深信，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例如，我们是由我们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联合起来的。这些不就是你们接受的邀请书中提到目的那些的吗？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去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能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的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这不轻易放弃它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所以，在我谈到反殖民斗争的时候，我并不是超然的。

在我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时候，我也不是超然的。我们中间谁又能对和平采取超然态度呢？就在不很久以前，我们提出理由说，和平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要是在世界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话，那就会危及我们不久以前以十分重大代价赢得的宝贵的独立。

今天，景象更黑暗了，战争不仅意味着对我们的独立的威胁，还可能意味着文明、甚至是人类生命的毁灭。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已经解放出来的力量，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有多么大的造成恶果的潜力。哪怕是在战争的演习和预演中，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扩大成为某种不测的恐怖。

没有比维护和平更迫切的任务了。没有和平，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建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革命就无法进行到底。

那末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亚非人民所拥有的物质力量是很小的，就连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是分散而薄弱的。我们不能迷恋强权政治。外交对我们说来也不是一件挥舞大棒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大体都不是有密集的喷气轰炸机队伍做后盾的。

那末，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做许多事情。我们能把理智的声音贯注到世界事务中，我们能够动员亚非两洲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道义力量和一切政治力量来站在和平的一边。是的，我们！我们亚非两洲有 14 亿人民，远超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们能够动员我称之为各国的道义暴力来拥护和平。我们能够向住在其他各洲的世界上的少数派表明，我们多数人是要和平而不要战争的，并且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总是要投到和平方面去的。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我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

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目的获得解决。

因此，让这个亚非会议取得伟大成就吧！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和殊途同归的格言成为团结的力量，使我们团结起来，通过友好的没有拘束的讨论设法使我们每个国家能和平融洽地过自己的生活并让其他国家也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活。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那末这在整个世界对人类自由、独立和幸福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谅解的光芒已经再度燃起，合作的支柱已经再度树立。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已经由于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而得到了证实。我们的任务是给予会议以力量，使会议具有鼓舞的力量。把会议的言论散布到全世界。

会议如果失败，那将意味着在东方刚露出的谅解的光芒，过去在这里诞生的所有伟大的宗教所期望的这种光芒将再一次被不友好的乌云所掩盖，使人们得不到它温暖的照耀。

但是让我们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吧。我们是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的。

我希望，会议将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亚洲和非洲的领袖们都了解到，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若没有一个团结的亚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我希望，这个会议将给人类以指导，指出他们取得安全和和平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不，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已经诞生了！

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我们应当记住亚洲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所讲过的话：“说易行难知最难，一旦知后行就易。”

最后，我祈求真主，但愿诸位的讨论有很多收获，但愿诸位的智慧从今日环境的坚硬燧石上击出光明的火花来。

让我们不记旧怨，让我们的目光坚定地注视未来。让我们记住，真主的任何祝福也不如生命和自由甘美。让我们记住，只要是有的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仍未得到自由，全人类的气概就为之减色。让我们记住，人类的最高目的是，把人类从恐惧的羁绊中、从人类堕落的羁绊中、从贫困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把人类从长久以来阻碍多数人类发展的肉体、精神和智识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选自《苏加诺演讲集》

## 周恩来 1898—1976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任党和军队的许多主要领导职务。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兼外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历任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等职。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地献出了毕生精力，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是享誉全球的外交家，又是中外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说严谨周密，坦诚情真，意蕴丰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可以说是深邃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最佳结合。这里选收了他的一篇外交演说，读者从中不难领略这位伟人的风采。

###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2年2月21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选自《周恩来选集》



## 大平正芳 1910—1980年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1978—1980)。香川县人。东京商科大学毕业。曾长期在大藏省任职。1952年起11次当选众议员。1960年起历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通产大臣、大藏大臣。1976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78年任自民党总裁、首相，次年再度当选。任内，提出以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曾陪同田中首相访华，实现了日中关系正常化。二次组阁后再度访华，重申推进日中友好关系。1980年病逝。

本篇是在87届国会上发表的首任就职演说，就日本外交、内政发表了施政设想，强调以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出发点，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来考虑日本的走向和未来。方方面面，十分具体周到，这是施政演说的一个主要特色。

### 首任就职演说 1979年1月25日

战后30多年来，我国在谋求经济富足方面进展神速，效果显著。这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楷模，经历明治维新后百余年现代化发展的结晶。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自由、平等、进步和繁荣，正是100多年来国民不懈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我们从现代化时代发展到了超现代化时代，从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发展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

我们所努力建设的新社会是要克服不信任和对立，培养理解和信任，追求人类生活的真谛；这就涉及家庭、地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合理按劳取酬，并尊重法律秩序，自我约束和节制，给他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理解。

我将重视文化和恢复人类理性作为施政的基本依据；我决心通过充实家庭的基础，推动田园城市的构想，建设公正的日本式福利社会。

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相互间依赖的程度已日渐提高，相互间的影响和反应已愈加敏感。地球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矛盾，瞬间就会敏感地涉及到整个世界，因此，如果不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前提作出决策，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假如不制止对立和抗争，相互间缺乏理解和合作，人类就难以生存下去。

从世界的现状看，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倾向增强了，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维持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达25年之久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通货体制，目前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因此在摸索新的适应对策。围绕资源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出现了异常紧张的关系，南北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地球面临的现实极为严峻，不容许对世界的认识过于乐观，作出轻率的决策。应该视世界为一个共同体，依据我国对世界各国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认真制定国内外政策和措施。

保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必要坚持由有限的自卫能力和作为补充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共同构成的安全保障体制。但真正的安全保障仅仅依靠防卫力量是不够的，世界形势变化的冷酷现实告诉我们，在充分稳定国内政治秩序的同时，为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积极的

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

今天，国民对于民主政治已经基本形成统一的意见：一是遵循议会民主的原则和程序；二是维持有序而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三是确保综合内政外交方式的安全保障体制。制定政策措施不能违反这些基本原则。在民主社会中，决不允许对传统思想束缚之下的毫无意义的对立、个人与集团的利害冲突采取固执或僵化的态度。我将遵照民主的原则，谦虚、真诚而又坦率地正视目前面临的困难。我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决心依靠国民的力量，与广大国民一起，实行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对付当前的严峻现实。

行政本是国民的行政，焕发国民的物质与精神力量是行政的主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精简而又高效的行政管理。政治过分干预国民生活，或国民对政治寄予过高希望，都应予以纠正。

诚然，确保社会公正，推进结构改革等等，使行政担负的任务和领域不断扩大；但另一方面，对不合时代要求的制度或习俗，必须不断重新认识，进一步控制行政机构及其规模编制，使之合理化。无论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企业，都应正视今天的严峻现实，并共同作出努力，政府将与国民同甘共苦。

我国的外交基本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日美合作已经历了各种考验，愈加坚如磐石，日美两国不断加深了相互理解。为了谋求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携手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对此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进一步促进同作为我国邻邦、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及苏联的友好关系，也是我国外交的重要课题。我国与苏联之间目前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政府将以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目标，耐心地解决这一问题。

去年秋天缔结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今年元旦美中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进展，不仅对于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重大的贡献。我国将坚定地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日中友好关系。

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确保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面，在承担我国对世界经济责任的同时重建财政。

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并存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对我国经济中期和长期发展的展望。政府准备制定至 1985 年的新经济计划基本构想。它将使国民看清前途，对均衡发展的经济社会进行展望。政府将根据这一设想制定计划，以此指导制定今后的具体经济政策。

我设想创建一种田园式的城市。这是一种健康的、富裕的田园城市；既有城市的高生产率和完备的通讯设施，又有田园的色彩，秀美的自然风光及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在全国推广包含绿色和自然风光、充满悠闲、乡土气息和清新的人际关系的地域生活圈，不断建设由农居、山乡、渔村等构成的，各具个性、特点和自主性的地域，形成均衡而又多彩的国土。我们将按这一目标，积极促进制定一系列诸如公共事业计划、住宅政策、福利政策、文教政策、山庄渔村措施、大城市对策和防灾措施，并将按实际发展趋势，制定振兴开发冲绳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我们在西欧式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代价，我国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方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希望能珍惜日本民族的精华，并将它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位置。

当前，世界和日本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依然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陈

旧的领导手段是不行的，目前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将确切的未来政治前景展示给国民，与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地前进。

创造宏伟的日本文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社会，革新科学技术，改革产业结构，开发海洋、太空，确保与严峻的世界现实相适应的结合安全保障体制等，是我们当前应付挑战的重要课题。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邓小平 1904—1997年

生于四川广安县农村。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底和1930年初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7军、红8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总前委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87年辞去其他职务，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1989年11月辞去一切职务，退休。

本篇是他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他追昔抚今，放眼未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走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 中共十二大开幕词 1982年9月1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二）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20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3900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以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选自《邓小平文选》

##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861—1941 年

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1878年赴英留学，1880年回国。1913年发表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为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人。一生创作50余部诗集。20余种剧本，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30多部散文，1500多幅画，2000多首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之歌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毕生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坚持正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热爱和平。对中国怀有真挚感情，曾说“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本篇是1916年访美时的讲演。他在阐述印度面临的问题时指出，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现在，西方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冲突和征服精神，西方文明具有侵略性质。他呼吁结束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集团争斗，争取新时代的黎明。演词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朴实，很有说服力。

### 印度面临的问题

1916年

我们印度的真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印度的情况，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情况。我不相信什么单纯的政治利益。西方的政治已经支配西方的理想，我们印度正在努力模仿你们。我们不能不记住，欧洲各国人民一开始就拥有种族团结，那里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它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业侵略的性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对付强大的、具有掠夺性的邻国他们把自己完善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别人采取敌视的戒备态度，以此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抢劫，现在，依然保持同样态度——他们组织起来剥削全世界。

但是印度有史以来一直有它自己的问题——种族问题。每个民族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我们在印度必须认识到，当我们力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是很难看的，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上天交给我们的使命。

种族团结问题是我们多年来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在你们美国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问我，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回事。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常常带有一种优越感。我不由得以稍加改变的提法向批评我们的美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红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因为你们并没有改变对待他们的种姓态度。你们使用残暴的方法避开其他种族，但是在你们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们没有权利质问印度。

尽管我们有很大困难，然而印度仍然做了一些事情。它设法在种族之间进行调整，承认真正存在于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且寻求团结的某种基础。这个基础来自我们的先哲那纳克、喀毕尔、柴特纳雅等入，他们倡导印度所有种族信奉一个上帝。

在寻求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时，我们也会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现在。由于科学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国家。你们也必须找到一个非政治的团结基础，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如果印

度能够向世界提供它的解决办法，那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不过是这种巨大历史的一些篇章。我们在印度情愿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含辛茹苦。

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或者在堕落中生活。唯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因此，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互相斗争或者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每个国家的地理疆域和交通设施的规模都很小，这个问题就其范围来说是比较小的。人们在各自分离区域内培育他们的团结感也就足够了。那时候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同别人斗争。然而正是这种联合的道义精神才是他们伟大之处的真正基础，并且抚育了他们的艺术、科学和宗教。那时候，人们不得不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种族的成员彼此密切接触的事实。只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崇高本性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的人，才能在历史上占有他们的地位。

现代最重要的事实是，所有不同的人类种族都亲密地来到一起。我们两次遇到两种抉择。问题是属于不同集团的人不是继续互相斗争，就是找出某种和解的真正基础并且互相帮助；不是无休止的竞争就是合作。

我毫不怀疑他说，拥有爱的道义力量和精神团结的眼光的人，对异种人的敌对感情最少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对别人有同情心的人，将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最适合占有永久地位的人；而那些不断发展他们的斗争本能和不容异己的人，将被消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凭借我们更崇高的本性的帮助来解决它，从而证明我们的人性。为了伤害他人并避开别人打击、为了挣钱而把别人拖在后边的庞大组织，不会帮助我们。相反，由于它们的沉重躯体，它们的高昂代价和它们对活的人性的有害影响，它们会在更高文明的更广阔的生活严重地妨碍我们的自由。

在民族的演变过程中。兄弟情谊的道德文明受到了地理疆界的限制，因为那时候这些疆界是实在的。可是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传统上的想象界线，并不具有真正障碍的性质。因此人类的道义本性必须极端认真地对待这个重大事实，否则就要灭亡。环境改变的首次刺激，酿成了人类的贪欲和残酷仇恨的卑鄙感情。如果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军备扩充到不可想象的荒唐地步，机器和仓库以它们的污秽、烟雾和丑恶，包围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么世界将在自杀的熊熊烈火中毁灭。所以人类必须运用他的爱的全部力量和明澈的眼力作出另一次伟大的道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将包括整个人类世界，而不只是分散的民族。现代的每个人为了争取新时代的黎明都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有所准备，这样的号召已经来到。在新时代的黎明，人将在全人类的精神团结中发现自己的灵魂。

选自《民族主义》



## 西蒙·玻利瓦尔

1783—1830年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和统帅，南美共和制度的奠基者，有“南美华盛顿”之称。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早年师从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后周游欧美，深受启蒙思想影响。1810年回国领导独立战争，失败后移师新格拉纳达。1813年率军进入委内瑞拉，攻克加拉加斯，建立第二共和国，获“解放者”称号，次年西班牙殖民军卷土重来，逃匿国外，1816年从海地回师，宣布解放奴隶，分田分地，渐获人心。此后屡败西军。1818年委内瑞拉第三次宣布独立，次年成立大哥伦比亚（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任总统。1822年解放基多省（今厄瓜多尔），1824年解放秘鲁全境，1825年建立以其姓氏命名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结束了西班牙殖民统治。

### 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

1819年2月15日

立法者们，我们不要想入非非，我们的要求要有节制。奢望取得人类还没有取得的东西，取得最伟大最明智的国家也未曾取得的东西，这是办不到的。无限的自由，绝对的民主都是暗礁，一切实现共和的希望都曾在这些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你们看一看那些古代的、现代的、以及新生的共和国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力图建成绝对民主的共和国，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正当愿望都失败了。那些渴望建立合法机构，完美的社会的人们的确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有谁曾经说过，人类已拥有全部智慧，具有全部美德，并迫切地要求把权力与正义结合起来呢？唯一可以自由、平静而幸福地生活，个个都能行使主权的只有天使，而不是人类！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享有自己可以正当而顺利地享受的权利，现在我们要节制要求过高的急迫心情。这种急迫心情或许会给我国人民招致一种无能的政府形式。让我们抛弃对我们不合适的联邦制吧，让我们抛弃三头执政的行政权吧，将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总统身上，给他以足够的权威，使他能站稳脚跟，去跟与我们近期局势，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战争状态，与我们的国内外敌人相联系的种种弊端进行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长期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希望立法权放弃那些本来属于行政权的职权，要在平衡权力方面增加稳固性，造成新的影响。希望法庭通过法官的稳定性与独立性、通过建立陪审团、通过建立民事与刑事法典而得到加强。民事和刑事法典不是由古代颁布的、也不是由征服国的国王们颁布的，而是要由自然的意志，正义的呼声与智慧的才华来颁布。

我的愿望是：政府和负责管理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富有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保持政府成员之间的平衡，而且保持我们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政治体系的发条会因为自身的软弱无力而松弛。如果这种松弛不造成社会机构的解体和社会成员的瓦解，那自然无关紧要。人类在战场上或在喧腾的广场上呼喊是对天控诉那些轻率盲目的立法者。这些立法者以为，可以演习一下那些空想的机构而不受惩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渴望自由，有的是拿起武器去谋求，有的是通过法律去争取，但都是交替地从无政府状态走向专制主义，或从专制主义走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很少数的国家的人民以其

有节制的要求而获得了自由，以一种与他们环境、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情况相一致的方式而建立了自由制度。

我们不要向往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因为把我们提高到超出了自由领域反而滑落到专制的领域。从绝对自由总是要滑到专制。介于绝对自由与专制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术语就是社会的最高自由。抽象的理论是造成无限制的民主这种有害的思想的理论。我们要使得公众的力量不超出理性与利益所允许的范围，要使全国的意志不超出正当权力所指出的范围，要使一种与我们当前宪法相一致的民事与刑事立法有力地管辖着司法权，这样才会有平衡，才不至于有阻碍国家前进的冲突，才不致于有那种不是把社会结合起来、而是把社会束缚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结构。

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要有一种民族精神作基础。这种精神是以举国一致走向两个基本点为宗旨，即调节总的意志和限制政府权威。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来从理论上确切地表述这两点，不过，可以这样来理解：指导这两点的准则是限制和相互靠拢，目的是要使意志与合法权力之间的摩擦尽可能小，这门学问是通过实践与研究而不知不觉地获得的。实践的进展是由知识的进展来增加的，知识的进展是由精神的正直来扩大的。

对祖国的爱，对法律的爱，对执政者的爱，应是独一无二地贯注于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灵魂的崇高热情。委内瑞拉人热爱祖国，但不热爱原先的法律，因为原先的法律是不好的，是万恶之源，他们原先也不可能热爱他们的执政者，因为都是些不公正的人，而新的执政者才刚刚进入政治领域，人们对他们还不太熟悉。如果没有对祖国、对法律和对执政者的一种神圣的尊重，社会就会是一团混乱，一片深渊，就是一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特殊冲突。

如果我们不使人民大众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政府的组成成为一个整体，不使立法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民族精神成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的全部道德力量都将不会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摆脱这种混乱。团结，团结，团结。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公民的血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要混合血统使之融为一体。我们的宪法实行分权，我们要把几种权力连结起来使之联合在一起，原先的法律是古代和现代一切专制主义的有害残余。要让这座丑恶的大厦坍塌、倾倒，连它的废墟都搬掉，由我们来建造一座正义的圣殿。在这座圣殿的神圣启示之下，我们来颁布一部委内瑞拉的法典。如果我们想参照一下立法的丰碑和典范，英国、法国和北美已提供了值得称赞的典范。

人民教育应当是国民议会所体现的父亲对长子的爱。道德和知识是一个共和国的基础，道德和知识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我们要学习雅典的最高法庭的习惯与法律的检查官，要学习罗马的道德监察官和家庭法庭。我们要将这些道德法规组成一种神圣同盟，要在世界上恢复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满足于成为自由和强壮的人民，而且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民。我们要学习斯巴达的那些严格的学校，要把上述这三种源头形成一种道德的源泉，要给予我们的共和国以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的管辖范围是人们的童年、人们的心灵、公共精神、良好的习惯与共和道德。我们建立这个最高法院，为的是让它关注于儿童的教养，国民的教育，为的是让它去控告公民的忘恩负义、自私自利、对祖国冷漠无情、不务正业、玩忽职守，去审判腐败与恶劣的典型。它应当用道德的惩罚去矫正习惯，就像法律用痛苦的刑罚去惩处罪行一样，不仅要惩处违法行为，而且要惩处嘲弄法律的行为；不仅要惩处

破坏宪法的行为，而且要惩处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这个真正神圣的法庭管辖权应当切实有效地行使于教育与训练方面，只是对判刑和惩处提出意见。但是，记载它的活动和辩论、道德准则和公民行为的案卷或记录将是美德与恶习的档案，人民在进行选择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执政者在作出判定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法官在进行判断时也将参阅这些档案。这样一种机构，即使再显得空泛，也比某些古代和现代的立法者们所建立的那些对人类益处不大的机构更切实可行得多。

凶残的奴隶制以其黑色的外衣覆盖着委内瑞拉的土地，我们的天空阴云密布，似乎大难即将降临。我曾请求上帝保护人类，而后，救世主驱散了风暴。奴隶制的镣铐被粉碎了，委内瑞拉的身旁围聚着新的儿女，值得感谢的儿女，他们把囚牢中的器具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是的，从前的奴隶现在成了自由人；原先他们都仇视一个后母，现在他们都成了祖国的卫士。当你们了解古代斯巴达奴隶的历史、斯巴达的历史和海地的历史；当你们懂得了除非既破坏自然法则又破坏政治与民事法律，否则不可能同时是自由人又是奴隶，这时再向你们强调解放奴隶的正义性、必要性和好处就是多余的了。对于我制定的所有章程和法令，是进行改革还是加以废除，我听从你们的崇高决定。不过，我请求确认奴隶们的绝对自由，就像恳求我的生命和共和国的生命一样。

给你们讲述委内瑞拉的军事史就好像是给你们讲古代人的共和英雄主义的历史，就像是告诉你们，委内瑞拉曾进入在自由祭坛上作出牺牲的壮丽场面。除了献给人类的造福者们崇高光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占据我们杰出战士们的高尚胸怀，他们不是为权力而战，也不是为财富而战，更不是为荣誉而战，他们仅仅是为自由而战。共和国解放者的称号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奖赏。鉴于我和这些高尚的人们创建了一个神圣的社会，因此，我设立了委内瑞拉解放者的勋位。立法者们！授予荣誉与勋位的职权属于你们，执行这个表示全国的谢意的崇高行动是你们的义务。

丢弃了他们原先以其美德和才能而得到的一切享受与财产的人们，在一场恐怖战争中经历了种种残忍的考验，经历了最痛苦的损失和最无情的折磨的人们，为祖国建立了如此卓著功勋的人们，应当引起国民议会的重视。因此，我命令用国家的财产给他们以补偿。如果我对于人民有某种功绩，那么，我请求人民代表们听取我的请求，以作为对我微薄贡献的奖励。请国民议会下令，根据我力照顾委内瑞拉的军人们而以共和国的名义制定的法律分配国家的财产。

把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愿望。战争的需要已使所有哥伦比亚人如此向往的这种联合实现了，我们实际上已经在一起了。这些兄弟般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托付给你们了。当我看到这片辽阔的地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魂可以看到壮阔前景的高处，那里展现出一幅多么令人赞叹的图景。我的想像力的羽翼在今后的年代中飞翔，注视着未来的世纪。我从那里以钦佩和惊奇的心情看着这个广阔地区得到繁荣、壮丽和生命，我感到欣喜若狂。我似乎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展现在各大洋之间绵长的海岸线上。这些大洋是大自然把它们分开的，而我们的国家用漫长而宽广的渠道把它们连结起来。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成为人类大家庭的纽带、中心和中央市场。我已经看到我们祖国正在把她那些金山和银山所蕴藏

的珍宝送往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通过她那些神奇的植物把健康和生命分发给旧世界痛苦的人们。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用她珍藏的秘密去启示那些尚不了解知识的领域是多么广阔的智者，去揭示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无尽财富。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登上了自由的宝座，手执着正义的权杖，头戴光荣的花冠，向旧世界展示着现代世界的尊严。

节选自《玻利瓦尔文选》

## 何塞·德·圣马丁

1778—1850年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之一。生于军人世家。11岁加入西班牙军队，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受美洲独立运动的影响，1814年任拉普拉塔联邦爱国军北路军总司令。1817年率军突袭智利，击败西班牙殖民军，翌年智利宣布独立。1820年攻入秘鲁，次年7月解放利马，宣布秘鲁独立，被推为“护国主”。1822年7月在瓜亚基尔会晤玻利瓦尔，共商将殖民者彻底赶出南美大计，因意见分歧未果。为促使玻利瓦尔尽快出兵解放秘鲁全境，回利马后即在秘鲁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宣布自动卸职，返回阿根廷。后移民欧洲，直至去世。

本篇是他在国民大会上的演说，文字简炼，琅琅上口，从中可见他无意功名的谦让美德和宽阔的胸怀。

### 辞职演说

1822年9月22日

先生们：

我一生驰骋疆场，夺关斩将，不胜荣光。然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平静。今天，在这幸福的日子，一种美好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对一个为人民幸福而战的战士来说，只有确信自己已使人民享有了权利时，才会备尝胜利的喜悦。然而，就是国家解放了，他的愿望也没有最终实现。战争风云变幻莫测，乌云不时遮住美好的前景。一连串的惊人事件不断发生，美洲未来的命运现已确定无疑。秘鲁人民的命运有赖于国民代表制。只有国民代表制才能保障秘鲁人民长治久安，幸福万年。国民代表大会现在召开了，我甚感欣慰。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辞职，辞去最高执政职务，就任最高执政，是违背我的心愿的，完全是出于需要。我任职至今一直非常勉强。将来只要一想起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就会使最最令人愉快的时刻顿然消失。请原谅我讲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为美洲的事业所做的工作值得大会称谢，我今天谈及我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要有人提议让我继续担任政府首脑。圣马丁作为秘鲁公民，一个为自由解放而战的排头兵，将怀着崇敬的心情，永远听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召唤。

选自《圣马丁书信文献选集》

## 海尔·塞拉西

1892—1975 年

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1974）。原名塔法里·马康南，受洗礼时取教名海尔·塞拉西，意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力”。生于王族家庭。1916 年发动宫廷政变，出任摄政王和皇储。1928 年再次发动政变，废黜了顽固派佐迪图女皇。1930 年加冕称帝。1935 年为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失败后流亡英国，领导复国活动。1940 年组织武装，次年同英军一起打回国内，击败意大利侵略军。同年 5 月复位。1974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后被废黜，次年死于狱中。

### 埃塞俄比亚的立场

1935 年 9 月 13 日

意大利在 12 月瓦尔瓦尔事件，中找到了进犯埃塞俄比亚的借口。但是，早在 5 个月前，意大利就开始着手武装其殖民地了。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和仲裁委员会调查瓦尔瓦尔事件期间，意大利持续不断地运送部队、机械化装备和弹药，加强了军备，制造了紧张的气氛。

现在，他们企图向我们开战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于是，意大利在获悉其他列强拒绝让我们购买那些我们不能生产而防卫又必需的装备和弹药后，又企图在世界舆论前羞辱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政府。

他们将我们描绘成非得使之开化的野蛮人。意大利的这种看法将由历史来作出评价。我们将拭目以待，究竟一个自诩为文明化身的国家是否会对爱好和平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发动一场非正义的进攻。这个文明国家在 7 年前，即 1928 年 8 月 2 日主动作出了和平和友谊的许诺，并白纸黑字写上了条约。埃塞俄比亚人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此。

意大利力图为其准备反对我国人民的拙劣行径寻找合法的理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意大利军队骚扰我国边界，非法武装占领我国领土。意大利政府避而不答我们提出的正当质疑，反而在最后关头匆匆抛出了一份旨在反对我国人民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由分布在我国各地的许多雇佣来的所谓外交代表精心策划而成的。

此时此刻，就意大利对我们的指控作出合法的答复或同其争论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指控都是道听途说，而那份于 9 月 4 日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备忘录，还未来得及转到我们手中。我国政府有能力向国际联盟逐条驳回意大利在最后一刻形成的、对我们的所有指控，有能力向应该作出判断的世界舆论法庭证明一切。

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已经收到政府的正式指示，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一个唯一有资格的国际性调查委员会，在听取双方争辩后来解决这一问题。

埃塞俄比亚人民渴望和平，同时他们因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而群情激

---

1934 年 12 月 5 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意属索马里边境的瓦尔瓦尔发生冲突。这是意大利入侵前的试探性行动。

1928 年 8 月 2 日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缔结《友好条约》，有效期为 20 年。

昂。虽然意大利玩弄了外交手腕，在一定程度上非法解除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武装，可是，我们的人民不管处境如何，都会珍惜他们的独立，知道如何保卫他们耕耘和热爱的土地，甚至不惜使用利剑和长矛。

我们不要战争。埃塞俄比亚寄希望于上帝，她知道上帝的审判胜过人类，人类发明的旨在摆布他人的现代战争手段绝不是真正的文明的象征。

她感谢那些国务活动家，因为他们尽管有诸多公务缠身，但数月来一直在为维护被意大利执意破坏的这一和平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埃塞俄比亚政府、教会和她的全体公民祈求上帝，为他们在维护和平而努力时给予帮助并指明方向。埃塞俄比亚一如既往地自觉履行国际义务。到目前为止，她已为确保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为维护荣誉和尊严作出了一切牺牲。

埃塞俄比亚真心实意地祝愿能有一个公正、正确，而又友好和和平的解决方法。希望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官员遵照公约，促使世界上所有视和平为理想的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共同制止这场危及文明世界的危机。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乔莫·肯雅塔

1891—1978年

肯尼亚首任总统，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终身主席，“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原名约翰斯通·卡莫·瓦·恩根吉，1936年改用现名。1922年开始参加反英政治活动，1922年在伦敦与恩克鲁玛组织“泛非大会”。1945年协助召开第5次泛非大会。1947年当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1952年曾被殖民当局逮捕。1959年起历任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议员、自治政府总理。1964年肯尼亚共和国成立、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78年病逝。

本篇是他被英国殖民当局以领导“茅茅”运动罪逮捕后，在卡彭古里亚市法庭受审发表的自辩。他揭露了法庭的骗局，控诉了当局的不公，宣布了一个反殖民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非洲人一定会立足于民族之林。”

### 我们是无罪的

1953年4月8日

庭长阁下：

我代表我的同事想说明一下，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不接受你的判决。这次审判所作出种种安排，都是为了使我们在准备我们的案件时设置种种困难和不便。因此在这次审讯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受到原先所希望的那种公正的审判。

我还想告诉阁下，根据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之所以如此安排，无非是要使我们成为替罪羊，以便扼杀为争取非洲人民权利而斗争的非洲人的唯一政治组织——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我们希望说明，我们所采取的种种行为，一直是在竭尽全力寻找某种方法，以使这个国家的群众可以和睦相处。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还将继续反对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种种歧视政策。不论我们坐牢与否，阁下，我们都不接受这种歧视，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要让人类过幸福的生活，平等地享受美好的事物和国家的财富，并且享受这个国家必将提供的种种机会。因此，阁下，我并不是说你是受了欺骗或是受了影响，不过你所持的论点却是我们反对了欧洲人，鉴于你也是欧洲人，阁下，你也许更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本是很自然的。我并不指责你存在偏见，不过我觉得你不应该过于强调这一事实，即我们的动机完全出于对欧洲人的憎恨。我们请你不要有这种看法。我们希望你接受如下的看法，即我们的种种活动都是反对非洲人民所蒙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如果说，在试图确立非洲人民的权利时，我们竟然成了你们所谓的茅茅，那我们很抱歉，你在这方面是受骗了。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将继续做的，就是要求非洲人民有做人的权利，让他们可以像其他人民那样享受种种便利和特权。

我们期待，有朝一日，和平将降临这片国土。事实也将证明，我们作为非洲人的领袖，是一直维护和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对残杀人类感到快乐，也不会宽恕这种行为。我们是人，我们都有家属，我们没有谁会宽恕你们认为我们曾经犯下的那种纵火之类的罪恶活动。

为了不占你更多的时间，我要告诉阁下，我们作为政治团体或政治领袖，



将在宪法范围内坚持我们的要求，这些要求你和政府无疑全都知道。我这么说，根本不是代表我的同事要求宽恕。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伸张正义，并纠正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公。毫无疑问，我们是有怨愤的，在这个国家内，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知道得十分清楚，是存在着令人怨愤的事影响到非洲人民，而我们一直在战斗。我们要求纠正这些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请求你们原谅。

我并不想占去你更多的时间，阁下。我想向你说明的是，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政府在这个时候竟然试图扼杀由我们担任领导人的唯一的组织，那就是肯尼亚非洲人联盟，而我们却一直在为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而工作，我们一直都设法在各族人民间建立和睦的关系。除了这几句话以外，阁下，我还可以说，我们不接受你的判罪。我们有义务通知我们的律师来承办这件事，我们打算向上级法院申诉。我们相信，肯尼亚最高法院会对我们作出公正的判决，因为我们拥护和平，我们拥护非洲人民的权利，我们相信，非洲人一定会立足于民族之林。

简括他说，这就是我代表我的同事所要讲的话，我们希望你和其余那些当权的人会找出一些方法，使我们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和睦，因为我们的确相信，通过任何一部分人的暴力来取得和平是不可能的。任何方式的暴力，不论来自欧洲人或是来自非洲人，都绝对不能带来和平。

选自《肯雅塔文选》

## 帕特里斯·卢蒙巴

1925—1961 年

刚果（利）（今扎伊尔）首任总理，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做过邮局职员，创立东方省邮政工会，任主席。1959 年 11 月因领导反比斗争被捕入狱；次年 1 月获释，参加比利时——刚果（利）圆桌会议。1960 年 6 月刚果（利）正式独立，任总理。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同年 9 月政变后，被解除总理职务。次年被害。1961 年 3 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追授他为“非洲英雄”。

被捕期间，外国记者设法同他会面，并录下了他向刚果（利）人民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阐明了他的政策主张，表达了对独立、尊严的无比渴望，充满对祖国的深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整个非洲激起巨大反响，卢蒙巴因而成为人们争颂的传奇式英雄。

### 最后的录音演说

1961 年 1 月

亲爱的同胞们！共和国的公民们！我谨向你们致以问候！

我深信，今天你们将高兴地听到一个已发誓决不背叛自己人民的人的声音。

无论命运是好是坏，我将永远站在你们一边。为了使我国摆脱外国统治，我曾和你们共同战斗过。现在，我正同你们站在一起，为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而奋斗。我还将和你们一起，为保卫刚果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而奋斗。

我们已作出了选择，这就是赤胆忠心地为祖国服务。我们将永不偏离这条道路。自由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我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之而奋斗和牺牲。

我们生来是自由的，但是，整整 80 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奴隶状态而不能自由地生活。这是饱受压迫、羞辱和剥削的 80 年。在这 80 年里，我国人民完全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最神圣的权利。正是为了结束殖民主义所代表的 20 世纪的耻辱，使刚果人民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事务，所以我们进行了一场反抗那些篡夺我们权利的人们的决定性战斗。

历史业已证明，独立决不会轻而易举地降临给任何一个民族。独立必须经由斗争才能获得。为了争取独立，我们必须组织和动员我国的全部有生力量。刚果人民响应了我们的号召。正是由于这样一股力量源泉，我们才能给没落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一些美洲前殖民地就是以这种方式才获得解放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你们，177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推翻殖民统治、各统一的殖民地脱离英国管辖、然后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因此，刚果民族主义者不过是沿着法国、比利时、美国、俄国以及其他各民族主义者的足迹前进而已。我们为自己的斗争选择了唯一的武器，这就是非暴力。这是可以在

---

刚果于 1885 年沦为比利时国王的采地。1908 年改为比利时殖民地，称比属刚果。1960 年 6 月 30 日独立时，已被比利时统治了 80 多年。

尊严和荣誉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武器。我们在解放运动中的口号一直是：刚果要立即独立，刚果要完全独立。

我们从来不允许自己对过去的占领者表露出仇恨和敌视。我们反对的是殖民统治，而不是任何个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充分意识到，建立在仇恨和痛苦基础上的统治是无论如何不会持久的。我们的政治纲领始终是：刚果应该是刚果人民的。在那些愿意为刚果服务的任何国籍的技术人员帮助下，刚果的事务由刚果人民自己来管理。

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独立的刚果决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就无法生存下去。我认为，我们必须同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它们是人與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障碍。

在获得独立、将国家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中，我们从未打算要把那些定居在这里的欧洲人赶走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恰恰相反，我们始终相信，他们会适应新的现实，他们在经商、创办实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好处。

我的政府庄严地保证，我们将确保外国人的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那些对刚果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公司，必须正常运行并得到更安全的保护。我国的政治独立如果不伴随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么这种独立将不可能对本国人民有利。我们历来反对控制别国的政策、并选择了互相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

我们选择了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在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指望同所有尊重我国主权和尊严、不以任何方式干涉我国事务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反对强权集团政策，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有害于世界和平事业并阻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的加强。

我们不想追随任何集团。如果我们不谨慎行事，便会陷入同我们去年 6 月 30 日埋葬了的殖民主义一样危险的新殖民主义泥淖。帝国主义者战略就是要在刚果保持殖民体制，他们只是要调换一下在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说以那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加以摆布的新殖民主义者来代替比利时殖民主义者。

这就是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能获得他们的恩赐和支持而要我们去做的事。

诚如我一贯表示的，我非常赞同比利时、美国、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私人公司在这里建立机构和我们做买卖。但是我永远竭尽全力反对对我们的人员进行贿赂和对我国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

我们是非洲人，并且希望仍然是非洲人。我们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传统，而且同其他民族的哲学、风俗和传统一样崇高无比。

放弃我们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传统，单纯地接受其他民族的哲学、风俗和传统，这将否定我们自己的民族个性。我们的目标，即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刚果人的目标，必须是通过相互理解和民族和睦，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近期规划是，齐心协力，共同开发我国的财富，建立民族经济，迅速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决心团结一致，为非洲和我们国土的解放贡献一切。

我们的希望，即我国全体男男女女的希望，就是使和平与秩序支配一切，为了能过上幸福生活并能真正获得独立的果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与秩序。

如果说刚果人在获得独立之前必须团结一致，以便同殖民主义压迫者进行战斗，那么，今天，为了勇敢地面对危害独立的人，团结一致就是刚果人的义务了。我们的得救就在于团结一致、共同工作。任何个人，如果仅凭单独行动，是不能建立伟大的刚果的。

我国的敌人觊觎着我们。全世界正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维护我国英勇人民的荣耀与声誉。我们并不想为了获得我们的独立而相互残杀，我们只是希望采取团结、有纪律、尊重全体人民的办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亲爱的同胞们，战斗中的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号召你们以兄弟般的精神来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结束内部的和部落之争以及个人之间和兄弟之间的对峙。如果出于盲目轻率，因而未能挫败某些人试图从分歧中获利、破坏我国独立、延缓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等一连串阴谋，那么，我们子孙后代必将严酷地审判我们。

许多国家准备援助我们，但是为了使这种援助落实，我们务必首先恢复国内的秩序，并为这种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就是一直同你们并肩作战的一个成员所要说的话，为的是要让这个国家勇往直前，并有效地发挥它作为非洲解放运动旗手的作用。

公民们，为建立一个团结、自豪和繁荣的刚果前进吧！

灿烂前途的曙光已出现在我国的地平线上！

独立的和拥有主权的刚果共和国万岁！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1918—1970年

埃及总统（1954—1970）。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奠基者。生于邮电职员家庭。1937—1948年在军事学院学习和任教期间，秘密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领导该组织推翻了埃及封建王朝。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副总理、总理、代总统，1956年当选总统。1962年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阿拉伯民族解放和第三世界的反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在开罗举行，纳赛尔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这篇讲演。他分析了卢蒙巴事件后的非洲形势，总结了教训：帝国主义在非洲并没有完结；非洲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帝国主义。演词充满战斗激情和辩证方法，主题明确，中心突出，使人既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看到前途和希望。

### 齐心协力，共同斗争

1961年3月25日

先生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代表团的代表们：

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的一次战斗以后，我又一次能同大家会晤，并在这个对自由怀有信心的首都来接待你们，我感到高兴。

为共同目标一致奋斗的战友、斗争伙伴和战士们聚会一堂，再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了，我们的心也没有比这时候更接近的了。而且这种聚会是在斗争的间隙中进行，以便加强互相联系、交流经验、研究这种经验的适用范围，并根据共同愿望来制定争取自由斗争的新目标。

我在1957年与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开罗，同前来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非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团见过面。当时，苏伊士运河之战刚结束不久，那次战争已成为我们长期的艰巨的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它也大大地加强了决心从剥夺和压制自己意志的人的手里夺回自己的意志的非洲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

现在，1961年刚刚开始，我们又在一场痛苦的战役之后，在开罗，同非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团见面了。这就是刚果战役。我们尽管感到遗憾，却不能不承认：在这次战役中，尽管我们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和生命，而自由的力量未能取得胜利。但是，在现阶段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争取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心。

如果我们在刚果战役中没有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应当指出两个情况：第一，必须考虑到刚果战役还在继续；第二，这一战役不过是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阶段。

我毫不怀疑，斗志昂扬的人民，只要研究一下他们所经历的危机，并队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他们一定能够从不幸和波折中获得教益。他们将会了解到，所取得的这些教训和觉悟，在斗争的未来阶段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超过以往阶段所蒙受的损失。

根据这种情况、我可以大胆地说，刚果人民所受的损失，非洲独立国家和全世界自由人民为支持刚果人民的自由事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就我们的

经验来说，都只不过是对于斗争的前途所投下的巨大资本，以便收复殖民主义在侵略刚果人民中夺去的阵地，和保证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沿着自由的道路前进。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支持负责抗敌的刚果民族力量，为了保证在整个非洲大陆上争取自由胜利的可能性，研究一下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认真地、勇敢地正视它，以便从战斗的灰烬中找出更大的、新的希望，从烈士和被害者的坟墓中产生出更坚决的新的生命和更坚强的青年一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们，朋友们！

如果我们公正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不去考虑那些使人们脱离实质问题的一切次要细节，排除那些足以影响感情和印象的情绪或因素，那么我们可以从刚果事件中看出主要的两点。

正是这两点使刚果的斗争走上错误的道路。

正是从这两点出发，局势才发生变化的。反对自由的人们乘机利用这种变化来剥夺刚果人民以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果实，从而，使非洲自由事业未能在刚果取得足以加强和巩固它的地位的胜利。

第一点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认为在非洲的帝国主义已经完结，改变了它的目的，并已开始卷铺盖，准备动身了。

这种看法确实存在过，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却一心要赖在这里不走，并决心拿着它认真正主人手里夺去的全部财富，不肯放手。

第二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共同目标下采取了互相支持的一致立场；而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所维护的权利却未能使我们团结在一个阵地上。我们应该坚守这个阵地。我们确信；保卫这一阵地的安全，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自由。

弟兄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代表团的代表们：

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非洲放下武器，或者就要放下武器的想法，是一种违反我们自身利益，违反历史的时代错误；甚至是比这更严重的错误。各种危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侵袭。这种危险威胁着一切独立的根本基础、甚至威胁到独立的本质，因为，在外表上，这种危险是伪装得足以掩藏实际威胁和致命危险的。不了解这种危险，就是比时代错误更严重的错误，简直可以说是阴谋。

帝国主义还没有放下武器，反帝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更加尖锐了，因为帝国主义更根深蒂固了。

如果说 1960 年的特点是“非洲的跃进”，那么 1961 年的特点应该是加速这种跃进、巩固其根基、扩大其基础的“非洲的前进”。

这就是大家在这里光荣地代表的非洲各国人民应该承担起来的伟大责任。

先生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的代表团的代表们：

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我们已经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了好几步，这几步使我们满怀希望，使我们对于争取非洲自由和非洲统一的斗争的前途，对于为巩固独立和大大发挥非洲人民创造性的斗争的前途，满怀信心。

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了非洲的信念，非洲大陆必将实现自己的天然的团结，因此非洲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斗争，必须同呼吸、共命运。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1918—1981 年

前埃及总统、埃及民族民主党主席。1938年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曾因从事反英活动被开除军籍。当过记者、承包商和司机。1950年重新入伍。是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核心成员。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历任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总统政治顾问、国务部长、国民议会副议长和议长、副总统，以及埃及民族联盟总书记、埃及社会主义联盟主席。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后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当选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81年遇刺身亡。

1977年11月，他不顾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毅然访问以色列，打开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并于1979年3月签署《埃以和约》，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0多年的战争状态。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本篇就是他访以时在以色列国会发表的演说。演说洋洋万余言，字里行间洋溢着真诚的和平愿望。

###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

1977年11月20日

总统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愿真主怜悯你们。

蒙真主允许，和平属于我们大家。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以色列的，在这个充满着血淋淋的争斗，为尖税的矛盾所困扰、不时遭受流血战争威胁的广袤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人类制造战争，以此最终消灭自己的兄弟——人类。在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的废墟上，在人类牺牲舌的尸骨中间，是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正的被征服者永远是人类——真主创造的最高人物、真主创造的人类。正如和平的圣徒甘地所说：“为了建设生活、为了崇拜真主而奔走。”

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了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崇拜真主，此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崇拜。真主的教诲和戒律是友爱、信任、纯洁与和平。

我请求所有当我在埃及人民议会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决定时以惊讶甚至张惶的心情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原谅。这一异常的突然行动甚至使得有些人认为我的决定最多只不过是在世界舆论面前玩弄花招，给人们提供饭后的谈资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我为了掩盖发动一次新战争意图的政治策略。

我不想隐瞒你们。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我的一名助手在那天深夜我从人民议会回到家里后同我联系，忧心忡忡地问我：假如以色列真的向你发出邀请的话，你怎么办呢？总统先生。我十分镇静地回答他：我将立即接受邀请。

我曾经公开宣布过，我将到天涯海角去，我将到以色列去，因为我想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说明全部事实真相。

我请求所有对我的决定感到惊愕的人，或者对宣布决定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的人原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设想到一个承担着最大负担，承担着中东



地区战争和和平问题言要责任的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会作出准备到敌对的国家去的决定。我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大家还都在遭受着在 30 年中发生的四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苦痛，1973 年 10 月战争牺牲者的家庭仍然生活在丧夫失子、父兄阵亡的孤苦之中。

正如以前我所宣布的那样，关于这个决定我没有同任何一个同事和兄弟——阿拉伯国家或前线国家的首脑商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决定宣布以后同我进行联系，表示反对。因为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一方，以以色列为另一方之间的全面怀疑和全面不信任至今在所有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长长的几个月足可以实现和平，但是在关于举行日内瓦会议的程序方面所进行的毫无益处的分歧和讨论中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全面的怀疑和全面的失去信任。

但是，我要非常诚恳地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如果说真主决定我要对埃及和人民负责，要分担有关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的责任的话，那么这种责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办法，避免阿拉伯埃及人民以及全体阿拉伯人民再次遭受毁灭性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规模的战争灾难。

在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以后，我确认对真主、对人民的责任的忠诚要求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要到那路撒冷去，去向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国会成员说明我考虑已久的全部事实，然后让你们自己考虑并作出你们的决定。最后，让真主按照他的意旨为我们安排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

每一个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些时刻，所有具有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注意到过去的复杂状况和遗留问题，以便勇敢地新的境界前进。

那些像我们一样肩负着同样责任的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作出同形势的主流相一致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应该站得高一些，摆脱一切形式的偏见，摆脱心理错觉和腐朽的优势理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无过只属于真主，如果我说我要使全体阿拉伯人民避免新的令人痛苦的战争灾难的话，那么我十分诚挚地向你们宣布，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负有同样的责任，对以色列人民当然也这样。

战争的牺牲品是：人类。

如战争中灭亡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失去丈夫的妻子是应该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妇女，不管是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妇女。

失去父亲的照料和爱抚的儿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无论是在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都应该担负起为他们创造快乐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的巨大责任。

为了这一切，为了保卫我们所有孩子和兄弟的生命。

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居乐业，为了人类的发展，使他们幸福，给他们以崇高的生活权利，为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为了降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的欢笑。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甘冒一切风险，我决定来到你们这儿，发表我的意见。

我曾经担负起、现在仍然担负着历史责任提出的要求。为此，从前，几

年以前，确切他说是在 1971 年 2 月 4 日，我宣布我准备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是阿以冲突开始以来阿拉伯负责人发表的第一个公开声明。出于领导责任应有的这一切动机，我在 1973 年 10 月 16 日在埃及人民议会宣布呼吁召集一次国际会议，以便确立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那个时候，我无需乞求和平或要求停火。我在历史的、领导的责任应有的动机的推动下，签订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接着是在西奈的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然后，我努力敲打那些开着的、关着的大门，以寻求一条通向持久的公正和平道路。我向全世界人民敞开胸怀，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动机和国标，让他们真正相信我们是正义的倡导者和和平的创造者。

在这一切动机的推动之下，我决定以坦率的思想、坦荡的胸怀、自觉的意志来到你们这里，以共同创造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的持久和平。

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是在伊斯兰最大的节日——吉祥的宰牲节——牺牲和赎罪的节日里进行的一次和平之行，这是天意。当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先易卜拉欣皈依了伊斯兰教，我说，当真主命令他的时候，他就立即心甘情愿地挺身而出，这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由于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的自由选择，是出于对崇高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一崇高理想赋予生活的深刻的意义。也许这一巧合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具有一种新的含义，也许它将变成安全、宽恕与和平吉兆中的真正希望。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用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直接了当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进行坦率的交谈，让我们今天坦率地交谈。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珍贵的时刻，它可能成为世界这一地区——如果不是说整个世界的话——历史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的时刻。

让我们坦率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

我带着对这重大问题的明确、坦率的答案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民听到它；让全世界都听到它；也是为了让所有那些我听到他们诚挚呼吁的人们听到它；他们希望最终实现千百万人对这次历史性会晤所期望的结果。

在我向你们公布我的回答以前，我希望向你们强调，我在这个明确的、坦率的回答中，根据的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若干事实：

第一个事实：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第二个事实：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语言说话；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政策同别人打交道；我只用一种语言、一种政策、一个面貌同任何人打交道。

第三个事实：直接对话和直接了当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的目标的最近也是最成功的道路。

第四个事实：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基础上的持久，公正和平的主张今天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主张，它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这种意志既反映在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官方政策，也代表了影响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全世界的公众舆论。

第五个事实：这也许是最突出、最明显的事实：阿拉伯民族不是从一种软弱或动摇的地位出发去为争取持久公正和平而进行活动的。恰恰相反，它

拥有实力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它的意见出自对和平的真诚意愿，发自为了避免将要落在我们和你们以及全世界头上的一场灾难的明智理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确立公正的和平。核弹不能撼动它。怀疑不能损害它。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隐晦曲折的意图都不能动摇它。

出于我想使你们了解的我所看到的全部事实真相，我还希望诚恳地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注意可能出现在你们脑海中的某些想法。

开诚相见要求我向你们说明下列各点：

一、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同以色列的单独协议。这不是埃及政策的出发点。问题不在埃及和以色列。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或者任何一个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单独和平都不可能在整个这个地区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只要没有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今天全世界迫切要求的持久公正的和平。

二、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争取局部和平，也就是说先在现阶段结束战争，而把全部问题推延到第二阶段。

这不是使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解决方法。

与此相联系，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签订西奈或者西奈、戈兰和西岸的第三个脱离接触协议。因为这仅仅是把点燃导火线推迟到以后某个时候而已。

而且，这还意味着面对和平我们缺乏勇气，我们不能担负持久公正和平的重担和责任。

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避免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躯体再流一滴鲜血。

为此，我宣布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

选自《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

## 纳尔逊·曼德拉

1918—

南非著名黑人领袖，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生于部落酋长家庭。1944年参加非国大；1948年当选为该党“青年联盟”全国书记。1961年领导罢工运动和为抵制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的“南非共和国”。1961年6月非国大决定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司令员，领导地下武装斗争。1962年8月被南非当局逮捕，判终身监禁。由于南非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声援，在狱中度过27年之后，于1990年2月底获释。不久被任命为非国大副主席。

本篇是他出狱后的首次讲演。他全面阐述了非国大的政策，表达了与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斗争到底的决心，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南非当局实行制裁，演说追昔抚今，充满对同胞的感激和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将鼓舞南非人民取得彻底胜利。

### 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

1990年2月11日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的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

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有可能会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而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亲切的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导致、也只能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入了政治冲突。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我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所有这些重任，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

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定。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压倒—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下我在 1964 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选自《中外名人演说精萃》

